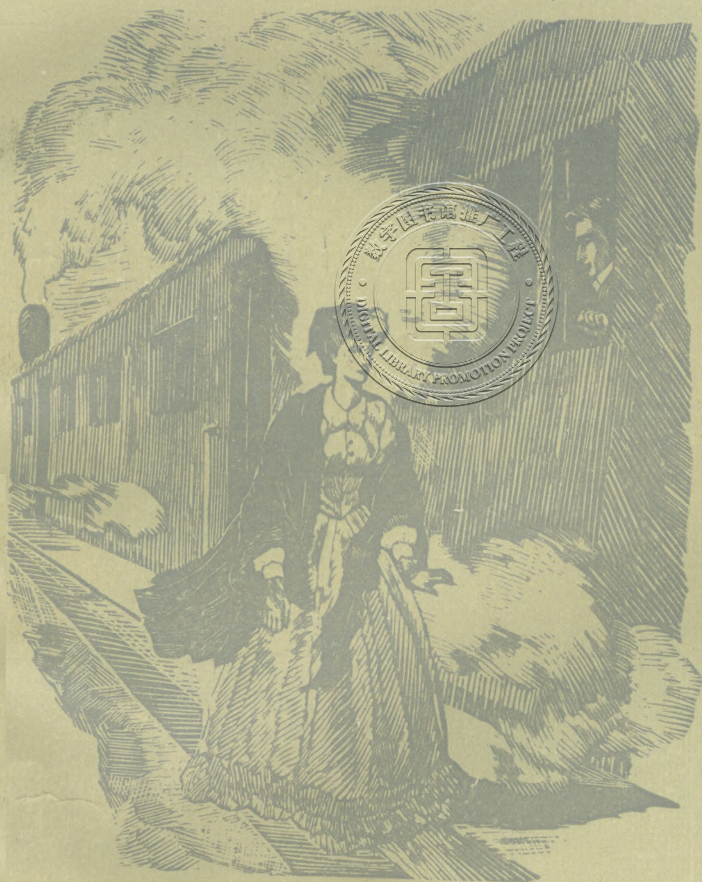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 著

# 烟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 烟

〔俄〕屠格涅夫著

陆　蠡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van Turgenev

SMOKE

本书根据 William Heinemann 版本译出

英译者 Constance Garnett



# 烟

〔俄〕屠格涅夫著

陆蠡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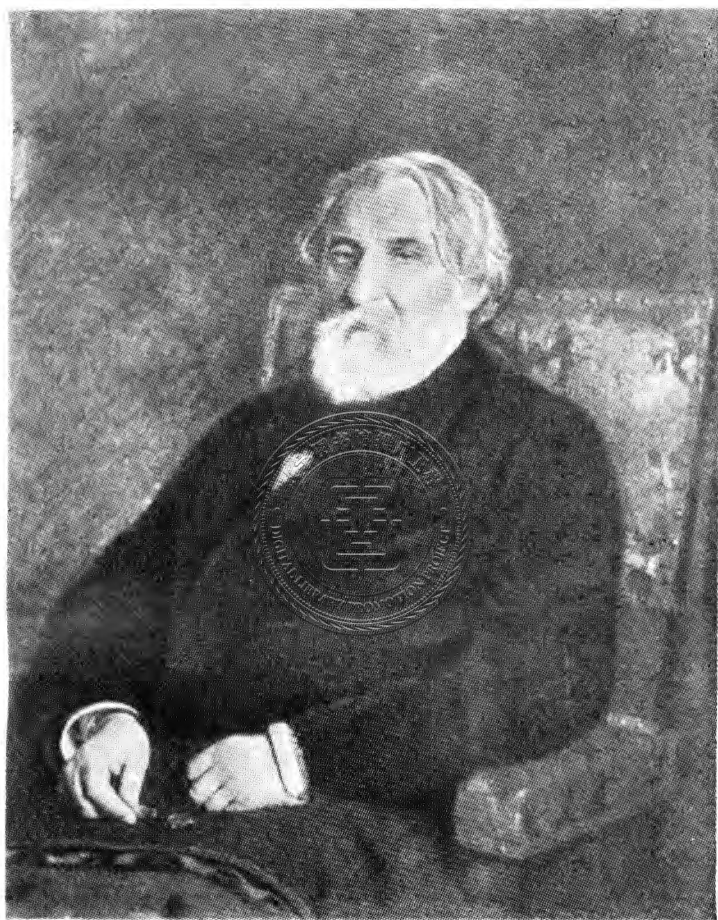
上海市印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125 插页 1 字数 154,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81,000 册

书号：10188·400 定价：(六) 0.72 元



屠格涅夫



# 前　　言

《烟》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作家伊·谢·屠格涅夫的后期作品，它发表于一八六七年。当时作家侨居国外，俄国社会思潮正处于六十年代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高涨和七十年代的民粹运动兴起之间的“过渡时期”。屠格涅夫是一个农奴制度的激烈反对者，但随着六十年代前夕革命斗争的尖锐化，他脱离了曾刊载过他的作品的革命民主主义杂志《现代人》小组，而和自由贵族活动家们结合在一起了。

屠格涅夫在《烟》这部长篇小说中以否定的形式描写了贵族反动派的代表人物；同时也以否定的形式描写了革命运动的参加者。这部小说通过一对恋人的爱情波折，无情地鞭挞了俄国官僚社会的黑暗与愚蠢；同时又明确地指出了贵族知识分子的典型特征——言行不一致；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前途的悲观与失望。

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虽然不及《父与子》和《处女地》重要，但它的文采明快秀丽，心理描写精湛透彻，它从头至尾在传达思想和处理题材的方式上，仍不愧为屠格涅夫的典范作品。

本书译者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烟》的中译本初版于一九四〇年七月。陆蠡先生曾经翻译介绍过多种屠格涅夫的优秀作品，可惜他已过早地与世长辞了。他的译笔清雅流畅，译文至今散发着熠熠动人的光彩。今天，在纪念屠格涅夫逝世一百周年

之际，我们自然会缅怀陆蠡先生在介绍俄国文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为了纪念屠格涅夫，我们决定重版陆蠡先生所译《烟》，以飨读者。

编　　者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 本书人物表

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里维诺夫(格里夏)

泰雅娜·彼得罗夫娜·薛斯它夫(泰雅，泰悌安娜) 格里哥利的未婚妻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薛斯它夫 泰雅娜的姑母

薏丽娜·巴夫洛夫娜·鄂西宁

樊莱黎·弗拉逖米罗维奇·赖米罗夫 薏丽娜之夫

索尚·伊凡尼奇·坡图董 薏丽娜之友

罗斯蒂斯拉夫·巴倍夫 狂热者

塞蒙·扬科夫列未奇·伏罗希洛夫 军官学校头名毕业生

史丹贲·尼哥拉伊奇·谷柏廖夫 假斯拉夫主义者

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苏亨戚珂夫 好心肠的寡妇

底提·苹达舍夫 赌棍

比须察金 农事调停局局员

# 一

一八六二年八月十日下午四时，巴登巴登著名的“寒暄厅”前面，麇聚着很多人。连日来天气晴和，周围的一切——葱茏的林木，这欢乐的城市的明洁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群山——都曝在煦和的阳光下，洋溢着休沐日的喜气；一切好象微笑着，带着悠然自适的迎人欲语的情态；人们的脸上也浮现着同样的描画不出的快乐的笑颜，不论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没有两样。就是那些巴黎娼女们的涂满了铅华和脂粉的脸，也没有使这生意欣欣的大千气象减色，她们的五颜六色的飘带和羽饰，帽子上和面纱上闪烁着的金黄的钢花般的星点，令人不禁联想起春雨汛中姹紫嫣红的花朵和翔舞着彩虹般羽翼的群鸟。但是那些从四面八方飘送过来的干涩的，带喉音的法兰西语，可够不上鸟儿的歌声，连比也不能比。

一切如往常那样进行着。天幕底下的乐队，最先奏着《托拉维亚泰》① 歌剧里的一支杂曲，接着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②，继后是一首俄罗斯歌，歌名《告诉她》，是一位卖气力的乐队长把它谱入管弦乐的。赌厅里，围绕着绿色的台面，拥挤着老是同样的几个熟稔的面孔，带着同样愚钝的，贪婪的，三分惊呆，四分着恼，完全贪得无厌的表情，他们都是赌得入了迷，各人弄成一副尴尬相，就是最贵族气的也免不了。这里坐着我们的老赌客，那位胖胖的服装非常时新的从泰卜夫来的俄罗斯地主，圆睁着眼

睛，胸口贴靠在桌边，以莫名其妙的痉挛似的匆遽，在收赌注者们高声大喊“*Rien ne va plus*（什么也不行了）!”的当儿，也不顾他们的冷笑，用汗湿的手把金路易③一大堆一大堆的押在轮盘的四角上，这一来，纵使他运气顶好，也莫想赢钱的了。这样的滥赌可并没有丝毫妨碍他在当天晚上，以无偏颇的激愤，极口奉承科珂亲王的意见。这位科珂亲王，是在野党贵族著名领袖之一，他，有一次，在巴黎玛蒂尔特公主的客厅里，很幸福地能当着皇帝的面说：“*Madame, le principe de la propriété est profondément ébranlé en Russie*（夫人，财产私有的原则在俄罗斯是连根动摇了）.”靠近俄罗斯树，*à l'arbre russe*，我们亲爱的俄罗斯男同胞们和女同胞们都照着往常的习惯聚集在那里。他们傲岸地轻慢地风度翩翩地走拢来，大模大样地温文尔雅地互相招呼，俨然是当代文化最高层的人物。但是当他们碰面了，坐下来了，他们便完全不知所措，彼此找不着话说。他们只得拿一些可怜无聊的胡扯或者是从一位迂腐不堪的法兰西没落文人口里听来的一些极下流极平淡的笑话自足了。这位法兰西佬曾做过新闻记者，是一个多嘴的小丑角，不成样的小脚板套着一双犹太式的靴子，卑贱相的瘦脸上留了一抹可厌的老鼠胡。他把《查利梵里》④和《丁泰曼黎》⑤的古老解颐录当中的一些胡

① 《托拉维亚泰》（迷途者）是意大利三幕歌剧。取材于小仲马之《茶花女》。一八五三年三月六日在威尼斯芬尼斯剧院初次上演。——译者

② 施特劳斯（1804—1849）是奥国作曲家。有“华尔兹之王”之称。作品不下二百五十余篇，以华尔兹（一种圆舞曲）占多数。——译者

③ 金路易是法国古金币。始铸于一六四〇年路易十三在位时，一七九五年废止。——译者

④ 《查利梵里》是一八三二年法国夏尔·菲利波等创办之杂志。原为政治评论刊物，直到一八三五年言论被压迫，乃流为漫画讽刺刊物，类皆取笑小市民阶级的。——译者

⑤ 《丁泰曼黎》是一八四〇年法国拉律与科梅宋在巴黎创办的漫画讽刺周刊。——译者

谄说给他们——*à ces princes russes*（说给这些俄罗斯公子王孙们）——听，而他们，*Ces princes russes*（这些俄罗斯公子王孙们），轩然喷出感激的大笑，好象不由得他们不承认异国的诙谐到底是要高明得多，而他们自己是绝对没有本领创造出什么有趣的笑话儿来的。可是这儿的人物几乎都是我们社会的*fine fleur*（名花），"全是上流人物和时尚之镜"。这一位是X伯爵，我们的举世无俦的多才多艺者，一个深有音乐天禀的人，他常常象煞有介事地坐在钢琴前面，"谙诵"着什么歌曲，但是事实上没有一次不是手指在键盘上瞎摸一通，连两个不同的音符都分辨不清楚，他唱的调儿，有几分象落泊的吉卜赛人，又有几分象巴黎的理发匠。这一位是迷人的Z男爵，不论在哪一方面，文学，政治，演说，偷牌，都是拿手。这一位，乃是Y亲王，宗教与人民之友，他在酒精专卖的黄金时代，曾用颠茄汁搀和"伏特加"①，冒充上等酒出卖，因此趁机发了一注财；还有这位威声赫赫的O·O·将军，他曾经镇压过什么乱子，又曾敉平过什么案件，但是归根结底仍是一无所长的家伙，他自己不知道处理自己；还有一位非常有趣的大胖子 R·R·，他把自己看作一个了不起的病人和了不起的聪明人，而实际，他壮健得象一头公牛，而笨得象一段木头……这位 R·R·可说是当时硕果仅存的仍然保留着四十年代——《当代英雄》② 的时代和伏罗亭斯基伯爵夫人的时代——纨绔子弟旧风习的唯一人物。他仍旧保持着走路摇摇摆摆的特别步法和 *le culte de la pose*（爱装腔作势）——这句话简直不能用俄国话表示——以及那种不自然的对动作的讲究，那种打瞌睡似的尊严的表情，那种不假言笑好象谁冒犯了他

① 伏特加是一种烈性的麦酒。——译者
② 《当代英雄》是莱蒙托夫的散文小说。——译者

似的面色，那种张开大口打呵欠拦断别人说话，望望自己的指甲，从鼻孔里哼出冷笑，突然把帽子从脑后扒到眉峰的习惯，如此等等，如此等等。这儿也有的是政府机关里的官员，外交家，在欧洲负有时誉的要人，有计谋，有见识的人物，他们以为“金玺诏书”① 是教皇的敕命，以为英国的“贫穷税”是课征在贫民身上的。这儿，有的是热情的，虽则脸皮太薄了一点，说话拌舌花儿的 *dames aux Camélias*（茶花女②）的崇拜者，年纪轻轻的哥儿们，头发梳得挺讲究，从前额一直到脑后，两边分开，嘴角拖着两绺很漂亮的胡须，身上穿着真正伦敦出品的衣服，这些豪华子弟们，处处难免叫人想起他们和刚才说过的鼎鼎大名的巴黎没落文人一样的粗浅浮俗。但是啊，才兮有遇不遇！我们贵国的国产好象不大流行；那位S伯爵夫人，著名的“时尚”和“气派”（*grand genre*）的女裁判员，嘴头刁钻点儿的给她起个绰号叫作“胡蜂皇后”或者是“带头巾的梅杜莎”③。她当巴黎文士不在之际，宁愿欢喜结交些在当时多如过江之鲫的意大利人，摩尔达维亚人，美利坚降神术者，乖巧伶俐的外国公使馆的书记官和女性的然而早熟的善言悦色的德国小夫子们，而不欢喜本国人。跟着伯爵夫人的样，便有一位白蓓黛公主，据说，萧邦④ 枕在她的臂膀上断了气（综计萧邦在她们的臂上断气的女子，在欧洲不下几千）。还有安娜公主，倘使她那藏在骨子里的粗鲁的乡下洗衣妇气质，不象烂白菜的气味透过名贵的琥珀香似的，经常流露出

① “金玺诏书”是一三五六年查利四世所下之敕命，规定德国皇帝之选举法者。——译者

② 茶花女是小仲马的小说及剧本《茶花女》中主人公。此处指一般娼妓。——译者

③ 梅杜莎是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人看见她，便立即化成石头。——译者

④ 萧邦（1809—1849）是波兰极有天才之钢琴家。名作有《夜曲》等。——译者

来，她可算是能颠倒一切男子的。再有葩雪黛公主，她遭逢着这样的不幸：她的丈夫有一个好差使了，忽然，*Dieu sait pourquoi*（天知道为什么缘故）他殴伤了市长，偷了两万卢布公帑，挟款潜逃。还有一位善笑的公主咭咭；一位工颦的公主喳喳。她们都把本国人撇在一边，对他们不予理睬，礼貌不加。让我们也把她们撇在一边吧，撇开这些美丽的太太小姐们，让我们离开俄罗斯树，离开傍它坐着的穿了华贵的却毫无风韵的衣服的仕女们。愿上帝去解救她们，引她们脱离这消损她们的无聊的哀愁吧。

## 二

离开"俄罗斯树"几步远，在一家魏佩尔咖啡店前面的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清秀的男子，年龄三十左右，中等身材，躯体单薄，皮色微黑，有着一副器宇轩昂的和悦的面孔。他上身向前伛俯，双手靠压在手杖上坐着，看他那副宁静自然的神气，好象他从来不曾想到有旁人在注意他留心他似的。他的大而富有表情的棕黄色的眼睛悠然不迫地凝视着周围，偶尔为了避免阳光的逼射，便眯成一条缝，于是又定睛察看在他身边走过的什么奇装怪服的人物，同时一丝孩子般的微笑，轻轻地掀动他美丽的口髭，嘴唇，和翘起的短下巴。他穿着一件宽大的德国裁制的外衣，灰色的软呢帽把他高广的额角遮住了半截。在初眼看来，他给人的印象便是一个正直诚实聪明练达的颇有自信的青年，正如世界上许多青年一样。他好象是在久长的工作之后来作一番休息。好象要从这展开在他的眼前的闹景中寻取一点最纯朴天真的娱乐，因为他的思想在很远很远的地方，而这思想，也在移动着，在和目前完全不相同的一个世界里。他是一个俄国人；他的名字叫作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里维诺夫。

我们既然早迟要和他相识，那末把他的并不怎样复杂和有趣味的过去借一言数语来叙说一下，也是需要的吧。

他是一个黾勉尽职的平民出身的退职官吏的儿子，一般人谅必料想他在都市中受教育，却并不然，他是在乡村间培植的。

他的母亲是个名门贵胄，皇家女塾的学生。她是一个心地良善的热情的女子，可并不是没有性格。虽则她比她丈夫年纪小二十岁，她却尽可能地把他改造过来，把他从小官僚的生活轨道中拖出来，叫他过着地主的生活方式，把他的暴戾固执的性格化得柔和，化得优雅。全靠她，他开始服装穿得整洁了，行动举止也彬彬有礼起来；他开始尊敬读书人，看重学问；——虽则，不庸说，他手里是从不拿起书本的——他丢弃了骂人恶习，多方努力不贬低自己。他终至于也做到了走路也走得步履安详，说话也低声和气，并且只限于谈些高尚的题材，这些是费了他不少气力的。"啊！这浑蛋东西真该揍一顿！"有时他心里这样想，但是口头上他却大声说："是，是，这样……当然……这值得考虑。"里维诺夫的母亲照着欧洲风习管理家政；她使唤婢仆，不用亲热的"您"，而用多数的"你们"，从来不准任何人在桌上吃得过饱发呆。至于管理地产的方面呢，那便不是她和她的丈夫力所能及的了，她有一块土地，很久以来便一任荒废；这块土地面积很广，还有各色各样的有用的附属，有森林也有湖沼，湖沼的边沿，从前还有一座工厂，是一个热心的可没有经营能力的地主建筑的，曾经在一个奸刁的商人手里兴旺过一时，而在一个良善的德国经理的监督管理之下完全亏折。里维诺夫夫人倒很知足，只要不把地产落到别人手里，不欠账，便引为满意了。不幸她缺乏一点儿健康，在她的儿子进莫斯科大学的那一年便因肺痨症死了。为了一场风波，（读者以后便会知道）里维诺夫没有修完大学的课程，便跑回乡下的老家，在那儿，不做事，不交游。没有朋友，闲荡了一些辰光。多谢当地的乡绅，他们并没有懂得西欧的"缺席主义"① 理论的弊害，仅是为了家传的信念："自己的衬衫贴肉"②，而对里维诺夫白眼相加，所以他在一八五五年被征去当

兵了，克里米亚之役，他在里海边上泥屋中驻留了六个月，没见过"联军"半个影子。害了一场伤寒症，险些儿把性命送掉。这之后，当然不是没有不愉快的经验的，他在贵族议院里服务了一些时间。当他回到乡间小住之后，他爱好起耕种来了。他发现了她母亲的地产，在他的老耄病弱的父亲的疏忽无力的管理之下，年中收获不到十分之一的出产，倘若交给有经验有技术的人手中，是可以把它完全变成一个黄金窟的。但是他也发现，他所缺少的正是经验和技术——于是他跑到外国去学农业和工艺，从初步入门学起。他在麦克伦堡，锡里西亚，卡尔斯鲁厄度过了四年多的时日，他游历了比利时和英格兰。他一心一意地用功学习，搜罗各方面的知识；这知识的获得太不容易，但是他始终不懈，克服了困难，而现在，他信任自己，信任他的将来，他相信，他将对乡里邻人会有所贡献，也许对整个地方能有所效劳，他预备回家了，那儿，他的父亲，为了农奴解放啦，地产重新分配啦，农奴赎身啦，总而言之，为了一切新的制度发愁，弄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寄给他的每一封信里都带着绝望的恳请和祈求，要他的儿子赶快回来。但是他为什么滞留在巴登？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他一天又一天地盼望他的表妹，他的未婚妻，泰雅娜·彼得罗夫娜·薛斯它夫的到来。他在幼小时便和她厮识，并且曾在德累斯顿她姑姑家里和她同度过一个春天和夏天。他对这位青年女亲眷怀着一种真挚的爱慕和尊敬，在

---

① 缺席主义：在资产阶级国家内，劳动人民反对不民主的选举法，大批不参加。这里指地主终年在外游历，不得不找人代管田地。这种情况弊害很多：第一，土地的租期不长，整理施肥都只顾目前；地主又对土地忽略不加改良，以致土地渐渐瘦瘠，出产减低。第二，经理人只知居间牟利，剥削农民。原来供给地主和佃农两户的粮食，现在却要供给第三户了。——译者

② 这句话大概是"自己的子女贴亲"，他们不肯让自己的儿子去当兵，所以便把里维诺夫弄去入伍了。——译者

他的乏味的预备工作结束之后，在他准备踏入一个新的境地，开始一种脚踏实地的非官场的事业的当儿，因为她是他所钟爱的女人，又是他的侣伴和朋友，就向她求婚，要求把她的生命和他的连结在一起——同安乐，同忧患，同劳苦，同休息，引用英国人的一句话，就是 *for better, for worse*（好也好，歹也好）。她答应了。他须得回卡尔斯鲁厄去，因为他的书物，抄本，行李都留在那儿……但是你还得要问，他为什么留在巴登？

他滞留在巴登，因为抚育泰雅娜长大的姑母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薛斯它夫，一位五十五岁未出嫁的老处女，一位心地良善，正直诚实而有点儿孤傲的灵魂，极容易燃起舍己献身的热火的自由主义者，一位 *esprit fort*（意志坚强者）——她读过史得劳斯①的作品，虽然她把这桩事瞒着自己的侄女——一位民主思想者，贵族政治和时流社会的死对头，可是她，抑不住诱惑，想在比方如巴登这样时髦的地方瞧一瞧贵族的社会……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不穿硬裙子②，斑白的头发剪成短短的一圈，但是对奢侈和华丽却暗暗地爱好着，拿这些来嘲骂一顿或者表示对它们的轻蔑便是她顶欢喜的消遣。谁能够拒绝这位好老太太，不让她开开心呢？但是里维诺夫是这样地宁静，从容，这样地怀着自信凝视着他的周围，因为他的生活是这样清楚地呈现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前程是确定的，因为他以自己的前程自傲，并且以这亲手制造出来的事业而欣然得意。

① 大概是德国小说家。——译者

② 硬裙子是用钢骨撑开的裙子。——译者

## 三

“哈！哈！他在这儿！”里维诺夫突然在耳朵根听到一阵尖急的声音，一只肥满的手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抬起头来，发现了原来是他的寥寥可数的莫斯科旧友中间的一个，姓巴倍夫，一位老好的一点没有脾气，同时一点也没有用的家伙。他不再是青年了，一条软绵绵的鼻子和松弛的颊肉，好象放在开水里泡过似的，头发油污蓬乱，身材矮胖。老是没有钱，老是不论在什么事情上面都大惊小怪，罗斯蒂斯拉夫·巴倍夫没有目标地，哄哄闹闹地，在我们长受罪的万物之母的地球表面上，漂泊来去。

“真是他乡遇故知啦！”他又说，瞪着肥得没缝的细眼睛，嘟出两爿肥厚的嘴唇皮，在这上面，几根疏疏落落的染色的胡子生得怪难看的。“啊，巴登，统天下的人都象黑壳虫般地奔集到这儿来了！你是怎样来的，格里夏？①”

巴倍夫对不论什么人都用教名②称呼的。

“我到这里三天了。”

“从哪儿来？”

“你问它干么？”

“真说得好，问它干么？但是等一等，等一等，格里夏，也许您没有留心到刚才谁来到这里啦！谷柏廖夫本人来到这里啦！他亲自到这里来！昨天从汉得尔堡来的。你当然知道他的吧。”

“我听到过别人说起他。”

“竟没有一面之缘么？天！立刻，就在这一分钟内我非拉你一道儿去见见他不可。不认识这样的一个人！啊，顺便……这一位是伏罗希洛夫……且慢，格里夏，恐怕你连他也不认识，我很荣幸替你们彼此介绍。两位都是有学问的人！他是一只凤凰，真的！大家抱吻吧！”

说了这话，巴倍夫向着站在他身边的一位神清气爽，双颊绯红，但是脸相带有几分早熟的假正经的漂亮青年转过身去。里维诺夫站起来，当然不会和凤凰抱吻，只是和他交换了一个简慢的鞠躬，那凤凰，瞧他那副生硬笔挺的样子，可知他对于这初未料及的介绍，并不见得怎样高兴。

“我说他是一只凤凰，我并不撤回我的话。”巴倍夫接着说，“跑到彼得堡××军官学校里去看一看那金榜；谁的名字挂在头里？不是塞蒙·扬科夫列未奇·伏罗希洛夫还有谁！但是，亲爱的老伙计，我们要飞到谷柏廖夫那里去，谷柏廖夫，谷柏廖夫，我绝对地崇拜这个人！也不单只我一个，任何人，不论贤愚贵贱，都拜倒在他的脚下！啊，他正在执笔中的著作是多么……哦——哦——哦！”

“哪一方面的著作？”里维诺夫问。

“不论哪方面，我亲爱的孩子，仿巴克尔③的笔法……只是更深刻，更深刻……在这部著作里面百事都好象解决了阐明了。”

“你读过这部作品没有？”

“不，我没有读过；这真是一桩传扬不得的秘密；但是从谷柏

---

① 格里夏是格里哥利的昵称。——译者

② 俄国人的名字，可分三部分。第一字是教名，第二字是父称，最后是姓。直称教名，是不客气的。——译者

③ 巴克尔(1821—1862)是英国历史家。——译者

廖夫那儿可以得到一切你所期待的，是的，一切！”巴倍夫紧握着两手叹了口气。“啊，假使俄罗斯多产生了两三个象他那样的天才，啊，我们所见到的将是怎样的另一番面目！天哪！让我告诉你一桩事，格里夏；无论你近来从事于何项事业——我可不知道你大致在干什么事业——无论你有何种信仰——我也不知道你的信仰——从谷柏廖夫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给你指示的。可惜他不在此地久住。时哉不可失，我们必得去。去他那儿，去他那儿！”

一个路过的红鬈发的阔大少，低矮的帽冠上饰着一条天蓝色的丝带的，回过头来，带着讥嘲的微笑，从眼镜底下朝巴倍夫盯了一眼，里维诺夫恼了。

“你哇啦哇啦喊什么啦？”他说：“别人当你在赶猎，嗾着猎狗呢，我晚饭都还没吃哩！”

“这算得什么！我们马上可以到魏佩尔去……三个人一起……好极了！”他又轻轻地添问了一句：“你有钱替我会钞么？”

“有，有，只是，我不晓得——”

“请你不要多说：你得谢谢我，他一定高兴去的。啊，天哪！”巴倍夫自己打断了自己的话。“他们在奏《欧那尼》① 最后的一段了。多么美！……*O som*……*mo Carlo*……说来见笑，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一下子就会流泪了。喂，塞蒙·扬科夫列未奇，我们一道去么，嗳？”

一直站着没动仍旧装着刚才那副笔挺庄严样子的伏罗希洛

① 《欧那尼》是意大利四幕歌剧。取材于雨果的剧本《欧那尼》。一八四四年三月九日在威尼斯剧院初次上演。*O Sommo Carlo*（暴风雨之极峰）系该歌剧中第三幕，七人合唱。——译者

夫，会意地垂下眼皮，皱一皱眉头，在牙齿缝里嗫嚅地漏出几句话……但是没有拒绝；里维诺夫想："算了吧，去也无妨，好在我尽有时间。"巴倍夫揽上他的臂。在转身到咖啡馆去之前，他向骑术会俱乐部的著名卖花女郎伊莎佩招呼：他心想向她买一束花。但是这贵族的卖花女睬也不睬；真的，凭什么能够引她走近一位不戴手套，穿一件肮脏的斜纹布短上衣，条花领带，皮鞋后跟都磨平了的在巴黎素未见过的男子呢？于是伏罗希洛夫朝她招呼，她跑过来了，他从她的花篮里拣了一束小小的紫罗兰，投下一个弗罗林①，他想他的豪爽会给她一惊，可是她眉角儿眨都不眨，而当他转过头来的时候，反而轻蔑地撅一撅嘴唇。伏罗希洛夫衣服穿得很时髦，可说是很华贵的，但是在巴黎姑娘有经验的眼睛里，从他的态度上，从他的举止和走路的姿势——带着几分受过早期军事训练的痕迹——上便立刻可以看出他是缺少嫡派的真纯的"式克"②的。

当我们的朋友们在魏佩尔的正厅餐室拣个位置坐了下来，点了菜之后，他们便开始谈话了。巴倍夫谈起谷柏廖夫所占的极大的重要性，说得很响亮，很热烈，但是一下子停止说话了，只是喘息着咽咽作声地咀嚼着。酒，干过一杯又是一杯。伏罗希洛夫吃喝得很少，好象勉强应酬似的。他问起里维诺夫的工作是什么性质，接着便发挥他自己的意见，这些意见，和刚才发问的里维诺夫的工作性质倒很少关连，而是对其他各色各样的一般问题发的……突然他热情起来了，好象一匹野性发作的奔马，勇敢大胆的，刚毅果决的，把每一个字每一个音节都咬得着着实实，给它一个应有的分量，好象一个有把握的应最后一场考试的

① 弗罗林是一八四九年来通行之英国银币。约值两先令。——译者
② "式克"意为时髦，摩登，风雅。——译者

见习军官，带着一种急激的不得体的姿势说着。因为没有人去拦阻，他便一刻刻地越说越流利，越说越起劲了，好象在宣读一篇论文或一篇演讲。最近的几位科学界权威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生死年月——刚出版的小册子的标题，以及许多名字，名字，名字……从他的舌尖上骤雨般倾泻下来，予他以极大的满足，这在他发光的眼睛中反映出来。伏罗希洛夫好象是鄙视一切古的，旧的，只有现代文化的精华，最新近最高深的科学理论的要点，才值得评骘，他提起，虽则有点牛头不对马嘴，一位叫作曹安本哲儿医师写的关于美国宾雪凡尼亚州牢狱生活的书，或者是昨天 *Asiatic Journal*（«亚细亚日报»）上刊载的关于«吠陀»经典和«印度古事记»的文章（他把 *Journal* 这个字读成英国音，虽则他英语确是一点儿也不懂），好象这于他是一种真心的喜悦，一种愉快。里维诺夫听着，听着，可分辨不出究竟那一项是他的专门。一会儿他谈到克勒特民族① 在历史上的地位；一会儿又说到上古史，讲到伊齐尼石刻②，又不惮其烦地反复谈论到斐地亚斯③ 以前的雕刻家鄂尼塔斯④，可是这位雕刻家到他的手里又变成了约拿单⑤，弄得全部的谈话又象«圣经»故事又带点美国史的味儿；接着他又一跳跳到政治经济学，称巴斯

---

① 克勒特民族是欧洲古民族之一。曾居于欧洲中西两部。今其苗裔散布于爱尔兰，威尔斯，苏格兰高原及法国北境。——译者

② 伊齐尼石刻是一八一一年在希腊岛发现的石刻，为纪元前五世纪的古代雕刻物。——译者

③ 斐地亚斯是古雅典雕刻家。——译者

④ 鄂尼塔斯是希腊伊齐尼岛雕刻家。——译者

⑤ 约拿单是古代以色列民族之王，扫罗之子，大卫王之保护者。死于基利波战役(公元前 1055 年)，事见«旧约·撒母耳记»。和他同名的，有一对美利坚的两兄弟，系“共济会”会员，在美国开国史上替华盛顿总统尽过不少力的。时人有谚曰：“请教约拿单兄弟”。这约拿单的名字成了美国人的绰号。——译者

夏①为笨伯，蠢货。“和亚当斯密②以及其他‘重农主义者’③一样的混蛋。”“重农主义？”巴倍夫紧跟着低声问……“是不是‘贵族政治’？”……伏罗希洛夫又一下子把巴倍夫弄得莫名其妙，害他做出一副迷惑的脸相，就是在许多谈话中间他无意中对麦考莱④下了一句批评，说他是一个旧式的作家，他的地位应该是被现代历史科学取而代之了；至于奈斯得⑤和黎耳⑥他宣称说，那是值不得一提，于是耸一耸肩膀。巴倍夫也耸一耸肩膀。“这一切，没甚根由的，在陌生人的面前一古脑儿搬出来，在咖啡店中……”里维诺夫望着他新朋友美丽的头发，明湛的眼睛和雪白的牙齿想着（尤其是看了那副糖块般洁白的阔牙齿和不合拍地挥舞着的手，他觉得非常不顺眼），“而他，笑都不曾笑过一次；纵然如此，他好象还得是一个好人，完全不懂人情世故似的。”伏罗希洛夫终于平静下来了，他的年轻响亮而尖锐的小公鸡似的声音有点儿嘶哑了……巴倍夫抓住这机会来诵一首诗，又是险些儿迸出眼泪来了。这副哭丧脸和哭腔，使得靠他们近旁的一张桌子上坐着的一家英国人露出轻蔑的神色，而在另一张桌上，坐着的两个巴黎娼女和戴着紫丁香花式假发的男子，却吃吃地笑了。侍者递上账单来，朋友们付了钞。

“好啦，”巴倍夫吃力地从椅上站起来，“现在，喝了这杯咖

---

① 巴斯夏(1801—1850)是法国社会思想家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学说带着浓重的十八世纪的乐观的自然主义，这就是说：相信自然的法则。——译者

② 亚当斯密(1723—1790)是苏格兰经济学家。——译者

③ 重农主义者是十八世纪的一种学说的创立者。他们的立论是：大地为唯一的富源，社会的组织应该照自然的法则。——译者

④ 麦考莱(1800—1859)是英国历史家，散文作家，政治家，诗人。——译者

⑤⑥ 奈斯得是德国自由主义派政治家。黎耳是德国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史地著作甚夥。——译者

啡，赶快走。”他又在大门口站住，几乎是乐不可支地用柔软发红的手指指着伏罗希洛夫和里维诺夫说道，“那儿，是我们的俄罗斯！你们对她作何感想？……”

“俄罗斯，是的，”里维诺夫想；这时候伏罗希洛夫脸上已经恢复刚才那副一心专注的表情了，又是谦逊地微笑一下，两只皮鞋后跟轻轻地拍的碰了一响。

五分钟后他们三个人一同奔上史丹贲·尼哥拉伊奇·谷柏廖夫下榻的一家旅馆的楼梯……一位戴一顶有黑纱面幕的帽子的修长苗条的贵妇人，从楼梯上匆遽地跑下来。她一瞥见里维诺夫，突然回过头来朝他看了看，好象着魔似的站住了。她的隐遮在面纱的细密的网眼底下的脸不由得泛起一阵红晕，接着很快地苍白了；但是里维诺夫并没有注意到她。贵妇人比适才的脚步更来得急促地跑下宽阔的梯级。

## 四

“这位是格里哥利·里维诺夫，好青年，纯正的俄罗斯魂。我来推荐给你，”巴倍夫喊着说，引里维诺夫见一个身材矮短乡下地主模样的男子，这男子的硬领没加扣，穿一件短外套，一条灰色的早晨便裤，穿着一双拖鞋，站在光线充足家具非常讲究的旅馆房间的中央；“这一位，”巴倍夫回头向里维诺夫说，“便是他，便是他本人，懂么？那末，一句话，谷柏廖夫。”

里维诺夫好奇地望着“他本人”。初眼看来这人的身上并没有什么异乎常人的地方。他所见到的是一位外表有几分粗蠢相的体面绅士。前额广阔，大眼睛，厚嘴唇，浓胡子，粗脖颈，眼光打斜只往地上瞧。这位绅士敷衍地笑了笑说：“呒……啊……很好……我非常高兴……”伸手捻一捻胡须，登时转过身，把屁股朝着里维诺夫，以舒缓而怪样的摇摆步子在地毯上踱了几步，好象怕人瞧见似的偷偷闪闪地走着。谷柏廖夫有一种习惯，老爱走来走去，用他长而坚硬的指甲捻一捻和捋一捋胡子。在这房间里除了谷柏廖夫之外还有一位年纪五十左右的老妇人，穿一身破旧的丝质长袍，黄得和柠檬一样的非常灵活的脸，上唇生着黑髭毛，眼睛滴溜溜地转，好象要爆出来；另外还有一位矮胖男子，驼着腰坐在角落里。

“喂，敬爱的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谷柏廖夫转身朝向老妇人，显然他认为没有替她介绍里维诺夫的必要，开口问她说：

"你刚才讲点什么？"

这位妇人（她的名字叫做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苏亨戚珂夫——她是一个寡妇，没有孩子，也没有钱，两年来只是东漂西泊，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立刻开始以异样的义愤填膺的激昂说：

"于是他求见那位公爵，对他说：'阁下。以你这样的官职和地位，来从轻发落我的命运，难道要花费什么吗？你，'他说：'可不能不尊敬我理想的纯洁性！'他又说：'在这时代，还能够迫害一个人，只是为了他的理想么？'你们想这位公爵，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尸居高位的权贵怎样处置？"

"他怎样处置呢？"谷柏廖夫问，带着思索的神气，点燃一根纸烟。

老妇人挺一挺腰干，伸出皮包骨头的手，翘起一个食指。

"他喊了听差来，对他说：'马上，替我剥下这家伙的外衣，剥下来的衣服你拿走就是，我赏给你。'"

"听差把他的外衣剥下了么？"巴倍夫攘着手臂问。

"剥下来了，拿走了。这便是白尔瑙洛夫公爵所做的事，这位炙手可热的著名豪富的贵人，政府的代表！这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可指望的！"

苏亨戚珂夫夫人整个脆弱的身体都为愤怒而震颤了，她脸上起了痉挛，干瘪的胸脯在贴平的胸衣底下剧烈地起伏着；她的眼珠，那不消说，差点儿就要爆出来。它们老是象要跳出来似的，不论她说些什么。

"必得昭雪的耻辱啊，必得昭雪的奇耻大辱啊！"巴倍夫喊道，"没有一种刑罚能够及得上！"

"吭……吭……从头到脚都腐烂了，"谷柏廖夫说，并没有提

高声音。“在这种情形之下刑罚是不……这需要另一种手段。”

“但是且慢，这确是真的么?”里维诺夫问。

“真的?……”苏亨戚珂夫夫人连忙分辩，“绝对没有怀疑的余地……简直不……该……怀……疑。”她说话时的一股大劲，连身子都扭动了。“这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告诉我的。你，史丹贲·尼哥拉伊奇，你认识他的吧，蔼理斯得拉它夫·喀比登。他又是从一个当场目睹者，亲眼看见这桩丑剧的人那儿听来的。”

“哪一个蔼理斯得拉它夫·喀比登?”谷柏廖夫问，“住在喀山那家伙么?”

“就是他。我知道，史丹贲·尼哥拉伊奇，有个流言说他从承包工程的或酿酒精的或别的什么人手里受了一笔贿。但是这句话是谁说的?贝利喀诺夫说的!怎能够相信贝利喀诺夫呢，谁都知道他只是一个——侦探。”

“不，对不起，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巴倍夫插话，“贝利喀诺夫是我的朋友，他并不是侦探。”

“是的，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侦探!”

“请你听我说——”

“一个侦探，一个侦探!”苏亨戚珂夫夫人尖声喊叫着。

“不，不，等一等，让我告诉你，”巴倍夫也尖叫着。

“一个侦探，一个侦探，”苏亨戚珂夫夫人坚持。

“不，不!你可是指坦塔列叶夫?那又是另一回事，”巴倍夫用全部的肺量吼。

苏亨戚珂夫夫人静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关于他的一桩事实，”巴倍夫用平常说话的低声说，“当他为秘密警察传讯的时候，他匍匐在卜剌岑喀兰帕夫伯爵夫人的脚前哀求道:‘救救我，替我说说情吧!’但是贝利喀诺夫决

不会卑鄙到这地步。”

“呒……坦塔列叶夫……”谷柏廖夫喃喃地说，“这……这种人我们应该注意。”

苏亨戚珂夫夫人轻蔑地耸一耸肩膀。

“都是一丘之貉，”她说，“但是我还有一个更妙的关于坦塔列叶夫的故事。谁都知道的，他对付起农奴们来是一个魔王，但是他自称是农奴解放者。却说有一次，他坐在巴黎的一位朋友家里，突然间进来了哈里特·斯陀夫人① ——你知道《汤姆大伯的小屋》吗？坦塔列叶夫是一个异常欢喜出风头的人，他要求主人给他介绍；但是这位斯陀夫人一听到他的名字，‘什么？’她说，‘他想自荐到《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作者面前来么？’于是‘拍’地在他的颊上打了一个耳光！‘滚吧！’她说，‘马上滚！’你想他怎样？坦塔列叶夫拿了帽子，垂头丧气地溜走了。”

“我想这种说法未免夸张，”巴倍夫说。“‘滚吧，’她当然说过，这是事实，但是她不会打他耳光！”

“她打了他耳光，打了他耳光！”苏亨戚珂夫夫人带着痉挛的紧张说。“我并不捕风捉影，凭空造谣。而你却和这些人做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我从来不曾说过坦塔列叶夫是我的朋友；我是说贝利喀诺夫。”

“即使坦塔列叶夫不是你的朋友，那末是另一个，比如，密哈育夫，总是你的朋友吧。”

“他作了什么呢？”巴倍夫问，预先露出吃惊的样子来了。

“什么？难道你还不知道？他在坡士尼逊斯基大街公然在

① 哈里特·斯陀夫人（1811—1896）是美国文学家，《汤姆大伯的小屋》的作者。——译者

稠人广众中大声疾呼说凡是自由主义者都该坐班房才对；更有甚者，他的一个老同学——当然是穷的——来见他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用晚餐么?’而他这样回答:‘不，不行;今天有两位伯爵和我一道用餐……你独自个儿去吃吧!’”

“但这是一种造谣中伤，我敢相信!”巴倍夫高声说。

“造谣中伤……中伤?……第一点，梵卢希金公爵，也在你的密哈育夫家里用餐——”

“梵卢希金公爵，”谷柏廖夫严厉地插话，“是我的表兄弟，但是我拒绝他来我家里……所以简直没有提起他的必要。”

“第二点，”苏亨戚珂夫夫人向谷柏廖夫表示服从地点点头继续往下说，“这是普刺斯科夫耶·扬珂夫列夫娜亲口告诉我的。”

“你引得个好证人！她和萨尔基莎夫是头等造谣专家。”

“我请你原谅，萨尔基莎夫是个撒谎专家，这是真的。他把亡父棺材上的缎罩偷走，我一向不否认;但是普刺斯科夫耶·扬珂夫列夫娜——这不能相提并论的啊！记得她多么豁达大方地离开她的丈夫！但是你，我知道，老是准备着……”

“算了吧；够了，够了，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巴倍夫打断她的话，“让我们丢开这种无聊的废话，让我们冲飞得高远点儿吧。我是一个食古不化的人，你知道。你读过 *Mlle de la Quintinie*① 么？这真美！同你的主张不期而合！”

“我久已不读小说了，”苏亨戚珂夫夫人干涩粗忽地回答。

“为什么?”

“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我只想着一桩事，缝衣机。”

① 乔治桑小说《坎蒂尼小姐》(一八六三年)，是宣传自由思想的胜利的。——译者

“什么机？”里维诺夫问。

“缝衣机，缝衣机，每一个女子都得购置一架缝衣机，大家来组织一个团体；这样就可以赚得各人的衣食，立刻就能够自立了。否则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得到解放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我曾经拿这问题和波列斯拉夫·史丹特尼茨基辩论过。波列斯拉夫·史丹特尼茨基颇有几分特异的天分，但是他把这桩事情看得非常轻薄，他什么也不说，只是笑。呆虫！”

“时辰到了大家都得起来清算，以彼所施人的还施其身，”谷柏廖夫半教训半预言似的从容不迫地说。

“是啊，是啊，”巴倍夫承着他的口气，“以彼所施人的还施其身，一点儿也不错，还施其身。但是，史丹贲·尼哥拉伊奇，”他放低声音添了一句，“你的伟大作品进行得怎样？”

“我正在搜集材料，”谷柏廖夫皱一皱眉头回答道；于是转脸朝着里维诺夫——这时候他正被这些杂七夹八的不熟识的名字和背后毁谤的疯狂弄得头昏了——问起他的志趣是在哪一方面？

里维诺夫满足了他的好奇心。

“啊！这是说，自然科学。当作一种进修，这是很有用的；当作进修，不能作为最终标鹄。眼前的目标应该是……呒……应该是另一回事。容许我问你的见解怎样么？”

“什么见解？”

“是的，这就是，说得确切点，你有什么政治见解？”

里维诺夫微笑了。

“严格地说，我没有政治见解。”

坐在角落里的矮胖男子听到这句话便急速地抬起头来，注意地望着里维诺夫。

“这怎么成？”谷柏廖夫带着一种特殊的和颜悦色说。“你是仍旧没有思索到这问题呢，还是觉得厌倦了？”

“我得怎么说呢？我以为，我们俄国人要有什么政治见解或者假定自以为有什么政治见解，这还嫌太早了点。请注意我所指的‘政治’是照法定的意义而言的，至于——”

“啊！他是属于思想没有成熟的那一群的，”谷柏廖夫以同样的和颜悦色的态度打断里维诺夫的话，于是走近伏罗希洛夫，问他读过他赠送给他的小册子没有。

伏罗希洛夫自进门后不曾说过一句话，只是皱一皱眉头，翻一翻白眼，这使得里维诺夫好生奇怪（照例，他或则演说一番，或则绝对不开口的），现在他象兵士一样地挺一挺胸脯，靴后跟碰了一下，点头表示读过了。

“那么，怎么样？你欢喜它么？”

“关于那些原则，我欢喜它；但是我不同意那些推论。”

“呒，……可是安得列·伊凡尼奇对这本小册子很赞赏。等一会你把你的疑点讲给我听。”

“你要我写成一篇文章给你吗？”

谷柏廖夫显然惊异了，他没料到这句话；可是随后想了想，他回答：

“是的，写成文章。顺便，我要求你也把你的意见解释给我听……关于……关于‘组合’的。”

“你是指拉萨尔式① 的组合，还是许兹·达里茨须式② 的。”

“呒……双方。你知道对于我们俄罗斯人，一桩事业的财务方面是特别重要的。是的，以‘劳工同盟’③ 为核心……我们须得缜密地研究一番。我们必得深进一步。还有计口授田的问题……”

"你呢，史丹贲·尼哥拉伊奇，你对于'每人应得的田亩数量'的意见怎样?"伏罗希洛夫以尊敬的殷勤的声音问。

"呒……还有'土地共同耕作制度'。"谷柏廖夫说，他深深思索了，咬着一撮胡子，眼睛盯在桌脚上。"'土地共同耕作制度'！你懂得么？这是一个大字眼！那末那些燎原的火势的意义何在呢？那些……那些……政府对于主日学校④，阅读处，报章杂志采取的手段和拒绝农民在保障他们将来地位的宪章上签字呢？说到底一句话，波兰发生了什么事变啦？你看到么……呒……呒……我们……我们要和民众联合起来……找出……找出他们的意见——"突然间好象一种沉重的几乎是愤怒的情绪占有了他；他脸色发青，呼吸急促起来，但是眼睛仍旧不离地面，继续咬着胡须。"难道你不看见——"

"叶夫斯叶夫是个浑蛋！"苏亨戚珂夫夫人突然高声地喊。原来巴倍夫在低声地和她说些什么话，没有顾到这里的主人。谷柏廖夫急速地转过脚跟，于是又开始在室内拐着。

新的宾客到来了；在黄昏垂尽的时分聚集了相当多的人。在这些人中间，也来了叶夫斯叶夫先生；就是刚才被苏亨戚珂夫夫人那样刻毒地臭骂过的。她却立刻眉花眼笑地和他谈话了，并且要他伴送她回家；这儿也来了一位姓比须察金的，一个理想

---

①② 拉萨尔(1825—1864)是德国劳工运动领袖。他是第一个含政治性质的德国劳工团体的首倡者(一八六三年)，他相信"工资铁则"的理论，主张由政府将资金贷给劳动者，组织生产合作社，故可以说是完全与政府采取合作，而不采取斗争方式的。许兹·达里茨须(1808—1883)的理论则不同。他主张组织自给自足的合作社，不赖政府援助。当时两派争辩甚烈。许兹曾设立信用合作银行，成绩极佳。一八六七年普鲁士邦批准了合作法(一八八九年成为帝国宪法的一部分)，他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译者

③ "劳工同盟"是一种自由参加的劳工组织，目的在履行雇约，保障利益。——英译本注

④ 主日学校是星期日的劳工补习学校，内容多侧重于宗教。——英译本注

的农事调停局[1]局员，这种人，也许正是俄罗斯眼前所急于需要的——这就是说，一位肤浅的，没有学问，没有大天才，但是有良心，忍耐，正直的人；在他管理之下的农区里的农民简直崇拜他，而他也把自己看得很尊重，好象真值得尊敬的人一样。这儿，也来了好几位军官，他们利用短短的假期溜到欧洲来，偷闲地享受一下和知识分子——甚至于相当危险的人物——扯淡几句的机会，虽则当然是小心翼翼的，脑子里总忘不了他们的司令官；两个精瘦的从海得尔堡来的学生匆匆忙忙地跑进来，一个很轻蔑地望一望四周，另一个却间歇地吃吃地笑，……两副尴尬样子；跟在他们后面，一个叫作小夫子的法国人闯进来；态度猥亵，傻头傻脑，可怜祥儿……他在他们这些江湖客商中间颇有点小名气，说是俄国的伯爵夫人们都爱上了他；至于他自己，他的念头都集中在怎样可以揩油吃一顿白食；最后出现的便是底提·苹达舍夫，外貌象个爱胡闹的德国大学生，实际是个守财奴，说话象恐怖党，职业是警察官，俄罗斯商人妇和巴黎娼女们的老相好；秃顶，无牙，酗酒；他到来时脸孔红喷喷的，喝得烂醉，硬说是他把最后的几个戈比[2]都输给恶棍倍那若了；实际上他倒赢了十六个盾[3]……总而言之，这里聚着很多人。可注意的——真值得注意的——便是这些人都把谷柏廖夫看作导师，领袖，对他表示尊敬；他们把自己的意见都呈在他的面前，交给他评判；而他只是喃喃地，捋一捋胡子，翻一翻眼乌珠，说一些断续的，无意义的话句，却立刻被他们视作至高的智慧的谈吐。谷柏廖夫自己很少参加讨论；但是别人却尽量提起喉咙使得他听见。有好多次，

---

① 农事调停局是农奴解放时专为调解地主和农奴间的纷争而设的主管机关。——英译本注

②③ 戈比是旧俄最小钱币单位，和我国铜子儿差不多。盾是一种银币，值两先令左右。——译者

三四个人一起，喊了十来分钟，而结果大家都满意地开窍了。谈话一直延长到半夜后，这谈话和普通谈话不同的就是它照例有各色各样无数的问题。苏亨戚珂夫夫人谈到加里波的①，谈到曾被自己家里的农奴毒打一顿的某某加尔·伊凡诺未奇，谈到拿破仑第三，谈到妇女的工作，谈到一位名叫普列斯加触夫的商人，他存心害死了十二个女工，而他得到一块奖章，文曰:“急公好义”;她谈到劳动阶级，谈到用大炮轰死自己妻子的乔治亚邦公爵朱克荃宅夫，又谈到俄罗斯的将来。比须察金也谈到俄罗斯的将来，谈到酒精专卖，谈到民族主义的重要性，谈到他如何憎恶一切卑俗的东西。伏罗希洛夫又突然爆发了；他，一口气，几乎噎住了自己，提起了特莱普尔，维尔乔，薛贡诺夫，毕查，赫谟霍兹，斯它尔，圣·雷谟，生理学家约翰·穆勒和历史学家约翰·穆勒——显然把他们弄混了——戴纳，赖能，削卜夫；于是托玛斯·奈须，皮里，格林②……“这一批是什么东西?”巴倍夫莫名其妙地嘟囔着。“莎士比亚的前辈们之于莎士比亚，犹阿尔卑斯山脉之于勃朗峰③也。”伏罗希洛夫扼要地说了一句，接着也谈起了俄罗斯的将来。巴倍夫也说起俄罗斯的将来，甚至于给它涂上了如火如荼的颜色:但是他一想到音乐，在这方面他瞧见了一些什么似的，便兴奋鼓舞得不得了。“啊！真伟大!”为要

① 加里波的(1807—1882)是意大利爱国主义者，复兴三杰之一。——译者

② 这里，屠格涅夫把伏罗希洛夫写成一个“以耳代目”的自诩博学的典型。这典型，古今中外是屡见不鲜的。试就伏罗希洛夫口中所引的人物加以分析:特莱普尔(1811—1882)是美国的化学家和生理学家；维尔乔(1821—1902)是德国病理学家；赫谟霍兹(1821—1894)发明声浪学说的物理学家；戴纳(1828—1883)和赖能(1823—1892)是两位法国大批评家；托玛斯·奈须(1567—1601)、皮里(1558?—1597?)、格林(1560—1592)三人则都是英国十六世纪的戏剧家。这些上下古今的人物，并没有相连的关系，而他，在一口气中说了出来。——译者

③ 勃朗峰是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海拔4,807米。——译者

证明这一层他便开始哼一支万尔垒谟夫的歌，可是立刻便被普遍的嘈喊打断了，“他在唱《托罗伐它黎》歌剧① 中的赞美歌②呢；唱得好不难听。”一位少年军官在这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辱骂着俄罗斯的文学；另一个军官引了《火花》杂志中的几首诗；但是底提·苹达舍夫更进一步；他宣称说这些骗子们都得敲落他们的门牙才对……可是只是一句话而已，他并没有明白指出谁是“骗子”。室中雪茄烟雾令人窒息，大家发热而疲乏，每人的喉咙都哑了，眼睛迷糊，脸上渗出颗颗汗珠。一瓶瓶的冰啤酒拿进来，立刻便喝干了。“我在说些什么啦？”一个人问，“我在和谁争论，争论点什么啊？”另一个人说。但是在这喧哗和烟雾的当中，谷柏廖夫毫不疲倦地和原先一样地走来走去，摇到这边，摆到那边，捻一捻胡须；一会儿倾听着，把耳朵侧向一个什么争论，一会儿插进他自己的几句话；而每个人都不由己地感觉到，他，谷柏廖夫，是一切的中心，他是此间的主人，最主要的人物……

里维诺夫在十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痛得厉害，趁着普遍兴奋的喧闹，在无人注意中悄悄地走出来了。苏亨戚珂夫夫人又记起了白尔瑙洛夫公爵一桩新的无道行为；说他吩咐把一个人的耳朵咬断。

沁凉的夜气柔抚地裹住里维诺夫发烧的脸，芬芳的微风拂过他枯干的嘴唇。他沿着暗黑的广衢走着，心想：“这是什么？我碰见了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聚在一起？他们叫喊，詈骂，吵闹些什么，为了什么？”里维诺夫耸了耸肩膀，走进魏佩尔咖啡店，他随手抓起一张报纸，喊了一份冰。报纸上讨论的是罗马问题，冰又很坏。他预备动身回寓了，突然一个戴阔边帽子的不相

①② 《托罗伐它黎》是意大利四幕歌剧。歌剧中的几首赞美歌是最脍炙人口的。——译者

识的男子跑上来，用俄国话说:“我希望我不打扰你吧?”就在他的桌边坐下。里维诺夫逼近地仔细一瞧，才认出这位生客便是谷柏廖夫寓中躲在一只角落里的矮胖男子，在他说到政治见解的时候曾经那么注意地望过他一眼。这位男子整夜不曾开口，现在,坐在里维诺夫的旁边，除下了帽子，以和善可亲的带几分为难的神色望着他。

## 五

"谷柏廖夫先生，就是今天在他的寓所里我有幸会见你的，"他说道，"并没有给我向你介绍；所以，倘使你不嫌冒昧，我来介绍我自己吧：——坡图堇，退职的咨议官，原在圣彼得堡财政部里服务。我希望你不会觉得这来得太突兀……我平素并没有这样贸然和别人攀朋友的习惯的……但是和你……"

说到这里坡图堇有点儿讷讷了，他喊侍者替他来一小杯樱桃酒。"给我一点勇气，"他微笑着说。

里维诺夫倍感兴味地望着这为机缘所牵引，在今天碰到的一些新人物中最末后的一个人。他登时就想，"他和那批人是不同的。"

其实，他是不同的。坐在里维诺夫前面，用瘦长的手指搔着桌的边缘的是一个肩胛粗阔的男子，短短的两条腿上擎着一座庞大的躯干，低垂着头发鬈曲蓬松的头，浓眉底下一双慧敏的忧郁的眼睛，嘴巴端正，牙齿不大齐整，一条正好叫作"蒜头"的纯真的俄罗斯鼻子；是一个外貌不扬，甚至有几分怪相的男子；但是却也不俗气。他衣服穿得很随便，旧式的外套披在他身上好象一只布袋，领结也歪斜得怪难看。他的突如其来的友谊在里维诺夫看来并不嫌唐突，倒因为受了恭维而暗里觉得十分舒齐；要说是看不出来这男子不惯和陌生人亲近的，那也不见得。他给里维诺夫一个奇异的印象；他唤起他的尊敬和喜爱，和一种油

然而生的可悯之情。

"我没有打扰你吧?"他用一种柔和的而又幽微无力的声音重复着,这声音和他整个的气质异样地调和。

"不,真的,"里维诺夫回答;"倒相反,我很高兴。"

"真的?那末,我也很高兴。关于你的事我听到了许多;我知道你在从事什么工作,和你的什么计划。这是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你今晚上缄默着么?"

"是的;我看你也谈得很少,"里维诺夫说。

坡图堇唉了一声。

"别人说得尽够尽够了。我听着。怎样,"他停了停,掀一掀眉毛,带着一种突梯的表情,又接着说,"你欢喜我们的'巴别塔'① 么?"

"你说得妙极了。正是一座巴别塔。我一直想问问这些大人先生们究竟在闹些什么?"

坡图堇又唉叹了。

"主要点在于他们不认识自己。早些日子,他们将得到一句这样的批评:'他们是崇高的目的的盲目的机械';而目前,我们常常引用尖辣一点的形容词。请注意我并没有丝毫诋毁他们的意思;我还得添一句,他们都是……这是说,几乎全体的,都是心地顶好的人。比如说苏亨戚珂夫夫人,我确实知道她有几桩好的处所;她把她财产的最后一文钱都给了她的两个穷困的侄女。就算作她故意要耸人视听,沽名钓誉,——这当然对她不是没有影响的——你还得承认在一个并非富有的妇人这是一桩难能可

---

① 巴别塔是«旧约圣经»里埃及人在示拿平原议筑登天的高塔,上帝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彼此言语不通,于是喧嚷了一阵之后便停工了。事见«创世记»十一章。——译者

贵的牺牲自己的行为！关于比须察金，更用不着说；他的属区里的农民无疑地会有一天献给他一个西瓜大的银樽，或者替他绘起一张祥云呵护的圣像来长生供养，虽则他会在他感激的言词中对他们说他不配受这荣宠，但是他说的倒不是真，他配受。你的朋友巴倍夫先生，他有一副好心肠；正如人们所说的诗人扬齐珂夫，坐在书本上，喝着冷水而歌颂酒，这话在巴倍夫先生身上也挺适合；他的热情完全没有目的，可还得是热情；还有伏罗希洛夫先生，也是性情挺温厚的人；如同他们的一伙，凡是在学校里得头等奖章的人们。他是科学的 *aidedecamp*（传令官）。纵使他说话欢喜引古证今，但他年纪还轻！是的，是的，他们都是好人，但是他们相加的总和等于零。肴馔的作料都是头挑货色，而烧出来的菜并不可口。”

里维诺夫越来越惊奇地听着坡图董：他的舒缓而有自信的词令中每一字句，每一转承都泄露出他说话的口才和要说话的愿望。

事实上，坡图董欢喜说话，也说得好；只是，正如一个生命已经受过琢磨，浮夸去尽了的人，他以哲人的雍容，等待着一个好的机会。等待一个和他投契的知心。

“是的，是的，”他带着他特具的一种沮丧而不露悻悻之色的神气接着说。“一切都是很奇怪的。我请你注意几桩事情：比方说，让一打英国人聚在一起，他们立刻便会谈到海底电信，纸税，或者鞣制老鼠皮的方法——总之，是一些实用的具体的事情；一打德国人在一起，当然，雪勒斯维克霍斯丹① 和德意志统一的问题便全部搬上场来；一打法国人呢，则谈话无疑不易地是一些偷

① 雪勒斯维克霍斯丹是德国波罗的海沿海都市。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为普鲁士与丹麦争夺之地。一八六七年终于归入德意志版图。——译者

香窃玉的勾当，无论你怎样逗开他们，莫想叫他们不谈这些。但是让一打俄国人集合在一起，大家就会即刻扯到了——今晚，你有机会目证了这一回事——严重的问题和俄罗斯的重要及其将来，而范围如此广泛，一直从'开天辟地'说起，没有事实，也没有结论。他们嚼着嚼着这倒霉的问题，好象小孩子嚼一块橡皮，正如老话所说，没有味儿也没有益处。当然啦，这些问题当中，腐败的'西欧'少不得有它的份儿。说也奇怪，这'西欧'不论在哪一点都针砭着我们的短处，而我们偏说它腐败了！倘使我们出于真心地轻蔑西欧，那犹有可说，"坡图蕫继续道，"而这乃不过是一句口头禅，一些老调。我们痛骂西欧原不妨事，但是我们所惟一尊重的却又是西欧的意见，这就是说巴黎游荡少年的意见……我认识一个人——我想他是一个好人，——一个家庭的父亲，年纪也不轻了，他曾有好几天心里老大不舒服，为了有一次他在一个巴黎菜馆里喊了个 *une portion de bifteck aux pommes de terre*（一份牛肉加点马铃薯），当时一个道地的巴黎人随即接着喊：*Garçon! bifteck pommes*（仆欧！牛肉马铃薯）！我的朋友羞死了，之后，他到处喊 *Bifteck pommes*！也教别人这样喊。我们的年轻髭子们走进巴黎妓女的不名誉的客厅中的那种拘拘束束举止失措的张皇态度，也使她们吃惊。'咦！'他们想，'难道我真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在安娜·檀丝里红家里！'"

"请告诉我，"里维诺夫接着问，"你想凭什么谷柏廖夫毫不容疑地对他周围的一切人有这般影响？是他的天分呢，还是他的才干？"

"不，不；他身上没有这类东西……"

"那末是他的人格？"

"也不是，但是他有坚强的意志。我们斯拉夫人，大部分，据

我们所知，便是缺乏这一套货色，于是投顺在它的跟前了。谷柏廖夫先生立意要做一个首领，而每个人也承认他是个首领，你有什么办法呢？政府把我们从奴隶制度解放出来了——千感万谢！但是奴隶的习性在我们中间是根深蒂固的，一时不易把它除去。我们随时随地都需要一个主子；照例这主子是一个活人，有时则是一种渐渐统治了我们的思想所谓'趋向'啊什么的……比方说，目前我们都是自然科学的奴隶了……为什么？凭什么理由，我们要把络绊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呢？这是猜不透的；这好象是我们的天性，但是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主子。好了，主子来到我们中间了；这是说他是我们的了，于是我们可以瞧不起一切别的东西！纯然奴隶而已！我们的骄傲是奴性的，我们的谦恭也是奴性的。新的主子出头了，旧的便一脚踢开。从前是扬珂夫，现在是锡陀尔了；我们打了扬珂夫的耳光，跪倒在锡陀尔的脚下！请回想一下在我们中间这类把戏玩过多少次了！有人说怀疑否定是我们的特殊性质；然而就是运用我们的怀疑否定，我们也不是象一个自由人挥刀作战，而是象一个豪仆来拳打脚踢，并且多半是受主人的嗾使的。这样看来，我们也是优柔的民族；在我们颈上套个箍儿是不难的。就是这样，谷柏廖夫在我们中间成了首领了；他埋头在一点上面，钻凿而又钻凿，终于达到目的。人们认为他是有伟大主张、有自信、能指挥别人的人。重要的就在于他能够指挥；因之断定他是对的，我们当然要服从他的了。我们所有的一切的教派，我们的呙努弗黎派和阿库里那派①就恰是这样创设起来的。谁握着兵符，谁便是元帅。

① 呙努弗黎派是旧教仪典派的分支，不立牧师。为呙努弗黎(1829—?)所倡。阿库里那是被视作一种邪教的。——英译本注

坡图堇的两颊泛红，眼睛迷糊了；但是，说也奇怪，他的言词，虽则看来是辛辣的，怀恶意的，但是一点也不尖酸刻毒，毋宁说是悲哀的，真纯的恳切的悲哀。

"你怎样认识谷柏廖夫的？"里维诺夫问。

"我认识他有好久了。听我说啦，在我们中间还有一桩奇闻；一位作家，他致毕生的精力于写作，在文章和诗歌中痛诋饮酒之害，攻击酒精专卖制度，但是你瞧！他盘下了两所酿酒厂，分设了一百家酒店——而恬不知耻！要是换作另一个人，也许会被别人把他从地面上消除了，而对他半句闲话都不提。再看这位谷柏廖夫先生；他是一位斯拉夫主义者，德谟克拉西① 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你爱怎么说便怎么说，但是他的财产一向而且仍旧是在他的兄长管理之下，一位旧式的地主，是以拳脚闻名的打手。而这位硬说哈里特·斯陀夫人打坦塔列叶夫的耳光的苏亨戚珂夫夫人，简直是拜倒在他的脚下。你知道他惟一的长处便是他读了些警辟的书，并且老是能够钻进书眼子里。至于他说话的本领，你今天亲眼看见，一望便知了；谢谢天，亏他说得很少，缩在壳子里。因为当他精神好，情感奔放的时候，这就不是我——象我这样忍耐的人——所能消受了。他就会开始粗鲁地调笑，说些猥亵的故事……是的，当真，我们的庄严的谷柏廖夫先生会说猥亵的故事，并且老是狂笑得令人非常厌恶。

"你是这样忍耐的么？"里维诺夫说。"我想这倒是相反。但是我可以请教你的名字和你的父名么？"

坡图堇啜了一口樱桃酒。

"我的名字叫作索尚……索尚·伊凡尼奇。他们替我取了这样漂亮的名字是为了尊敬我的一位亲戚，一位大方丈，除了这

① 德谟克拉西是"民主"一词的泽音。——译者

名字之外我也没有托过他的福。我是，——假如我敢这样说——我是教门出身，至于你对我的忍耐的怀疑，那是毫无根据的：我是很忍耐的。我在我自己的叔父，一位堂堂的政府机关参事，伊林那尔·坡图堇的手下服务了二十二个年头。你不认识他么？”

“不认识。”

“我为你庆贺。不，我是忍耐的。‘但是言归正传吧’，象我的尊敬的道友，在几世纪前被活活烧死的主教阿梵孔①惯常说的。我亲爱的先生，我的同胞们使我惊奇。他们都是意气消沉的，跑路低着头，但同时他们却充满着希望，有一桩小小的差强人意的事，便头脑糊涂起来，欣喜欲狂。瞧瞧这批斯拉夫主义者吧，——谷柏廖夫把自己也算在里面——他们都是有心人，但同样是失望和狂喜的搓和，他们都生活在‘将来’中的。一切都‘将要’‘将要’，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做。在整整十个世纪的悠长岁月中，俄罗斯什么也没有创设，没有自己的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甚至于手工艺……什么也没有……但是再等一回，忍耐点吧；一切都要到来的。至于为什么要到来；让我们问，为什么要到来呢？因为，当然啦，我们受过教育的份子固然一钱不值；但是民众……哦，伟大的民众！你看到农民的粗布大褂么？这就是一切要到来的渊源。一切的偶像都打倒了，让我们信仰粗布大褂。然而，倘使这粗布大褂使我们失望呢？不，不会使我们失望的。读一读诃克哈诺夫斯基②的作品吧，眼睛要朝天上看！真的，如

① 阿梵孔主教是旧教仪典派的热烈拥护者。当彼得大帝之父在位的时候，因拒绝修改圣经及赞美诗祈祷文被黜为僧侣，流放至西伯利亚，随又解回，囚禁于莫斯科，复徙至普斯多善斯克，终以其执迷不悟，于一六八一年与其徒同被活焚而死。——英译本注

② 诃克哈诺夫斯基是女作家纳杰日达·斯捷潘诺夫娜·索克汉斯卡娅(1825—1884)的笔名。——英译本注

果我是一个画家，我要画一幅这样的图画：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站在一个农民的面前，向他敬礼说，‘医治我吧，亲爱的农民先生，我病得要死了；’而农民也一面向受教育的人回敬，一面说：‘教导我吧，亲爱的读书先生，我愚昧得要死了。’当然，双方都站在老地方，寸步不移。说到完了我们所需要的便是要真正觉得一点谦虚——不单是空字眼——要从我们的大哥们那儿借取一些摆在我们的面前胜似我们早于我们的东西！仆欧，再来一杯樱桃酒！你不要把我当作一个酒鬼，但是酒能松开舌头。”

“听了你这番话，”里维诺夫微笑说：“我也用不着问你是属于哪一派，和你对欧洲的意见了。但是让我来提醒你一句，你说我们应该借取我们大哥的：但是怎样可以不顾到气候风土的情况，地方民族的特性，贸然借取呢？我记得，当初我的父亲曾向蒲登诺定购了一架极受推奖的铸铁的打谷机；机械当然很好——但是结果怎样？五年来它只搁在仓库里，不曾动用，直到后来一架美国制造的木质的打谷机代替了它——照例，美国的机械和我们的习惯方法要适合得多。我们不能胡乱借啊！索尚·伊凡尼奇。”

坡图葦抬起头。

“我没有料到你会下这样的批评，我最尊敬的格里哥利·里维诺夫，”他顿了顿说。“谁说我们要胡乱地借取呢？当然你剽窃别人的东西，并不是因为它是属于别人的，而是因为它适合于你；所以你得考虑，你得选择。至于结果，请不要徒自纷扰，那些地方的，风土的，和你说过的诸般情形尽会有它的特性，只要你把优美的食品放在它的面前，自然有胃口自有方法消化的；久而久之，这机体长得茁壮了，自己便能生精长液。拿我们的语文做

例子吧。彼得大帝洪水般地搬进了成千的外来字眼。荷兰的，法兰西的，德意志的；这些字眼表示着俄罗斯人民不熟习而硬得要熟习的观念；彼得大帝毫不顾虑地毫不客气地大批大批地往我们头上倾。开头，当然，这结果是有点畸形；但是后来便开始正象我所说的那种消化程序了。观念接受了同化了；外来的形式渐渐消失了，在语文的本身中产生了来代替的东西；现在，就是你的出身微贱的仆人，最凡庸的写作者，也能够选译你随便翻开来的一页黑格尔① 的文章——是的，真的，黑格尔的文章——而不用一个非斯拉夫的字眼。语文上的过程如此，在别的方面也是一样。一切都归结到这个问题上面：要看本质是否壮健，富有生命力？而我们的本质——是耐得住这试炼的；比这更大的试炼也曾经过来了。只有神经不健全的国民，柔弱的民族，才会替他们的健康和独立解放担忧，正如只有智力薄弱的人们才会为了我们是俄罗斯人一语而欣狂。我很注意我的健康，但我并不因享有健康而得意忘形，那是我引为羞耻的。”

“说得都很对，索尚·伊凡尼奇，”这番是里维诺夫说话了；“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我们自己供作试验的牺牲呢？你亲口说过最先的结果是畸形的！倘使这畸形永久存在呢？真的这已经永久存在了，正如你知道的。”

“不仅是语文——还有很多的问题啦！而这是我们的大众，不是我要这样做；他们命定要经过这种洗炼，这我可不能承其咎。‘日耳曼人正常地发展了，’斯拉夫主义者说，‘让我们也来一个正常发展吧！’但是你怎样能得到正常发展，当我们的民族历史开头的第一步——从海外召请一位王公来统治我们自

① 黑格尔（1770—1831）是德国哲学家。——译者

己①——便是一个不规则的，悖常的，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仍在循环反复着这悖常的行为呢？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曾对着一种什么外来的，非俄罗斯的思想或人物说：'来吧，来统治管理我们吧！'当然，我随时随刻都可承认说我们把一样外来的物质移植到我们体内，我们不能确定地预先知道我们所移植的是一些什么东西，食物呢，毒药呢；但是从'坏'进到'好'的过程，并不是经过'稍好'而老是经过'更坏'的过渡时期的，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即是毒药，也能治病。只有愚人们和坏蛋们才振振有辞地举出农奴解放后的农奴贫苦状态和废除酒精专卖后酗酒者增加的例子加以指摘。……要从'更坏'进到'好'！"

"你曾问我对于欧洲有什么意见，"坡图菫用手抹一抹脸又开始说："我赞美她②，我五体投地地皈依她的主张原则，而且丝毫也没有把这桩事实瞒起的意思。我很久来，——不，并不很久——很有一些时候便不再有把我的信仰全部表达出来的惶愧了——我也看到你毫无踌躇地把你的想法告诉了谷柏廖夫。谢谢天，如今我再也不顾忌谈话对方的观念和见解了，真的，我觉得没有比那全然多余的怯懦，那种讨人欢喜的迎合心理更可鄙的了。你可以看到我们中间的身居要职的大官员也会对一个在他的眼中毫不足轻重的小学生讨好，用各色各样的哄骗和玩意儿，逗他开心。姑且算他是一位官员，为了博取民心才这样做的吧，在我们平民百姓，为何要附和随从，贬低自己身份呢？是哟，是哟，我是一个'西欧主义'者，我皈依欧罗巴；这就是，说得正确点，我皈依'文化'——在我们中间被他们拿来那样可笑地曲解

① 俄国的第一个历史家，十二世纪的僧侣纳斯脱说："……朱提，诺伏戈罗得以及各联合部落对梵里亚克王公说：'我们的土地是膏腴的，广袤的，但是缺乏秩序和公正。来管理我们吧，统治我们吧。……'"——译者

② "她"，指欧洲。——译者

了的‘文化’——皈依‘文明’——是的，是的，这两个字眼比较好些——我以整个的心来爱它，信仰它，我没有其他的信仰，将来也永不会有。这两个字，文……化（坡图菫把每一个字说得很重很着力）是不含糊的，纯洁的，神圣的，而其他的一切观念，民族，光荣，诸如此类，——这些都有点血腥臭……滚他的吧，这些观念！”

“那末，索尚·伊凡尼奇，俄罗斯，你的祖国，——你爱她么？”

坡图菫抹一抹脸说：“我热烈地爱她，热烈地恨她。”

里维诺夫耸一耸肩膀。

“这是旧调，索尚·伊凡尼奇，这是一句老套头。”

“老套头打什么紧？你就怕它么！一句老套头！我知道很不少顶好的老套头。比方说，‘法纪’和‘自由’便是人人知道的老套头。怎样，你以为这些不比‘不法’‘苛政’好一些么？此外，还有一些把多少青年迷醉了的句子：寡廉鲜耻的布尔乔亚①，*souveraineté du peuple*（民权），劳动权利，这些不也都是老套头么？至于爱，和恨是分不开来的。……”

“拜仑主义，”里维诺夫插话，“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对不起，你错了；这两种感情的交缠是卡杜垒斯第一个说起的，两千年前的罗马诗人卡杜垒斯。我读过他的作品②，因为我懂得一点拉丁文，我敢于说这句话，还得谢谢我的教士出身。是的，我又爱又恨我的俄罗斯，我的古怪的，亲爱的，污浊的，宝贵的祖国。我刚离开她不久。我在政府机关里录事的高凳上坐了二十年，我需要一点点新鲜空气；我离开了俄罗斯，来到这里，

---

① 布尔乔亚是“有产者”一词的译音。——译者

② 卡杜垒斯集第一百三十六首。译意：我又恨又爱，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这样？我不明白，但我觉得确实如此，真是令人苦恼。——原注

我满足而快乐。但是我不久就要回国的——我感到。这是一块美丽的园地，——但我们的野莓不在这里生长。"

"你是快乐而满足，我也欢喜这个地方，"里维诺夫说："我是来求学的；但是把这些看在眼里，不能视若无睹。"

他指一指两个在他身边走过的妓女，一群马术团团员跟在她们的后面，嬉皮笑脸地呷吱着，又指一指那赌厅，虽然夜深，仍然挤满人。

"谁告诉你我是瞎了眼的呢？"坡图堇插嘴说。"但是原谅我这样说，你的话使我想起在克里米亚战争的时候，我们的倒霉的新闻记者对《泰晤士报》发表的指摘英国军部的弱点的那些扬扬得意的样子。我本人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切人间世事，一切的我们的生活，一切以悲剧终了的喜剧，呈现在我面前的并不是玫瑰色的：你为什么拿这些许是牢牢根生在人的本性里的事情来非难'西欧'呢？这赌厅诚然可憎，但是我们国产的赌博难道更可爱些么？不，我亲爱的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让我们更谦虚些，更涵藏些吧。一个好学生看到他教师的缺点，但是仍旧保持着默默的尊敬；这些过失对他是有用的，领他走上正确的道路。但是如果你总是不满意要来诋毁西欧，那儿，科珂公爵疾驰而来了，他很可能于一刻钟内在绿台面上输去了从一百五十个家庭榨出来的租金；他的神经失常了，因为我今天在马尔克斯咖啡馆看到他在翻一本樊乐① 的小册子……你可以和他谈谈，他是一个超等人物！"

"但是请你，请你，"里维诺夫看到坡图堇站起来便赶忙说，"我不大熟识科珂公爵，再者，不用说，我是宁愿和你谈谈的。"

"谢谢你，"坡图堇打断他的话，站起来一鞠躬；"我已经和你

① 大概是指一个极端保守的罗马教徒，自由主义的死对头。——译者

谈得很多了；这就是说，真的，我一个人在说话，你也许已注意到一个单只自己说话的人总觉有点不好意思和不安，尤其是初次会面，好象替自己吹嘘似的。再会吧。让我再说一句，我很高兴和你相识。”

“但是等一等，索尚·伊凡尼奇，至少你得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以及你是否在这里久住。”

坡图堇好象有点为难。

“我在巴登大约住一个星期。我们仍旧在这儿会面，在魏佩尔或马尔克斯，或者我来看你。”

“我还得要知道你的住址。”

“是的，但是你晓得我不是独自个儿住的。”

“你结婚了么？”里维诺夫突然问。

“没有，天哪！……多可笑的想法！只是有一个女孩子和我一起。”

“哦！”里维诺夫装出一副不自然的客气样子说，好象要向他道歉似的，垂下了眼睛。

“她只有六岁，”坡图堇接着说。“她是一个孤女……一个贵妇人——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所以我们顶好在这里见面。再会。”

他把帽子套在他那鬈发蓬松的头上，很快地消失了。在黯淡地照着通到历犀顿泰勒林荫道去的一条街道的煤气灯光底下，还隐约地瞥见他两次。

## 六

“一个奇特的人！”当里维诺夫回到他住宿的旅馆里去的时候，一路上这样想；“一个奇特的人！我一定得再找他谈谈！”他走进自己的房间；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信。“啊！泰雅寄来的！”他想，心里便立刻非凡高兴；但这封信是他的父亲从家乡寄来的。里维诺夫拆开坚厚的盖着家族纹章的漆印，正要开始读它……一阵强烈的，愉快的，而又熟稔的香气扑进他的鼻子，他向四下望了望，看见窗台上，一杯清水里插着一束新摘下来的金盏花。里维诺夫惊奇地俯身在它上面，碰碰它，闻闻它……好象有什么触动他的记忆，一些什么，遥远的……但是些什么呢，他又想不起来。他按铃喊了侍仆进来，问他哪儿来的花。仆人回答说是一位贵妇人送来的，没有留下姓名，只是说茨力登霍夫先生凭这花一定会猜到她是谁。于是又有什么东西触动里维诺夫的记忆。他问仆人这贵妇人是什么模样，仆人告诉他说她身材很高，服装华美，脸上罩着面纱。“大概是一个俄罗斯伯爵夫人，”仆人临后添了一句。

“你怎么知道她是伯爵夫人？”里维诺夫问。

“她给我两枚盾，”仆人笑嘻嘻地说。

里维诺夫打发仆人出去，很久地站在窗前深深地思索；终于无奈地摆一摆手，重又开始读从家乡寄来的信。他的父亲在信中照常地抱怨着，总是说现在即使不要钱也没人要他们的粮食

啦，人们也完全和往常不同，不听话了，也许，地球的末日真的要到了吧。"你想想看吧，"在许多事情中间他夹叙着，"我最后雇的马车夫，那个小喀穆克人，你记得么？他被鬼迷住了，眼见得这个人就要丧命，那末便没有人替我赶车了，但是，谢天谢地，有几个善心人提醒我，劝我把病人送到莱柴，一个以治蛊著名的教士那里去；真的，病完全给治好了，为了证实这桩事情，我把那好神父的原信当作一种证件附寄给你。"里维诺夫怀着好奇心读了一遍这证件。这里面写着："贵价尼加诺·德密得里夫为病魔所困，该病系妖人所致，非药石所能瘳，然尼加诺本人实属咎由自取，缘彼对某一女郎负心，不守信誓，伊乃借巫者之力咒彼起居不适，此际若我不加以援手，则彼必如虫豸死灭无疑，我今凭无所不见之慧眼，作彼保障，至于我如何能克奏肤功，则是一种天机不可泄漏也，敬祈台端切勿纵容以邪术祟人之女子，即或加以恐吓，亦属无妨，否则伊或仍将加害于彼也。"

里维诺夫反复端详着这证件；这给他带来了一阵荒漠，原野的气息，生命在那里自生自灭，这是一种愚昧的黑暗。他好生诧异，竟会在巴登这地方，读到这样的一封信。时钟早打过夜半十二点了，里维诺夫吹熄了灯火，上床就睡。但是他不能合眼：他所看见的面孔，他所听到的谈话，不住地来回旋转，在他发烧的，被雪茄烟薰得疼痛的头脑中奇异地交织着纠缠着。一回儿他好象听到谷柏廖夫的牛喘般的声音，想起了他的鲁钝的、板滞的、老是盯在地上的一双眼睛；突然间这双眼睛发亮了，跳起来，这才又认识这是苏亨戚诃夫夫人的，遂又隐约听到她的尖锐的声音，不知不觉地跟着她幽幽地重复着，"她打了他的耳光，她打了他的耳光，"于是笨拙的坡图堇的姿形在他的面前掠过；他十遍二十遍地重复了他说过的每一个字；接着，好象纸匣里的弹簧人

儿，伏罗希洛夫跳了出来，服装齐挺，如同一袭新军服套在他身上；还有比须察金庄重地聪颖地在点着他梳得光洁的真正怀着善意的头颅；于是苹达舍夫叫喊了，咒骂了，巴倍夫眼泪鼻涕地激动着……但是，凌驾这一切的，这香气，这凝聚不散的芬芳的沉压的香气使他不能安睡，并且在黑暗中愈来愈强有力地、愈来愈固执地使他忆起了什么，却又抓不住的一些什么……里维诺夫忽然想起夜里室内的花香也许是对身体有害的，他起身来，摸索到花束旁边，把它拿到邻室去；但是就在那儿，这威压的香气仍旧在他的枕头和褥单底下透上来，他苦恼地辗转着。一种轻度的谵狂已经侵袭到他身上来了；那位教士，‘治蛊的名师’，化身成为一只有触须有尾巴的极狡猾的兔子在他的脚前溜过两次，还有伏罗希洛夫，坐在一顶巨大的插着羽毛的大将军的高帽子里面，好象躲在树林里的夜莺，在他的面前啼啭……突然，他从床上跳了起来，握着双手，喊，“难道是‘她’么？这是不可能的！”

要解释里维诺夫的惊叫，我们得请宽容的读者随着我们退回几个年头。

# 七

五十年代初叶，莫斯科住着一家人口众多的鄂西宁公爵的家族，境况非常拮据，差不多是艰难度日的。他们是真正的皇族——不是乔治亚·鞑靼①而是嫡派的卢黎克②后裔。他们的姓氏，自从统一俄罗斯的开国大公爵以来，在我们的史籍里面是时常看到的。他们拥有着广大的土地和许多世袭的采邑。很多次他们为"忠勤，流血，负伤"而荣膺过褒奖。他们列席在鲍耶尔③会议上。他们中间的一位甚至在名字的末尾写上"维奇"④的字样。但是他们受了政敌的阴谋谗间，以"巫术和媚药"失宠而被放逐，他们是"伤心不堪回首"地衰替了。他们被褫去了爵位，流戍到远方；鄂西宁乃一败如灰，再也不能抬头，再也不能当权了。过后这放逐令取消了，他们的莫斯科的房屋和财产也给发还，但这已经无济于事。他们的家族是贫穷了，"豆熟荚落"了；在大彼得御下不曾复兴，在加多林治下也没有翻身；只是每况愈下地萎缩了低微了，现在，在他的支派中间，充当私人管家仆的，做酒吧间掌柜的和警长的，也屈指可数了。上文所述的鄂西宁家庭，共计一夫一妇和五个子女。他们住在狗广场附近一座木造的狭小的平房内，斑剥的门廊开向大街，大门上绘着绿狮和其他的贵族的空衔头，虽则他们是饔飧不继，老是欠着伙食店的账，冬天没有炉火也没有蜡烛地呆在屋子里。公爵本人是一个鲁钝而懒惰的人，从前他曾经是一个阔少爷，美男子，但是完

全"豆熟荚落"了。他对他的姓氏，远不如对他的妻子——也曾经是个宫廷命妇——敬重，所以他讨得了一个薪俸很低的莫斯科老差使，名义蛮好听，什么责任也没有。他从来不管闲事，一天到晚只是抽烟，沉重地唉声叹气，老是裹在一袭浴衣里面。他的妻子是一个多病的性情焦急的女人，永远担心着家常琐碎，担心着怎样把孩子们安置在政府设立的学校里，怎样维系着和彼得堡亲友来往；她始终不能安于目前的地位以及与宫廷的疏远。

里维诺夫的父亲在莫斯科作寓公的时候认识了鄂西宁的一家人，曾有一次替他们帮了一些忙，还有一次借给他们三百卢布；碰巧他的寓所又离他们不远，所以他的儿子在做大学生的时候便时常去他们那里。但是他并不是因为他们是贴邻才去的，也不是他们无欢的生活方式引起他的兴趣。他是自从爱上了他们的大女儿薏丽娜之后，才常常到他们的家里作客的。

那时她刚满十七岁；刚刚离开学校。为了她母亲和女校校长发生龃龉，所以中途退学。这不和的起因是这样的，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为了欢迎督学，学校当局原定要薏丽娜诵读一篇法文诗词，但是正在典礼开始之前，这席次被另一个女孩子——一个承包酒税的富商的女儿——替代了。公爵夫人咽不下这口气；真的，在薏丽娜自己，也永远不会原谅这女校长不公

---

① 十三世纪初叶，俄罗斯全境曾被蒙古民族征服。乔治亚·鞑靼便是由乔治亚侵入的统治阶级。——译者

② 卢黎克(斯干的那维亚语)，意即"平和"。俄罗斯的开国祖师。他是应斯拉夫各部落之请，从波罗的海方面来的梵黎亚克族的大公。——译者

③ 鲍耶尔(古俄罗斯语)意即"老爷"，指古俄罗斯贵族。当时极有势力。有一句俗语说："鲍耶尔裁可，沙皇执行。"直到伊凡雷帝及彼得大帝的御下，才把他们的实权连同名义取消。——译者

④ 名字后面加"维奇"，从前贵族的一种签名式。——英译本注

平的行为的；她曾事先梦想着，怎样地在众目环视之下站了起来，吸引住观众的注意，从容不迫地诵她的诗词，过后莫斯科会怎样地谈论到她！……真的，莫斯科过后确乎谈论到她。她是一个修长的，苗条的女子，有几分单薄的胸部和未达成年的狭小肩胛，肌肤是在她那样年龄少有的雪白，光洁如细瓷，头发美丽繁密，浅色的鬈束未加梳栉地混和着深色的鬈束。她的姿态——高贵的，几乎是太完美，太匀称了——还没有失去童年时代的天真的表情；她的美丽的颈项的柔和的曲线和她的若许冷峻若许哀愁的笑颜暗地里透露出这爱娇的姑娘的神经质的气质；而在那薄薄的难得破颜微笑的嘴唇和那细小的稍稍窄了一点的鹰嘴形的鼻子的线条里却有着一些泼野的，热情的，对她自己对别人都有点危险的成分。惊异的，真的可惊异的是她的眼睛，浓灰颜色，发着淡绿光辉，慵困的，象埃及女神般的杏仁样，光彩奕奕的睫毛和一勾浓抹的眉黛。这双眼睛望得也很奇异；好象无尽含意地深思地望着，从什么不可知的深处和远处望出来。在学校里，她是有名的聪明能干的高材生，但是性格不平常，好胜，强项；一位女教师预言说她的热情会毁了她——"*vos passions vous perdront*（你的热情会毁了你）"；在另一方面，另一位教师责难她的冷酷和缺乏情感，叫她"*une jeune fille sans coeur*（没心肝的小姑娘）"。薏丽娜的女友们则认为她是骄傲的，矜持的；她的兄弟姊妹们有几分怕她；她的母亲不大信任她；她的父亲呢，当她把她谜般的眼睛落在他身上的时候便觉得有点杌陧不安。但是她引起了她的父亲和母亲双方的不由自主的尊敬，这并不是由于她的品质，而是由于他们对她的一种特殊的空茫的期待。

"你将会看到，普拉斯珂夫娜·达尼洛夫娜，"一天，老公爵

这样说：从口里抽出烟斗，“我们的毛丫头薏丽娜会使我们一家人超升呢。”

公爵夫人生气了，她对她的丈夫说他用了“*des expressions insupportables*（难堪之语）”；可是，过后，她反复推敲着他的话，她在牙齿缝里说了又说：“也好……假使我们得超升了，也是很好的事。”

薏丽娜在她父母的家中享受着无限的自由；他们并没娇宠她，甚至于有点疏远她，但是不去管束她，这就是她所需要的……有时候，——当着太过意不去的场面——有什么店伙计来了，叫嚣着，吵闹着，弄得全院子人都听见，说是为了这几个钱跑得累死了，或者是他们自己的仆人也开始当面侮辱他们的主人说：“象你们这样漂亮的公子王孙，当然哪；你们可以吹口哨当饭吃，空肚子上床”，薏丽娜眉头也不皱一下；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阴沉的脸上露着恶意的微笑；光是这微笑，对她的父母来说就比任何责备还要尖刻，而他们觉得他们自身是有罪了——有罪了，虽则是无辜的——好象是，这个娃儿，自从生落地之后，便有天赐的权利享受人间富贵荣华，享受千万人的崇敬的。

里维诺夫自从见了她后便爱上了她（他比她只大三岁）。但是一长段时间他没有得到反应，简直理睬都不理睬。她对他的态度里好象有一种什么类乎敌意的痕迹；事实上他伤了她的自尊心，她隐藏起这创伤，永远也不宽恕。在那时候，他是太年轻太温良来了解隐藏在这敌意的几乎是轻蔑的严肃底下是些什么了。他时常地，忘了功课和习题，坐在鄂西宁无欢的客室里，他坐着，偷偷地望着薏丽娜，他的心缓慢地痛苦地折磨着，令人窒息；而她好象生气或无聊似的，站起来在室内走来走去，冷冷地瞅他一眼，好象他是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抖一抖肩膀，交叠着

双手。或者，整个夜晚，就在她和里维诺夫说话的时候，也故意把眼光避开他，好象连这点面情都不给似的。或者，她终于拿起了一本书，望着它，却也不读，只是皱皱眉头，咬着嘴唇。或者是她突然高声地问她的兄弟或父亲："德文的'忍耐'是怎样念的？"

他想把他自己从这蛊惑的圈儿中拖出来，在那儿他象一只关在笼里的鸟，拼命地挣扎着，痛苦着；他离开莫斯科一个星期。他几乎被烦闷和忧愁折磨得发狂了；他消瘦了，带病回到鄂西宁的家……说也奇怪，在这几天之内薏丽娜也显见得消损了；她的脸变得憔悴，双颊苍白。……但是她以更大的冷峻接见他，几乎是带着毒意的冷淡；好象他把曾经损害她的自尊心的隐秘的创伤加深了……她这样地折磨了他两个月。于是一天间一切转变了。好象爱情因了热度爆发成火焰了，或者如密云凝成骤雨了。一天——他总记得那一天——他又坐在鄂西宁的客室里，靠近窗子，机械地凝视着街道。他心里有一种苦恼和烦闷，他鄙夷他自己，而他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他想，倘使窗下流过一道河，他便要投身进去，带着一种恐惧的战栗，但没有懊悔。薏丽娜坐得和他离开不远，保持着一种奇异的缄默，一动也不动。几天来她简直不和他说话，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她尽坐着，靠着肘子，好象烦恼的样子，很难得地慢慢地回过头来向周围望了望。这种冷淡的折磨终于使里维诺夫受不住了；他站起来，也不告别，开始找他的帽子。"再坐一坐吧，"突然的声音，一种柔和的轻语。里维诺夫心悸了，他一时间辨不出这是薏丽娜的声音；在这句话里好象含着什么从来不曾有过的震响。他抬起头来，呆了；薏丽娜爱抚地在望着——是的，爱抚地望着他。"再坐一回儿吧，"她再说一遍，"不要走，我要你陪我。"她的声音更低了。"不要走……我要。"不解是怎样的一回事，也不完全明白他作了些什么，他跑

近她，伸出他的两只手……她立刻也把她的双手递给他，微笑着，脸一直红到耳朵根，于是回过头去，可仍是微笑着，跑出这房间。在几分钟后她又回来，同着她的妹妹，又是以同样久长的温柔的凝视望着他，叫他坐在她身边……开头她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轻轻叹着，脸孔发红；于是她开始，怯生生地，问他读的是什么科，这句话是从来不曾问过的。当天晚上，她有好几次求他的原谅，为了从前不曾好好地待他，保证他现在是完全不同了，还出乎意料地热烈赞美共和主义，这可使他惊愕（他这时候是绝对的罗伯斯比尔① 的崇拜者，却并不敢高声对马拉② 下评语），在一星期之后他知道她爱他。是的；他总记得这第一天……但是他也没有忘记以后的那些日子——那些日子，依然不得不怀疑，不敢相信，可是他狂喜而几乎是惧怕地、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不敢希望的幸福苏醒了，这一切，焕发地、沛然莫御地终于来到他的跟前。于是接着是初恋的光辉灿烂的时刻——在一生中只配有一次的而也不该有第二次的时刻。薏丽娜一下子变成羔羊般柔驯，丝般柔软，和无边的体贴；她开始给她的妹妹教课——不是教钢琴，她不是音乐家，而是教法语和英语；她和她们一起念着学校的教本，也照料些家务；一切对她都是好玩的，有趣的；有时候她话说个不停，有时候沉入无言的温柔里；她作了种种的计划，耽于无穷的幻想，悬拟她嫁给里维诺夫之后将做些什么事（他们一点也不怀疑这婚事终要到来的），她们结合在一起之后将……“工作？”里维诺夫鼓舞地说……“是的；工作，”薏丽娜回答，“还有读书……但是第一桩要紧的是旅行。”她尤其是急于要离开莫斯科，愈早愈好，当里维诺夫提醒她说他大学里的课程还

①② 罗伯斯比尔（1758—1794）和马拉（1743—1793）俱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译者

没有完毕的时候，她想了想总是这样地回答，说他的课程也很可能在柏林或者到什么别的地方修完的。薏丽娜一向对自己的感情的披露是很少隐匿的，所以她和里维诺夫的关系不多久对公爵和公爵夫人便不再是一个秘密了。要他们高兴是不会的；但从各方面情形看起来，他们觉得没有立刻加以反对的必要。里维诺夫的财产也很可观……

“但是他的门第，他的门第！”……公爵夫人抗议道。“是的，他的门第，当然，”公爵回答，“但是至少他也不是一个平民；而且，主要点在于，你知道，薏丽娜不听我们的话的。她可曾有一次不照她自己所选择的去做么？*Vous connaissez sa violence*（你知道她的倔强）！况乎，事情也一点还没有确定咧。”公爵这样辩论着，可是心里却暗暗想道：“里维诺夫夫人，这样就完了么？我希望是别的一些什么的。”薏丽娜完全占有了她将来的未婚夫，真的，他也愿意把自己交在她的手里。好象他堕入急流，很快地便被淹没了。他觉得又苦又甜，他什么也不懊悔，什么也不关心。要他想到结婚的意义和责任，或者是，象他这样绝望地被奴役着的，能否做一个好丈夫，还有薏丽娜将会做一个怎样的妻子，以及他们中间的关系能否保持着应有的关系——这一些便非他的思想所能胜任的了。他的血液燃烧着，他什么都不能想，只是——跟着她，和她一起，直到无尽的将来，至于其他——由他去好了！

但是纵然里维诺夫对于薏丽娜的富有冲动的柔情是千依百顺的，他们的恋爱进程可并不是全然没有误会和争执的。有一天他从学校一直跑到她家来看她，穿一件旧外套和一双沾满墨渍的手。她照常那样喜爱地迎面跑来接见他；突然间她停住了。

“你没戴手套，”她抑扬顿挫地说，接着又说：“呸！你是这样

的一个大学生！”

“你太讲究了。薏丽娜，”里维诺夫说。

“你是一个平常的大学生，”她重说了一句，“*Vous n'êtes pas distingué*（你不高贵）”。于是背朝着他，走出房里。固然，在一点钟之后她又回来求他的原谅……照例她很容易认罪，当着他面责备自己；但是说也奇怪，她老是眼泪汪汪地埋怨着她所没有的坏脾气，而坚决地否认真正的缺点。又有一次他看见她在流泪，头捧在手里，鬓发蓬乱；当他十分激动地问她为什么悲伤的时候，她指着胸口一句话也不说。里维诺夫不禁打一个寒颤。“肺病哪！”这思想闪过他的脑际，他握住她的手。

“你病了么，薏丽娜？”他以震颤的声音问（他们在紧要的场合已经开始彼此用教名称呼了）。“让我立刻去找医生。”

但是薏丽娜不让他说完；烦恼地跺着脚。

“我一点病也没有……只是这衣服……你懂得么？”

“什么？……这衣服，”他茫然问。

“什么？就是我没有第二件，这一件是旧的，讨厌的，而我不得不每天穿上……就是你——格里夏，——格里哥利，你来的时候。……你终会有一天不爱我了，看到我这样不整洁的！”

“天哪，薏丽娜，你说些什么？这衣服很好……这于我很宝贵，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便穿着这件，亲爱的。”

薏丽娜脸红了。

“请你不要提醒我好不好，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就在那时候我也没有第二件。”

“但是我向你保证，这件衣服对你非常合适。”

“不，这是丑怪的，丑怪的，”她坚持着，神经质地扯着她的长而柔软的发鬈。“呃，这穷酸，穷酸，和微贱！怎样才得脱离这穷

酸！跳出这低贱！”

里维诺夫不晓得怎样说才好，稍稍撇过头去。

忽然薏丽娜从椅子上跳起来，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但是你爱我么，格里夏！你爱我么？”她喃喃地说，脸贴着他，她的眼睛，依然满眶眼泪的，发出幸福的光辉，“就是穿着这样丑怪的衣服，你仍爱我么，亲爱的？”

里维诺夫跪倒在她的面前。

“啊，爱我吧，爱我，我的宝贝，我的救主，”她俯在他的身上轻轻地说。

日子这样过去了，几星期过去了，虽则他们没有正式的宣布，虽则里维诺夫仍旧迁延地没有向她求婚，——当然，这不是他的意思，而是等待着薏丽娜的指示（有一次她说起“他们两个年轻得可笑，至少也得在他们的年龄上多添几个星期”），——一切仍然向着一个结局移动，他们的将来是愈来愈近，愈来愈明晰，突然间一桩事情发生了，把他们的一切梦想和计划，象路边的轻尘似的吹散了。

# 八

那年冬天，帝驾游幸莫斯科。庆祝宴会接连不断；后来又在贵族厅举行常例的大跳舞会。这跳舞会的消息，固然，只在政治公报上登了一条启事，但也传到了狗广场的小屋里。公爵第一个便跃然心动了，他立刻打定主意，说是一定要带薏丽娜同去，说是让这觐见皇上的机会错过是无可原谅的，说是以旧贵族的身份，这是一桩应尽的义务。他以一种特殊的热情辩护着他的意见，这在他一向少有的；公爵夫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赞同他的意见，只是唉声叹气担忧这笔费用；但是薏丽娜坚决地表示反对。"这没有必要，我不去，"她这样回答她父母的任何理由。她固执得不能理喻，使得公爵决定请里维诺夫试着去劝说她，其列举的种种"理由"之一，便是要提醒她，一个少女不宜闪避社交，应该"有这种经验"，倘使照这样下去，别人怎能认识她呢？里维诺夫把这些"理由"铺陈在她的面前，薏丽娜目光坚定地注意地凝视着他，那么坚定那么注意，简直使得里维诺夫迷乱了，于是，她拈弄着腰带，沉静地说：

"你要我去么，你？"

"是的，……我这样想，"里维诺夫犹疑地回答，"我同意你的爸爸……真的，为什么你不……去见见世面，出出风头呢？"他带着短促的微笑添上一句。

"出出风头，"她缓缓地重复着，"那末，很好，我去……只是

记得，是你自己要我去的。”

“这是说，我——”里维诺夫想分辩。

“你自己要我去的，”她打插道，“这里还有一个条件：你要答应我你不去赴跳舞会。”

“为什么？”

“我要这样。”

里维诺夫两手一摊。

“我遵命……但是我得剖白我应该很高兴看到你的艳装，目证你无疑地会引起大家的喝采。……我多么骄傲地有了你！”他带着一声叹息说。

薏丽娜笑了。

“我全部的艳装只不过是一件白衫子，至于引起喝采……是的，不论怎样，我希望……”

“薏丽娜，亲爱的，你好象生气了？”

薏丽娜又笑了。

“哦，不！我不生气。只是，格里夏，……(她眼睛盯住他，他觉得好象从来不曾看到它们有这种表情)也许是，该得这样，”她低声地添上一句。

“但是，薏丽娜，你爱我么，亲爱的？”

“我爱你，”她用一种近乎严肃的庄重语气回答，象一个男子似的握住他的手。

过后的几天中薏丽娜便忙于衣服和梳妆；跳舞会的前夕她觉得有点不舒适，坐也坐不稳，好几次独自流泪了；当着里维诺夫的面，则老是挂着没有变更的微笑……她和先前同样温柔地接待他，却是随随便便的，时常对镜顾盼。举行跳舞会的那一天，她静默着，脸色苍白，但是镇定的。夜晚九点钟的时候里维

诺夫来望她。当她跑出来接见他的时候，她身上穿着一件白色薄纱的长袍，梳得微微高了一点的发髻上插着一枝小小的蓝花，他赞美不已地几乎失声叫了出来；在他的眼里，薏丽娜是这般可爱，一副和她的年龄不配称的尊严模样。“是的，今天一个早晨她便长成了！”他想，“真是仪态万方，这便是贵族血统了！”薏丽娜站在他面前，两手悬垂，不笑也不颦，坚决地几乎是勇敢地望着，不是望着里维诺夫，而是望着一直伸展在她的前面的辽远处所。

“你正象故事书里的公主，”终于里维诺夫开口了。“哦，不，你象一个可操必胜的临阵战士，……你不允许我参加跳舞会，”他继续说，这时候她仍然和刚才一样站着一动也不动，不是因为她没有听到他的话，而是因为她在倾听着一种自己内心发出来的声音，“但是你不拒绝接受我这几朵花，把它一起带去么？”

他献给她一束金盏花。她很快地看了里维诺夫一眼，突然伸出手来去抓那插在头发里的花朵，说：

“你愿意么，格里夏？只要一句话，我立刻可以撕毁这一切，留在家里。”

里维诺夫的心脏好象要爆破了。薏丽娜的手已经抓住那花朵……

“不，不，为什么？”他赶忙阻止她，心里涌起了一种宽大的高贵的感情，“我不是一个自私者……为什么我要限制你的自由呢……当我知道你的心——”

“那末，不要凑近我，你把我的衣服弄皱了，”她猝然说。

里维诺夫不安了。

“但是你愿意接受这束花么？”他问。

“当然；它很美，我爱它的香气。*Merci*（谢谢）——我将把它

保存在记忆里面——"

"纪念你第一次踏进社会，"里维诺夫说，"你的第一次胜利。"

薏丽娜略略俯身，在镜子里望了望自己的肩膀。

"我真的很美么？你没有偏袒么？"

于是里维诺夫滔滔不绝地倾出赞美的话。薏丽娜已经不在听他了，她把花拿到脸前，又以她的奇异的罩着一层阴影的瞳仁很大的眸子望着远处。微弱的轻飔拂起了她的细致的飘带的端末，飘在肩上好象羽翼。

公爵出现了。他的头发梳鬈得很讲究，白领带，古旧的黑色晚礼服，襟钮上挂着弗拉狄米绶带的贵族勋章。在他的后面出来了公爵夫人，穿着古式的中国丝绸衣服，带着一种不安的严峻，这里面隐藏着凡是做母亲的焦灼的心，她跟在她的女儿后面，替她抖拂着，这就是说，完全不必要地拉扯她的长袍的绉褶。一辆古式的四座位的出租马车，由两匹粗毛马曳着，轮子碾过未扫的冻结了的雪堆，走近阶沿来，一位穿着怪相的号衣的衰老的仆人奔进大门，用一种吃力的调子喊报马车预备好了……公爵和公爵夫人给留在家里的孩子们做过临睡前的祝福之后，各人把自己裹在皮衣里面，走出阶沿；薏丽娜披一件小外套，太单薄也太短——这时她多么恨这件小外套啊！——默默地跟在他们后面。里维诺夫送他们到门边，希望能得到她临别的一次盼睐，但是她坐进车厢，头也不回。

夜半时分他在贵族厅的窗下走过。数不尽的高蜡台上烛炬辉煌，透过红色的帏幕；傲岸的，欢乐的诱惑的施特劳斯的华尔兹旋律，响彻整个挤满马车的广场。

第二天下午一点钟，里维诺夫到鄂西宁的家里去。除了老

公爵之外他没看见别的人，公爵立刻告诉他说薏丽娜头痛，睡在床上，要到天黑起身，说是在第一次跳舞之后，这种微微的不适一点也不足为奇的。

"*C'est très naturel, vous savez, dans les jeunes filles*（这很平常，你知道，在姑娘们），"他用法语添了一句，这使里维诺夫惊讶；里维诺夫同时注意到他不似往常穿着寝衣，而是穿着一件外套。"再则，"鄂西宁继续说，"经过昨晚的事故之后，怎能不发生一点扰乱！"

"事故？"里维诺夫喃喃说。

"是的，是的，事故，事故，*de vrais événements*（真正的事故），你想不到，格里哥利·密哈洛未奇，*quel succès elle a eu*（她真一鸣惊人）！皇室全体都注意到她了！亚历克山得尔·费陀罗维奇亲王说她的位置是不该在这儿的，说她使他想起了黛芳茜斯公爵夫人。你知道……这位……著名的……还有老卜剌岑喀兰帕夫在众耳共闻之下宣称薏丽娜是 *la reine du bal*（跳舞会的皇后），愿意把自己介绍给她；他也向我介绍，这就是说，他对我说他记得我好象是一个轻骑校尉，问起我现在哪部里服务。顶知趣的是那位伯爵，是这样的一位 *adorateur du beau sexe*（异性崇拜者）！但还不止此，我的公爵夫人……他们也不给她安静：娜泰雅·尼基蒂须娜亲自和她谈过话……我们还能要些什么呢？薏丽娜和所有的最漂亮的贵公子们跳舞；*avec tous les meilleur Cavaliers;* 他们不断地来谒见我……我简直数也数不清了。你相信么，他们前后左右地拥住我们；在玛苏加舞的时候他们单是找她。一个外国外交家，听说她是一位莫斯科小姐，便对沙皇说：'*Sire*（陛下），'他说，'*décidément c'est Moscou qui est le centre de votre empire*（无疑地莫斯科是贵帝国的

中心①)!’另一位外交家说：‘*C'est une vraie révolution, Sire*(这真正是一种革命，陛下)——’*révélation*(异质)，或是*révolution*(革命)。②……类乎这些的话。是的，是的，是这样说。我告诉你这是不平常的事情。”

“那末，薏丽娜自己呢？”里维诺夫听到公爵的话，手脚都冰了，“她快乐么？她觉得高兴么？”

“当然快乐；为什么不欢喜呢？但是，你知道，她不是一眼看得透的！昨天谁都对我说：‘真是惊异！*jamais on ne dirait que mademoiselle votre fille est à son premier bal* (谁都不信说令嫒小姐是第一次出来跳舞)。’莱森巴赫伯爵也是其中之一，……想来你认识他的吧。”

“不，我一点儿也不认识他，从来不曾听见过他。”

“他是我妻子的表兄弟。”

“我不认识他。”

“一个富翁，住在彼得堡，通晓时势的御前大臣，在里窝尼亚，什么人都在他的掌中。直到现在他和我们疏远……但是，当然，我并不会因此对他怀恶意。*J'ai l'humeur facile, comme vous savez* (我脾气顶好，你知道)，总之，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坐在薏丽娜旁边，和她谈了一刻钟——不多不少刚好一刻钟——的话，随后对我的公爵夫人说：‘*Ma cousine* (我的表妹)，’他说，‘*Votre fille est une perle; c'est une perfection* (令嫒是一颗明珠，一个才貌兼备的女孩子)，人人都祝贺我有这样的一位外甥女……’这之后我回头望见——他跑到一位很

---

① 并不高明的双关语。莫斯科是俄罗斯旧都。所以这样说。——译者

② *révélation* (异质)和 *révolution* (革命) 两字语音近似，也是一句双关语。——译者

重要的大员面前，和他说话，一面望着薏丽娜……那大员也望着薏丽娜……”

“那末薏丽娜今天一天是不起身了？”里维诺夫又问。

“对；她头痛得厉害。她告诉我叫我替她接见你，并且谢谢你的花，*qu'on a trouvé charment*（那是可爱的）。她需要休息……公爵夫人出外拜客去了……我，我自己呢……你看……”

公爵咳了一下，两足蹶蹀不安地好象忘了还要想说些什么似的。里维诺夫拿起帽子，说公爵有事请便吧，过一会儿再来问候她的健康，他走了。

离开鄂西宁家没几步远，他看到一辆漂亮的双座马车停在警察守望岗前面。一个漂亮的穿制服的仆人从车厢里怠慢地探出半截身子来，问那位芬兰巡长说巴樊·华西叶维奇·鄂西宁公爵住在哪里？里维诺夫瞥一眼这辆马车，里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子，皮色蜡黄，高傲而多皱纹的面孔，希腊式鼻子，形相奸刁的嘴，裹在一件黑貂大氅里面，外表上确是一位大人物。

## 九

里维诺夫并没有如约等一会儿再去；他想把这会见挨到第二天也许更好些。当他翌日十二点左右走进这于他太熟悉的会客室的时候，看见只有维克多林加和克丽奥佩特林加两位小公主在家。他先向她们道好，然后问她们薏丽娜病好些了没有，他能不能见她？

“薏丽诺契加① 和妈妈一道吹（出）去了，”维克多林加回答，她的口齿有点不清，但比起她的妹妹来要大胆些。

“怎么，……她出去了？”里维诺夫重复着，他的心底里起了一阵无声的震颤。“这时候她不……不……不来照顾你们，教你们读书么？”

“薏丽诺契加现在再也不靠（教）我们涂朱（读书）了，”维克多林加回答。“现在再也不靠（教）了，”克丽奥佩特林加跟着说。

“你们的爸爸在家么？”里维诺夫问。

“爸爸也不在家，”维克多林加继续说，“薏丽诺契加身子不熟悉（舒齐）；镇夜她苦（哭）着，苦（哭）着……”

“哭着？……”

“是的，苦（哭）着……叶哥罗夫娜② 告诉我的，而且她的眼是那样红，完全中（肿）了……”

里维诺夫在会客室里来回踱了两趟。好象着了凉似的发颤，跑回自己的寓所。他体验到如同登上了高塔，从顶端向下俯视

的一种晕眩感觉。一切都在他内部寂灭了，他的脑袋发眩地在慢慢旋转。模楞的错愕，象耗子窜过似的思想，朦胧的惊惧，麻木的期待，和奇异的，几乎是恶意的好奇心，以及挤不出来的眼泪的苦楚充填了他重荷的心，在嘴唇上却浮着勉强的空虚的微笑，作着无意义的祈祷——不向谁的祈祷……哦，这一切多涩苦，多可耻的堕落！"薏丽娜不肯见我了。"他脑里不住回转地想；"这很明白；但是为什么呢？在这不吉的跳舞会里碰到了什么事情？怎么一下子就会变了卦呢？这样突然……"（人们常常看到"死"突如其来，但是从来不能习知它的突兀，他们觉得漠无感觉。）"她不给我捎个信儿，不想亲自对我解释……"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一个亢奋的声音在他耳边叫唤。

里维诺夫一惊，看见前面站着他的家仆，手里拿着一封信。他认出这是薏丽娜的笔迹……在他未拆开这封漆之前，他预感一种不幸要降临了，他头沉到胸际，肩胛叉起，好象准备来抵挡这打击似的。

终于他鼓起勇气，一下子扯开信封。在一张便笺上写着以下的数行：

"饶恕我吧，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们中间的一切都完了；我要去彼得堡。我非常不幸，但是事情已定，无可挽回。这好象是我的命运……不，我不想辩解我自己。我的预感实现了。原谅我吧，忘却我；我是配不上你的。宽宏些：不要来找我。

——薏丽娜"

---

① 薏丽诺契加：薏丽娜的爱称。——译者
② 叶哥罗夫娜是女仆的名字。——译者

里维诺夫读了这简短的几行字，慢慢地倒在沙发里，好象谁给他兜胸打了一拳似的。他让这信纸从手中滑落到地上复捡拾起来，重读一遍，轻轻地自言自语，"去彼得堡，"复让它掉下；完了。接着又来了平静的感觉；他甚至于把手伸过脑后，把垫在头底下的枕头弄得平平直直。"男子们受伤至死也不颠扑的，"他想，"怎样来，便怎样去。一切都自然：我早就料到了……"（他对自己说谎了，他是从来不曾料到这一回事。）"哭了，……她哭了？……哭点什么？为什么哭，既然她不爱我！但是这也很容易懂的，这符合她本来的性格。她——她配不上我……对了！"（他苦笑了。）"她不知道她自己身上潜藏着多少魅力——在跳舞会中所获得的效果使她有了这种自信，那末还肯和我这样无足轻重的穷学生一起么？——这一切都容易明白的。"

但是他记起了她温柔的话，她的微笑，记起了她那双永远也忘不了永远也看不到了的，当落在他身上和他的眼光相值的时候照亮了他、融化了他的眼睛；记起了一个飞速的，虚怯的，火热的吻——于是突然呜咽了，痉挛地，怒不可遏地，涌着复仇之念地呜咽了；他翻脸向下，好象渴望把自己和他的周围撕成一片片似的以疯狂的快意窒闷自己，扼塞自己，把发热的面颊放进沙发的垫子中间，用牙齿咬着它。

唉唉！里维诺夫前天看到的坐在马车里的那位男子并非别人，正是鄂西宁公爵夫人的表兄弟，豪富的御前大臣，莱森巴赫伯爵。他注意到了薏丽娜在若干高级大员身上所引起的垂青，马上想到从这桩事情上，*Mit etwas Accuratesse*（有几分把握地）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立刻就定下计划，正如一个处事果断的男子，手腕灵活的廷臣。他决定火速进行，拿破仑式的。"我要把这绝色的女孩子接到我家里，"他这样默想着，"接到彼得堡

家里；我把她立做我的继嗣，想得个好主意哪，天！我甚至于把全部财产都遗给她；好在我没有孩子。她是我的外甥女，我的伯爵夫人又寂寞又冷清……客厅里有一个俊俏脸儿总要愉快得多。……是的，是的；这样就是；*es ist eine Idee,es ist eine Idee*（这是一个主意，这是一个主意）！”但他可得要劝诱，眩惑，打动她的父母才行。“他们伙食都不够开销，”当伯爵坐在马车里到狗广场去的路上他继续反复地想，“所以，我担保，他们是不会固执的。他们也不是偏重感情的人。我可以给他们一笔钱。她呢？她一定答应的。蜜总是甜的——昨晚她尝到过了。这是我单方面的非非想，该得承认；却让他们占了便宜……便宜了老家伙们。我可以对他们如此这般地说……那末你们必得要决定啦，——否则我另找一个承继的——一个孤女——这也许更适合些。肯呢不肯——我派定二十四个钟头给你们考虑——*und damit Punctum*（这样就算说定）。”

唇边带着这一批话，伯爵来求见公爵，后者在前天晚上跳舞会中早就预料到他的拜访了。这拜访的结果好象值不得铺叙，所以这里从略了。伯爵的预料也没有错：事实上公爵和公爵夫人一点也不固执，接受了这笔钱；薏丽娜也在限期满届之前答应了。要她和里维诺夫断绝关系，这是不容易的；她爱他；在把给他的信送出之后，她一直睡在床上不起身，不住地哭，消瘦了，苍白了。但是不管这些，一个月后公爵夫人把她带到彼得堡，安置在伯爵的家里；把她交给伯爵夫人照管，伯爵夫人是一个心地很好的妇人，但是头脑笨得象母鸡，外表也有点象母鸡。

里维诺夫离开了大学，跑回乡下父亲的老家。渐渐地他的创伤平复了。起先他一点也不知道薏丽娜的消息，真的他避开了彼得堡的以及和彼得堡上流社会有关的谈话。过后，逐步地

关于她的风传——的确不是恶意地，只是好奇地——流布了；关于她的闲话也忙起来了。这位光辉璀璨的捺着特殊烙印的年轻鄂西宁小姐的名字在乡僻社会中也愈来愈频繁地挂在人们的嘴角上了。好象从前有一个时候，男子们提起伏罗廷斯基夫人的名字一样，说起她来总有一番惊奇，一番尊敬，和一番妒羡。终于她结婚的消息来了。但是里维诺夫对这最后的新闻简直不曾注意；那时候他已经和泰雅娜订了婚了。

现在，读者无疑地可以明了当里维诺夫喊着“难道是她么”的时候他所记起的是什么人了，那末让我们再回到巴登，重新续起被打断了的故事的线索吧。

# 十

里维诺夫很迟才睡着，睡得也不久；他起床的时候太阳刚刚上来。从窗口远望，灰暗的山尖衬着明净无尘的天穹，在紫雾中浮起。"那树林底下该是多么凉爽！"他想，于是赶快穿好衣服，愬然瞥了一眼夜来开放得更艳丽的瓶花；拿起手杖，动身向著名的"绝壁"上的"古堡"走去。清新的朝氛强有力地爱抚地围裹了他。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勇敢地踏开步子；青春的生气蓬勃的健康在他每一根脉管里跃动；大地好象在他轻捷的步履底下弹回来。每步都使他更轻松，更幸福；他在朝露璨然的树荫底下，一条铺着粗砂的小径上走，沿着一排枝头茁着春芽，给浓荫镶上一道新绿边缘的杉木行列。"多愉快！"他不住地自言自语。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熟悉的声音；他朝前望去，只见伏罗希洛夫和巴倍夫迎面走来。这使他着慌了；好象小学生躲避教师一样，他连忙跑去躲在一簇树丛后面……"救主哪！"他祈求着，"慈悲地遣走我的同胞们吧！"他觉得这时候只要不被他们瞧见，就是花几个钱也在所不惜……幸而他们没有瞧见他，主是慈悲的。他听见伏罗希洛夫，以自信的军人口吻，向巴倍夫大谈其哥特式建筑的种种演变，巴倍夫只唯唯地应喏着；显然伏罗希洛夫把这"演变"已经拉扯得很久，连这位脾气顶好的热情家也开始不耐烦起来了。里维诺夫咬紧嘴唇，伸长脖颈，细听他们脚步声渐渐走远，着实过了好些时光；隔了很久，这训话式的谈话的声音——

一会儿喉音的，一会儿鼻音的——还断续地传入他的耳鼓；终于，一切复归静寂了，里维诺夫好象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自由自在地呼吸着，从藏匿的地方跑出来，再走。

他在山里逛了三个钟头。有时他离开正路，从一块岩石跳到另一块岩石，苍苔溜滑，不只一次地跌倒了；于是他拣一片岩岗坐下，在橡树或白杨树的树荫里，谛听着长满了凤尾草的小涧的昼夜不息的潺湲，和令人忘忧的萧萧林叶的声音，与乎孤寂的山乌清越的啼啭，作着许多愉快的幻想。一种轻微的愉快的醉意暗暗地袭来，爱抚地临近，他仿佛就要睡着了……突然他微笑了，回首瞻顾，林木金青交错，移动着的枝叶轻柔地映入他的眼帘，——他又微笑地阖上了眼睛。他开始想吃一点早餐，于是择路向古堡走去，在那儿，只要花几个"克卢士"①，便可以得到一杯可口的牛奶和咖啡。但是当他正在古堡前平台上一张白漆小桌子边沿坐下来的时候，他听见一阵杂沓的马啼声，三辆无篷马车停下来，车中走下一大群贵妇人和漂亮男子……里维诺夫立刻认得他们是俄国人，虽则满口说着法国话……也正因他们说着法国话。贵妇人们的服装是出人头地的高尚文雅；男子们穿着式样时新的腰身窄小紧贴着身体的外套，——现在这种样式是不常见了——顶上等质料的灰色裤，和有光泽的都市人爱用的帽子。每人的颈上都打着一条黑色的，窄小的，抽得紧紧的领结，他们的浑身态度举止都有点军人气派。实际上，他们的确是军人，里维诺夫凑巧碰到一班年轻将官们——社会地位最高，最有权势最重要的人物——的野宴了。他们的官腔到处都清楚地表现出来：在他们的谨慎潇洒的态度上，和蔼谦卑的微笑上，全然不动声色的表情上，女性化地动一动肩胛，摇一摇胴体，弯一

① "克卢士"是古德奥小铜币，值半分钱。——译者

弯膝节的动作上；……这种官腔也在他们的说话声音中表示出来，这声音，好象是非常客气而又求全责备地在答谢着他们部下。全体军官们都洗刷得挺干净，脸刮剃得挺光，浑身饱和着真正老牌的贵族和禁卫军的香气——上等雪茄烟和最名贵的印度香料的气息。他们全都有着贵族的手——又白又大，指甲致密，光洁如象牙；他们的口髭发亮，牙齿射光，细嫩的皮肤在两颊上呈玫瑰色，下巴则微带青色；是挺标致挺美丽。年轻将官们中间有几个佻侻些，有几个正经；但是全体都具有教养良好的举止。他们每个人都深知他本人的身价和他在帝国的将来地位上的重要性，所以处事接物，严肃而大方，略微带点满不在乎的样子，那种“管他妈”的神气，尤其是在国外旅行的当儿，这出落得更自然了。这群人一阵哗然你推我让地坐下，喊着笑脸迎人的侍仆。里维诺夫赶忙喝完他的牛奶，付了账，戴上帽子，正从将官们身边擦过的时候……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你不认识我么？”

他不由自主地停下来，这声音……这在往时太多次使得他心悸的声音……他回过头来，看到了薏丽娜。

她坐在一张桌子旁边，两手交叠着靠在一把移得很近的椅背上；头偏在一边，脸上堆笑，亲热地望着他，似乎非常欢喜。

里维诺夫立即认得是她，虽则别后十年间她形貌改变了，她从一个姑娘成了妇人了。她苗条的腰肢发育得臻于完美，从前狭小的肩胛的线条，现在却令人忆起意大利古宫殿承尘上站着的女神。但是她的眼睛依然没有改变，在里维诺夫看来，好象和在莫斯科小屋中那时候一样地在望着他。

“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犹豫地吐出一声来。

“你认得我么？我多快活！多快活——”

她忽然停止了，脸微微一红，挺一挺身子。

“这是很愉快的会见，”她用法语继续说。“让我给你介绍我的丈夫。*Valérien, Monsieur Litvinov, un ami d'enfance*（樊莱黎，里维诺夫先生，儿时的朋友）；樊莱黎·弗拉逖米罗维奇·赖米罗夫，我的丈夫。”

青年将官们中间的一个，差不多是顶漂亮的一个，从椅子上站起，以十分殷勤的礼貌向里维诺夫鞠躬，同时其余的友伴们微微地蹙一蹙眉头，或者宁可说是各人摆出一副凛不可犯的神气，好象相机度宜来应付这不速而来的平民似的，参加野宴的贵妇人们则以为眯一眯眼睛笑一笑是挺合适，甚至于装出为难的脸色。

“你在——在——巴登住得很久了么？”赖米罗夫将军带着一种全然非俄罗斯式的贵胄子弟派头问。显然他不知道对他妻子的儿时朋友说些什么才好。

“不，不久！”里维诺夫回答。

“你想久住么？”彬彬有礼的将军继续问。

“我还没有打定主意。”

“啊！这是很愉快的……很。”

将军住口了。里维诺夫也没话说。大家帽子拿在手里，上身朝前弓，咧开牙齿微笑着，各人望着对方的头顶。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一个晴天，一双警察），”一位鼷鼠眼黄蜡面的将军哼唧着，——当然唱得不大合拍，我从来不曾听到过一个俄罗斯贵人唱得合拍的——他脸上的表情总是生气样子，好象他自己不能原谅他自己那副尊颜似的。在全体的伴友中间，只他没有玫瑰红的皮色。

"但是你为什么不坐下来？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薏丽娜终于说。

里维诺夫依了她的话坐下来。

"*I Say, Valérien, give me some fire* (喂，樊莱黎，给我火)，"另一位将军用英语说，他也很年轻，但是已经很肥硕，一动不动的眼睛老是望着天，一部丝绒般的八字胡，时常用他雪白的手指摸着。赖米罗夫递给他一个银火柴盒。

"*Avez-vous des papiros*(你有雪茄没有)？"一个贵妇人问，语音有点含糊。

"*De vrais papelitos, comtesse* (真正老牌纸烟，伯爵夫人)."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 鼹鼠眼将军又哼了，很吃力地。

"你一定要来望望我们，"这其间，薏丽娜对里维诺夫说，"我们住在欧罗巴旅馆。下午四点至六点我总在家。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里维诺夫望着薏丽娜；她也没有低下眼睛避他。

"是的，薏丽娜·巴夫洛夫娜，很久了——自从莫斯科。"

"自从莫斯科，是的，自从莫斯科，"她率然重复着。"来望望我，我们谈一谈，回忆一下过去。你知道么，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没有多大改变。"

"真的？但是你改变了，薏丽娜·巴夫洛夫娜。"

"我老了些。"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Irène?*" 一位黄头发黄帽的贵妇人，在和坐在她身边的军官交头接耳絮絮地说了些什么之后，带着若有所问的腔调喊，

"*Irène?*"

"我老了点，"薏丽娜继续说，没理睬那妇人，"但是我没有改变。不，不，我一点也没有改变。"

"*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又唱了。这位易怒的将军只记得这名歌的头一句。

"还有一点点刺耳，阁下，"八字胡的胖将军说，带着一阵高声的粗野的朗笑。显然这句话是从一个什么有趣的而为这*beau monde*（上流社会）所熟知的故事中引来的，接着再是一声短促的干涩的笑，于是又瞪眼望天。这集团中其余的人也都笑了。

"你真是扫兴的东西，*Boris!*"赖米罗夫低声地说。他说的是英语，把 *Boris* 这名字读得简直象一个英国字。

"*Irène*？"黄帽贵妇人说过第三遍了。薏丽娜突然回头朝着她。

"*Eh bien? quoi? que me voulez-vous*（嗯？什么？你要什么）？"

"*Je vous dirai plus tard*（停一会告诉你），"贵妇回答，装俏地。她外表很不动人，可老是装俏，卖俊。有人挖苦她，说她"*Minaudait dans le vide*（向空中卖俏）。"

薏丽娜不耐烦地皱一皱眉头，耸一耸肩。

"*Mais que fait donc monsieur Verdier? Pourquoi ne vient-il pas*（梵尔提先生在干些什么啦？为什么他还不来）？"一位贵妇拖着大俄罗斯民族所特有的长腔喊道，这音调在法国人的耳朵中听来怪不入耳的。

"啊，佛，啊，佛，摩舍梵尔谛？摩舍梵尔谛。"① 另一个贵妇唉

---

① 她想说的是一句法国话：*Ah, vous, ah vous, monsieur Verdier, monsieur Verdier.* 意思是：啊，您，啊，您，梵尔提先生？梵尔提先生。——译者

声叹气地说，她的诞生地是阿尔柴麦兹。

“*Tranquillisez-vous, mesdames*（请你们放心，太太们），”赖米罗夫插嘴道：“*Monsieur Verdier m'a promis de venir se mettre à vos pieds*（梵尔提先生答应过我来跪倒在你们的脚下的）.”

“嘻，嘻，嘻！”贵妇人们摇着扇子。

侍者拿上几杯啤酒。

“*Baierisch-Bier*（拜耶耳啤酒）？”八字胡将军问，故意很低声，装做惊讶样子——“*Guten Morgen*（早上好）。”

“那末？巴凡伯爵还在那儿么？”一个年轻将军冷冷地没精打采地问另一个将军。

“在的，”那个将军同样冷冷地回答，“*Mais c' est provisoire*（但这是临时差使），他们说萨尔若要来接他的任。”

“啊哈！”第一个说话的将军在牙齿缝里透出一声。

“啊，是的，”第二个答话的将军牙缝里透出一声。

“我不懂，”刚才哼着歌的将军开始了，“我不懂波耶为什么要举出种种的理由为自己辩解——当然哪，他把那商人打得正好，*il lui a fait rendre gorge*……（打得他吐了起来……）哪，打什么紧？他也许还有他私下的理由。”

“他怕……给报纸揭发开来，”有人喃喃说。

易怒的将军发火了。

“好，这欺人太甚了！报纸！揭发！假使由我作主的话，我要叫报纸除开登载肉价面包价和卖靴子卖皮料的广告之外什么都不准登载。”

“还有败落户拍卖地产的广告，”赖米罗夫添了一句。

“在目前情况中，也许……但这是何等样的谈话呀，在巴登，

*au Vieux Chateau*(在古堡)。”

“*Mais pas du tout! pas du tout* (但这不打紧！不打紧)！”黄帽子的妇人回答道，“*j'adore les questions politiques* (我爱谈政治问题).”

“*Madame a raison* (夫人说得对),”另一位有一副非常可爱的女人相貌的将军羼入一句。“为什么我们要避开这些问题不谈……在巴登又何妨？”

说了这句话，他和蔼地望一眼里维诺夫，谦逊地微微一笑。

“一个正直不阿的男子不应该在任何情形之下否认他的信仰。你们想这可对？”

“当然对，”易怒的将军接腔说，瞟一眼里维诺夫，好象间接攻难他似的，“但是我觉得没有……这必要。”

“不，不，”谦恭的将军以同样的和婉口气说，“刚才我们的朋友樊莱黎·弗拉逖米罗维奇提到富户拍卖地产。那不是一桩事实么？”

“但是现在地产卖不出去，没有人要！”易怒的将军喊道。

“也许是的，……也许是的。为了这理由所以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地宣示这事实……这危机四伏的可悲的事实……。我们是破产了……很好；我们穷了……这毋庸争辩；但是，我们，大地主们，我们仍旧代表一种原则……*un principe* (一种原则)。保存这原则是我们的义务。*Pardon, madame* (对不起，太太)，我想你掉了手绢了。当某种——就这样说吧——黑暗的潮流甚至于影响到我们的最卓越的头脑的时候，我们是义不容辞地要用手指(他伸出他的手指)给公民们指出这趋于灭亡的深渊。我们应当郑重坚决地警告他们‘回头吧，回头吧……’这就是我们所要说的。”

“可是，并不能统统回过来。”赖米罗夫怏怏地说。

谦逊的将军只是露齿笑了笑。

“是的，统统，统统，*mon très cher*（我最亲爱的），回得愈后愈好。”

这位将军又礼貌地望了里维诺夫一眼。里维诺夫觉得受不住了。

“难道我们要回到‘七庞耶尔’① 的时代去么，阁下？”

“为什么不？我是毫不踌躇地表示我的意见的；我们得把……是的……把既成的……一律取消。”

“连那二月十九？②”

“连那二月十九……能取消尽取消。*On est patriote ou on ne l'est pas*（要末是一个爱国者，要末不是爱国者）.‘还有自由，要否取消呢？’他们问。你们想自由是民众所宝贵的么？问问他们看——”

“试一试吧，”里维诺夫插嘴了，“试去剥夺这自由看。”

“*Comment nommez-vous ce monsieur*（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将军轻轻问赖米罗夫。

“你们在讨论点什么啊？”胖将军突然开始说。显然他是这团体中的捣乱分子。“尽是谈那新闻纸么？谈那一个铜子一行字的文丐么？让我来告诉你们一个小小的故事，关于我和一个吃笔杆饭的家伙的——这故事很有趣。有人告诉我他谰造了我的谣言。当然哪，我立刻便把他传到我的面前来了，他们替我

---

① 一六一〇年，波兰与俄交战，俄兵大败。莫斯科贵族起叛为内应，囚俄皇法西里·许斯基，由贵族推代表七人代理行政。是为“七庞耶尔”政治时代。——译者

② 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农奴解放的日子——新历一八六一年三月三日。——英译本注

把那文丐带上来。'怎么啦?'我说,'我的好家伙,你造了我的谣言?是你的爱国感情过剩么?''是的,多了一点,'他说。'那末,'我问,'你爱不爱钱?''爱的,'他说。于是我把手杖的柄锤给他闻一闻,'你喜欢这个么?我的安琪儿?''不,'他说,'我不欢喜它。''但是你得闻一闻,'我说,'我的手很干净。''我不爱它,'他说,'这样尽够了。''但是我倒非常爱它,我的安琪儿,'我说,'虽则不预备给我自己的,你懂得这比喻么,我的宝宝?''懂的,'他说。'那末记住,以后好好做个乖孩子,这一个金卢布给你;去吧,要日夜感谢我,'于是那吃笔杆饭的家伙跑开了。"

将军轩然大笑,其余的人,也跟着大笑——只除了薏丽娜,她,阴沉地望了望说话的人,连一丝笑意都没有。

谦逊的将军拍一拍波里斯的肩膀。

"这都是你的捏造,哦,我亲爱的朋友……你用你的手杖吓人……你可是连一根手杖也没有。*C' est pour faire rire ces dames* (这是说给太太们笑笑的). 只为了一个好笑话。但这不是要讨论的要点。刚才我说过我们一定要完全向后转。请懂得我的意思。我并不是敌视所谓'进步'的,只是所有的那些大学,神学院,民众学校,那些大学生们,神父儿女们,平民子弟们和那些小鬼们,*tout ce fond du sac, la petite propriété, pire que le prolétariat* (所有的袋兜儿底里的宝贝,那些小地主,比起无产阶级还要坏)。——他说到这儿,气力不加,几乎是微弱的声音——*voilà ce que m'effraie* (这就是吓坏了我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制止而必得制止的。"(于是又和蔼地望了里维诺夫一眼。)"是的,应该加以制止。不要忘记了在我们中间谁都没有作过任何请愿,谁都没有要求过什么。比方说——地方自治,谁要求的?你要求过么,还是你,或你,或是你们,*Mesdames*

（太太们）？你不单作法自毙地束缚了自己，也束缚了我们了，你知道。”（将军的漂亮的面孔为一种喜悦的微笑而焕发了。）“我亲爱的朋友们，为什么你们要讨好取悦群众。你们欢喜德谟克拉西，这说来中听，乐了你，熏得你香喷喷的，你也可以借此遂你的私图……但是你知道这是一柄两面刀。还不如老样子来得好，和从前一样……着实靠得住些。不要让群众讲理，信任贵族政治，只有'它'是权力……真的这样一定更好些。至于进步……我当然不反对进步的。只是不要给我那些律师，陪审员，民选官吏等等……只要不侵犯统治权，——统治权高于一切——你可以造桥，筑码头，办医院；用煤气灯把大街点得通亮，有何不可呢？”

“彼得堡四面火势燎天了，你去谈你的进步吧！”易怒的将军嗞嗞声地说。

“是的，你是个怀着恶意的家伙，我看得出来，”胖将军说，懒洋洋地摇摇头；“你可以做一个首席检察官，但是在我看来，*avec Orphée aux enfers le progrès a dit son dernier mot*（在地狱里的奥斐斯①，进步是唱到最后的一个字了）。”

“*Vous dites toujours des bêtises*（你老是说傻话），”亚尔柴麦兹的贵妇人憨笑着说。

胖将军装出尊严的样子。

“*Je ne suis jamais plus sérieux, madame, que quand je dis des bêtises*（我说傻话时候，太太们，便是最正经不过的）。”

---

① 在希腊神话中，奥斐斯是阿波罗和卡利俄珀之子，诗人和音乐家。他弹奏七弦琴时，能使木石感动。当他的爱妻死后，他亲入冥府，以琴声感动普路托，普允其偕返人间，嘱其不得回顾，彼偶一回顾，爱妻之影即消失矣。——译者

“这句话梵尔提先生说了好几遍了，”薏丽娜低声说。

“*De la poigne et des formes,*”胖将军喊，“*de la poigne surtout.*”这句话翻成俄国话，便是：“要有礼貌，但是莫藏起你的拳头。”

“啊，你是个坏蛋，无可挽救的坏蛋，”谦恭的将军插口骂。“*Mesdames*（太太们），不要听他。会叫的狗不咬人的。他除了和女人调情之外别无所爱。”

“不作兴这样，波里斯，”赖米罗夫和他的夫人交换了一个眼色之后说，“取笑只管取笑，但是太过分了点。我们不该忘记，进步是一种社会现象；这是一种征候。我们应该睁开眼睛观察它。”

“不错，”胖将军皱一皱鼻子说：“我们知道你要做政治家。”

“不见得……一点也不想做政治家！但是一个人不应该拒绝认识真理。”

波里斯又把他的手指摸到八字胡上，瞪眼望天。

“社会生活是很重要的，因为民族的发展，和国家——就这样说吧——的命运——”

“*Valerien,*”波里斯带责备的口吻说，“*il y a des dames ici*（这儿有许多太太），想不到你会说这些话。你想做委员么？”

“谢谢天，委员会现在都停止——活动了，”易怒的将军插进一句，他又开始哼着“Deux gendarmes un beau dimanche”。

赖米罗夫拿一块麻纱手帕掩到鼻子边，漂亮得体地退出了辩论；谦恭的将军还在骂“浑蛋！浑蛋！”但是波里斯却转身朝着“向空中卖俏”的妇人，没有放低声音，也没有改变他脸上的表情，用许多问话强她回答什么时候“答报他的虔诚”，好象他是无可挽救地爱上了她，为她受尽苦恼一样。

在这谈话中，每一刻工夫都使里维诺夫愈来愈觉得不舒服。他的骄傲，他的率真的平民的骄傲，几乎是反激起来了。

在他，一个小官吏的儿子，和这些彼得堡掌握军权的贵族们中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他爱他们所恨的一切；他恨一切他们所爱的；这桩事实他认识得太清楚：整个身心都感觉到。在他看来，他们的笑话是乏味的，他们的腔调是难受的，他们的动作姿态是虚伪的；在他们流畅的言词中他觉得有一种可憎的可轻蔑的调子——但是他，却在他们的面前低头羞怯，在这些东西，这些敌人面前低头。“呃！多讨厌！我碍了他们，我在他们面前成为可笑的了，”他脑中不住回转地想着，“为什么我留在这里？走吧，立刻走吧。”薏丽娜的在场也留不住他，她也引起了他忧郁的情绪。他从椅子上站起，开始告辞。

“你就要走了么？”薏丽娜说，但是想了一想之后，也不强留他，只是求他答应说一定来看她。赖米罗夫将军以同样的极文雅的礼貌同他告别，和他握一握手，送他走到平台的尽头，……但是里维诺夫刚绕过那条路的第一个转弯，他听见他的背后起了一阵全体哗然的大笑。这笑声和他无关，是为了那位等得好久了的梵尔提先生，忽然骑一匹驴子，穿一条蓝裤，戴一顶提罗尔制造的帽子在平台上出现而发的，但是血涌上了里维诺夫的两颊，他觉得强烈的酸苦：他的紧闭的嘴唇好象是胶上了苦艾。“可憎的俗物，”他喃喃道，没想到他和他们相处仅几分钟，是没有充分根据下这样苛刻的评语的。而这就是薏丽娜落入的社会，薏丽娜，曾有一个时候是他的薏丽娜！在这社会里，她活动着，生活着，统治着；为了这社会，她牺牲了她个人的尊严，她的心的最高贵的感情。……很明显地是命该如此，她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幸而她不曾问起他现在的志趣，这多高兴！否则他也

许会在“他们”的面前打开自己的心来的……“绝不！再也不！”里维诺夫喃喃自语着，深深吸了一口清鲜的空气，几乎是快跑地往山下朝巴登奔去。他想到他的未婚妻，他的亲爱的，温良的，圣洁的泰雅娜，在他眼中，她是多么纯洁，多么高贵，多么真实。他以极真纯的温柔记起了她的面貌，她的话，她的一举一动的姿态……他多么焦急地盼望着她回来。

急剧的运动平静了他的脑筋。回寓后他坐在桌边，拿起一本书；突然这本书从他手中溜脱了，简直打了一个寒颤……什么事啦？什么也没有，只是薏丽娜……薏丽娜……突然他觉得他和她的会见是有点不可思议的，奇异的，不平常的。这可能么？他碰到了她，和从前那位薏丽娜谈话了……为什么在她身上没有那种判然显在那些人身上的可憎的俗气？为什么他好象觉得她在厌倦，悲哀，嫌恶她的处境？她是在他们的营盘里，但是她不是一个敌人。什么理由逼得她这样快乐地接待他，要请他去望望她呢？

里维诺夫暗自惊奇了。“哦泰雅，泰雅！”他热情地喊，“你是我护身的天使，只有你，我的温良的保命神。我只爱你，永远爱你。我决不去看‘她’。完全忘了‘她’！让她和她的将军们寻开心吧。”里维诺夫又拿起书来。

# 十一

里维诺夫又拿起书本，但是读不下去。他走出屋子，散一会步，听一下音乐，溜一眼赌场，再回到房里，试想再读——还是不行。时间好象特别暗淡，不紧不慢地挨着过。比须察金，那位善意的，心平气和的农事调停局局员跑进来，坐了三个钟头。他谈着，辩驳着，提出许多质疑，间歇地一下子谈论到高尚的，一下子又谈到实际的问题，他把四周的氛围弄得迷漫着沉郁的气象，这使里维诺夫窘极，差点儿要嚎起来了。说到散布沉郁——困人的，冰冷的，无可告助的绝望的沉郁——的技巧，比须察金是无出其右的，就是长于散布忧郁的最严正的道学家，也绝对比不上他。只要看到他的剪得整整齐齐梳得光光的脑袋，奄奄无生气的眼睛，端端正正的鼻子，便不由得不令人倒噎一口冷气；他的吞吞吐吐的，打瞌睡似的，懒洋洋的说话腔调，好象天生就专为了说些——坚信地，明晰地说——“二二得四，不是三，也不是五”，或者“水是湿的”，或者“乐善好施是可嘉的”那种千古不易的真理；或者是“个人无异于国家，国家无异于个人，为了金融周转，债务往来是绝对不能避免的”那一些话似的。然而尽有了这一套，他还是一个顶好不过的人！这是俄罗斯的命运；在我们中间，好人便是沉郁乏味的。比须察金终于走了；却来了个苹达舍夫，他，也不探探主人的口气，便毫无廉耻地开口，向里维诺夫借一百盾，里维诺夫照数给了他，虽则事实上苹达舍夫并不讨人欢

喜，甚至于在他看来是有几分讨嫌的，里维诺夫虽则的确知道这钱永远不会归还，并且他自己正需要钱，然而他借给了他。为什么借给他呢，读者也许要问。谁能够说！这又是俄罗斯人的一个弱点。让读者把手扪在自己的心头，想一想在他自己的生活中有多少次做事是绝对没有理由的吧。苹达舍夫简直谢都没谢一声；要了一杯阿芬泰勒（巴登的红酒），嘴唇也不抹，大声地可憎地蹭蹬蹭蹬地响着鞋跟走了。里维诺夫望着那渐渐走远的这赌鬼发红的颈背，他多讨厌自己！在天黑之前他收到泰雅娜寄来的信，信中告诉他姑母身体不大舒适，她在五六天之内不能来巴登。这消息更使他阴郁；增添了他的烦恼，他便心情不快地很早就上床睡了。第二天，即使不能说比头一天坏，也不见得更好些。一大清早里维诺夫的房间里便挤满了他的同胞们；巴倍夫，伏罗希洛夫，比须察金，两位官吏，两位海得尔堡的学生，都一齐拥进来，直到午饭时节还不走，虽则他们话都讲完了也显然说得厌倦了。他们只是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偶然跑到里维诺夫的房里，便——借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便“粘”在那儿了。开头他们谈着谷柏廖夫回海得尔堡去了，他们要跟他一起去；接着在哲学问题上发挥了一些意见，又略及波兰问题；继之论到赌博，妓女，于是讲来讲去又讲了许多中伤别人的故事；最后这谈话落到各种各样的“好汉”，“大胖子”和“饕餮者”上面。起先，他们把陈旧的故事都搬出来，说到卢金，说到一个教会执事和别人打赌，吃了三十三条鲱鱼，说到著名的大胖子，某个地方的霭齐耶亭诺夫上校，说到一个兵士把自己的胫骨放在自己的额上碰断；这之后接着的便是干干脆脆的撒谎了。比须察金打着呵欠说他认识一个小俄罗斯的农妇，临死的时候曾被证明有二十七普特[1]挂

[1] 俄国重量单位，一普特等于 16.38 公斤。——译者

零重，还有一个地主，一顿点心吃了三只鹅一条鳣鱼；巴倍夫突然乐起来，喊着说他可吃一只全羊，当然哪，少不得“油盐酱醋”；伏罗希洛夫不知怎的和一个同伴，一个强壮结实的见习军官吵起来，来得这样奇突，大家都给噤住，鸦雀无声了，他们彼此望了一眼，各人拿起帽子，散了。在他们散后只剩下里维诺夫独自个儿的时候，他想做点什么事，但是他觉得好象脑子里装满了冒烟的煤炭；什么事都不能做，这夜晚又虚度了。第二天早晨他正预备吃早点的时候，听见了敲门声。“天哪，”里维诺夫想，“又是昨天的好朋友，”他心惊胆战地喊：

“*Herein*（请进来）！”

门慢慢开了，坡图蓳走进来。只见是他，里维诺夫非常高兴了。

“好极了！”他说，亲热地和这料想不到的客人握手，“你来得正好！我正想来找你，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你住在什么地方。请坐，放下帽子。请坐。”

坡图蓳并没有回答里维诺夫亲热的欢迎，仍旧站在房间的中央，蹀躞着双脚，微微笑着摇摇头。里维诺夫诚恳的招呼显然感动了他，但是他的表情上有几分拘束似的。

“这其间有一点……小小的误解；”他开口说，略带踌躇。“当然，我总是非常高兴……我……但是这番是别人请我来……特地来拜望你的。”

“这就是说，你的意思是，”里维诺夫带着感情受伤的腔调下注解道，“你不是自己想来的？”

“哦，不，……真的！但是我……我，倘使不是别人要我来，我今天也许不会想起闯到你这里来。简言之，我给你捎个信。”

“谁的，容许我问么？”

“一个你熟识的人，薏丽娜·巴夫洛夫娜·赖米罗娃。你在三天前答应去看她，可是你没有去。”

“你认识赖米罗夫太太么？”

“是的。”

“你很熟识她么？”

“在某种程度上我是她的一个朋友。”

里维诺夫静默了一会儿。

“容我问，”他终于又说了，“你知道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为什么要见我么？”

坡图堇跑近窗边。

“在某种程度上我知道一点。她，据我的判断，很高兴见到你——换一句话说——她要恢复和你从前的关系。”

“恢复，”里维诺夫跟着说一句。“请原谅我的卤莽，容许我再问一声，你知道这关系是什么性质的么？”

“严格地说……不，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坡图堇突然回过头来，和蔼地望着他说，“我想这关系相当深。薏丽娜·巴夫洛夫娜极口推崇你，逼得我答应她把你请到。你去么？”

“什么时候？”

“现在……立刻。”

里维诺夫摇一摇手。

“薏丽娜·巴夫洛夫娜，”坡图堇往下说，“认为——我怎样说呢——那批人，——姑且这样说吧——三天前你碰到她的时候所见到的那批人也许不怎么特别地引起你的好感；但是她托我转告你‘魔鬼实际并不如画得那般丑怪’。”

“呒……这是专指那批人说的么？”

"是的……也指一般而言。"

"呒……那末，索尚·伊凡尼奇，你对于魔鬼的意见怎样？"

"我想，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它无论如何并不如画得那般的丑怪。"

"比较好点么？"

"较好或较丑，这难说，无疑地不是象画得那么样。喂，我们去么？"

"先坐一会儿。我得承认我总好象觉得有点奇怪。"

"奇怪什么？容我问么？"

"你怎样和薏丽娜·巴夫洛夫娜做起朋友来的？"

坡图董浑身上下自己打量了一番。

"以我的外表，以我的社会地位而言，当然看来不象；但是你知道，莎士比亚说过，'天和地之间还有许多你梦想不到的东西哪，荷拉提，'类似的话。生命不能貌相。这里有一个比喻；你面前长着一棵树，这时候没有风；低椏枝的树叶怎样能和高椏枝的树叶接触呢？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暴风雨来时，一切都改变了……这两片叶子接触了。"

"啊！那末是有过暴风雨么？"

"我这样想！我们的一生怎能不经过暴风雨呢？但是哲理谈得够了。这是该去的时候。"

里维诺夫仍犹豫着。

"哦，天哪！"坡图董装出一副滑稽脸相说，"现在的青年人多古怪！一位顶可爱的贵妇人请他去见她，特地派人来请他，而他推三阻四的。你应该惭愧，我亲爱的先生，你应该惭愧。这里是你的帽子。戴上，'*Vorwärts*（开步走），'正如我们那些热情的

德国朋友所说的。”

里维诺夫又犹豫了一刻工夫，终于戴上帽子，和坡图堇一同走出房间。

# 十二

他们一同走进巴登一家顶漂亮的旅馆，求见赖米罗夫夫人。管门的仆人先请教了他们的名姓，便立刻回答说，“*die Frau Fürstin ist zu Hause*（伯爵夫人在家），”亲自引他们上了楼梯，在房门上叩了几下，替他们通报。*Die Frau Fürstin*（伯爵夫人）立刻接见他们，房中只有她一个人，她的丈夫到卡尔斯鲁厄去拜见一位大员，一位路过该处的“要人”去了。

当坡图堇和里维诺夫跨进门槛的时候，薏丽娜正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在一块绣布上绣花。她立刻便把刺绣抛在一旁，推开小桌子站起来；一种真诚的快乐的表情掠过她的脸。她穿着早晨便服，领头很高；她的肩臂的美丽的线条在单薄的衣料底下隐隐显出；她的未加梳束的鬈发松散开来，披在纤柔的颈项上。薏丽娜向坡图堇迅速地递了个眼色，轻轻说一句“*Merci*（谢谢）”，把手伸给里维诺夫，温和地责备他的健忘。

“这样算老朋友么！”她殿尾说了一句。

里维诺夫开始道歉。“*C'est bien, c'est bien*（好啦，好啦），”她连忙答应着，从他手里接过帽子，以友爱的强制，请他坐下。坡图堇也落坐下来，但是不一会儿又站起，说他还有个推脱不了的应酬，说他晚饭后再来，便开始告辞了。薏丽娜又迅速地递给他个眼色，亲热地点点头，但没有留他，看他从门边隐去之后，便立刻回过头来以一种操切的不安望着里维诺夫。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以柔软的音乐般的声音用俄国话说。

“现在我们面对面只有两口儿了，我可以告诉你我是多么高兴我们的会见，因为这……这给我一个机会……”(薏丽娜直望他的脸)“来要求你的宽恕。”

里维诺夫不由得一惊。他没料到这样迅疾的突击。他想不到她自己会先开口把谈话转到过去的事情上面去的。

“宽恕……宽恕什么？……”他喃喃说。

薏丽娜脸一红。

“宽恕什么？……你知道的，”她说，头微微地偏过一边。“我曾经亏待过你，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虽则，无疑的，这是我的命运，”(里维诺夫记起了她的信)“然而我不懊悔……无论如何已来不及了；但是，无意中碰到了你，于是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们务必要再做朋友，务必……假使这做不到，我将深深感到痛苦的……为了这，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有一个解释，不能迟延，一次为止的解释，这样以后便不至于有……*gêne*（烦恼），不自然，一次为止，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得告诉我你宽恕我，否则我将认为你对我怀着……*de la rancune*（怨恨）。*voilà*（便是这一点）！也许这是我单方面的一片痴想，因为说不定你早就把一切都忘了，早忘了，但是不管这些，告诉我，你宽恕我。”

薏丽娜气都不停地说了这全篇话，里维诺夫可以看到在她的眼睛里闪耀着眼泪……是的，真的眼泪。

“真的，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连忙说，“怎好说是你求我的原谅，我的宽恕呢？……一切过去的都埋葬了，我只是觉得奇怪，在这些围绕着你的富贵荣华当中，你仍然保留着对你童年伴侣的古暗的记忆。……”

“这使你奇怪么？”薏丽娜轻轻地说。

“这使我感动，”里维诺夫接着，“因为我永也想不到——”

“可是，你没有告诉我你宽恕了我，”薏丽娜插了一句。

“我诚心诚意地为你的幸福而快乐，薏丽娜·巴夫洛夫娜。我以我的全心祝世界上一切美好的都归你……”

“你不记我的坏处么？”

“我只记得从前你所给予我的幸福的时刻。”

薏丽娜把双手伸给他，里维诺夫热情地握住它们，并不立刻放开……有什么东西很久很久地，暗暗地扰动了他的心，在这滑软的接触上。薏丽娜仍直望着他的脸；但是这一回她是微笑着的……他，也是第一次有意地逼视她……于是他又认得了这曾有一时于他是那般宝贵的形姿，那有着奇异的睫毛的深湛的眼，那颊上的小痣，那前额上长得特别的发根，和她的带几分甜蜜而又打趣的掀一掀眉头动一动嘴唇的习惯……这一切，一切，他都熟识……但是她出落得多美！这年轻的女人的身体是多诱惑多有魅力！没涂口红，没画眉，没擦粉，这妍艳的脸没有一丝修饰……是的，这是美丽的女人。一种鉴赏的心情占据了里维诺夫……他仍在望着她，但是他的思想却跑得很远很远的……薏丽娜看出来了。

“那末，好极，”她高声地说；“现在我的良心可以安了，我可以满足我的好奇心了。”

“好奇心，”里维诺夫跟着她说了一句，迷惑地。

“是的，是的……第一桩事情我便想先要知道你现在做些什么事，你有些什么计划；我统统要知道，如何，何事，何时，……统统，统统。可是你要说真话，我警告你，我是暗中跟着你，没有失去你的踪迹的……尽我所能。”

“你暗中跟着我，你……在那儿……在彼得堡？”

“在环绕我的富贵荣华中，一如你刚才所说的。确实地，是的，我跟着你。至于那富贵荣华，我们以后再谈；现在你一定要告诉我，一定要告诉我很多，很长，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啊，这将多么愉快，”薏丽娜接着说，快乐地坐在一把圈椅里，把自己安排得很舒适。“说啊，开始。”

“在我说我的故事之前，我先得谢谢你，”里维诺夫开始说。

“为什么？”

“为那束花，在我房里发现的花。”

“什么花？我一点也不知情。”

“什么？”

“我告诉你我一点也不知情……但是我等着……我等着你的故事。……啊，坡图堇是多么个好人，把你请过来了！”

里维诺夫尖起耳朵听。

“你认识这位坡图堇先生很久了么？”他问。

“是的，很久了……但是告诉我你的故事。”

“你十分熟悉他么？”

“哦，是的！”薏丽娜轻叹了一声。“这中间有特殊原因……你，当然，听到过艾莉莎·蓓耳斯卡娅的吧……她，在前年死得多惨？……啊，真的，我忘了你是不知道我们中间的丑史的……不知道是幸福的，真正幸福的。*O quelle chance*（哦，多难得）！终于，终于，有一个人，一个活在现世的人，他不知道我们的私事！并且还可以和他谈谈俄国话，当然不是道地俄国话，可仍旧是俄国话，不是那永远装腔的讨厌的彼得堡法兰西官话。”

“那末，你说，坡图堇是和她有关系——”

“提起这桩事我心里便十分难过，”薏丽娜插话。“艾莉莎是

我女塾里的顶知己的朋友，离开学校后在彼得堡也继续见面。她把她一切的秘密都吐露给我，她很不幸，她受了很多苦。坡图堇在这桩事情上做得非常漂亮，以真正的侠义。他牺牲了自己。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认识他尊重他的！但是我们话又岔得远了。我等着你的故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但是我的故事一点也引不起你的兴趣，薏丽娜·巴夫洛夫娜！”

“这不关你事。”

“想一想，薏丽娜·巴夫洛夫娜，我们十年不见了，整整十个年头。这其间逝去的流水该有多少！”

“何只流水！何只流水啊！”她带着异常酸苦的表情复述他的话；“正是这个缘故，我要听你……”

“还有，我真的不知道应该从哪里说起？”

“从头说起。从顶早的时候，当你……当我跑到彼得堡去的时候。你离开莫斯科了……你知道自从那时候起我便再也没有回到莫斯科！”

“真的么？”

“起先是不能去；过后，我结婚了——”

“你结婚很久了么？”

“四年了。”

“有孩子么？”

“没有，”她干涩地回答。

里维诺夫静默了一会儿。

“那末你就一直住在他——他叫什么名字？——莱森巴赫伯爵的家里，直到你结婚么？”

薏丽娜直望着他，好象她想思索一下他为什么要问这话似

的。

“没有……”终于她回答。

“我的意思是，你的父母们……啊，我还没有给他们问安，他们——”

“他们都康健。”

“仍旧和从前一样住在莫斯科么？”

“和从前一样住在莫斯科。”

“你的弟妹们？”

“他们都很好；我都有照顾的。”

“啊！”里维诺夫斜瞟了薏丽娜一眼。“真的，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不该要我说我的故事，倒应该是你，单只为了——”他突然觉得说不出口，停住了。

薏丽娜把手提到面前，将手指上的结婚戒指转来拨去。

“你这样想么？我不拒绝，”她终于答应了。“有一天……也许……但是你先……因为，你知道，我虽则想暗暗跟踪着你，仍然知道得很少；至于我……至于我，你一定听得够了。对么？我想你听到过一些的，告诉我？”

“你，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你所处的地位是太显著了，莫想不成为别人谈话的资料，……尤其是在我居住的乡下，在那儿，什么流言都相信的。”

“你也相信这些流言么？怎样的流言？”

“说老实话，薏丽娜·巴夫洛夫娜，这种流言很少进我的耳朵里。我过着很孤独的生活。”

“怎样过？你岂不是去克里米亚，在军队里么？”

“连这你也知道么？”

“正是，我告诉你，你是被监视着的。”

里维诺夫又迷惑了。

“为什么还要我告诉你就是我不说你也知道的事情呢？”他低声说。

“为什么……做我所要求的事。我要，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里维诺夫低下头，于是开始……相当没头绪地把他的没趣味的经历给薏丽娜说一个粗略的大概。他时常停住，询问地望一望薏丽娜，好象在问她说得够不够的样子。但是她坚执地要他继续说下去，她把头发掠到耳朵后，肘子支在椅子靠手上，好象非常专心致志地听取他的每一字句似的。但是这时候倘使有谁从一旁看，观察她脸上的表情，谁都可以猜想到她并没有在听里维诺夫的话，只是在深深冥想着……但她冥想的不是里维诺夫（纵然这时候他在她注视之下面红耳热地慌乱了）。一个整段的生活涌现在她的眼前，一个截然不同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她自己的。

里维诺夫没有说完他的故事，但是受了逐渐增加的内心的不安和不愉快的感觉的影响，突然停止了。这番薏丽娜没说什么，也不逼他说下去，只是把摊开的手掌掩住自己的眼睛，好象疲倦了似的，慢慢地靠在椅背上，一动也不动。里维诺夫等待了一会；于是，想到他的会晤已经过了两个多钟头了，正伸手去拿帽子，突然隔壁房间里响着一阵急速的软皮鞋吱吱嘎嘎的声音，空气中飘来了一阵珍贵的贵族的香气，樊莱黎·弗拉迦米罗维奇·赖米罗夫进来了。

里维诺夫站起来，和漂亮的将军交换了一个鞠躬礼，这时候，薏丽娜一点也不着忙，把脸上的手移开，冷冷地望了她丈夫一眼，用法国话说，“啊！你回来了！几点钟了！”

“快要四点了，*Ma chère amie*（亲爱的）你还没有梳妆——公爵夫人等着我们呢，”将军这样回答；同时将他的绷得很紧的身子朝里维诺夫方面弯一弯，用着他特有的几乎是女性的开玩笑的口吻添了一句，“这很清楚，愉快的贵宾使你忘了时间了。”

在这里，请读者容许我把我所知的关于赖米罗夫将军的履历略述一下。他的父亲是个私生子……你们怎样想？你们猜得不错——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这么说……他的父亲是亚历山大一世在位时的一个著名的大官和一个漂亮的法国女戏子的私生子。这位著名的大官把他儿子生出来，但是没有遗留给他财产，这位儿子（我们的故事中主人的父亲）自己也没有时间挣得份好家业；他只升到上校警官阶级便死了。在他死的上一年，他和一个受他保护的漂亮的青年寡妇结婚。这寡妇的儿子，樊莱黎·弗拉逖米罗维奇，靠人帮忙进了贵族士官学校，凭他那副漂亮的仪表，漂亮的举止，和端方的品行（虽则他也经历过从前皇家军官学校子弟无可避免地做过的种种行为）受到上司的赏识——倒不是为了他术科成绩优良——毕业后便进入禁卫军。他的前程是光明的，这得感谢他那谨慎快乐的气质，跳舞的技巧，和他那在大检阅中做传令官时骑在马背上——大都是别人的马匹——的赳赳的武姿，最后，还有那种对上司的谦恭亲热的特别手段，温柔的，察言观色的，几乎是贴心的殷勤，带着点浮泛的飘如轻烟般的自由主义的气息……这种自由主义可并没有阻止他在派他去镇压什么乱子的白俄罗斯村庄中，痛鞭了五十个农奴。他的相貌是挺惹人欢喜，看来怪年轻；脸庞滑腻，两颊绯红，又柔软又有弹性，他结交女人是惊人地马到功成；到了成熟年龄的上流贵妇人简直为他颠倒了。由于习惯的谨慎，为了利害打算的

沉默寡言，赖米罗夫将军经常地在高等社会中走动，好象勤劳的蜜蜂，就是顶不好看的花朵儿也要采点儿蜜——他没有什么品性，没有什么学问，但是有着精明能干的名誉，有知人之明，还有看风转舵晓察大势的本领，而最要紧的是他对自身的利益绝对不放松，不让步，他终于看到在他面前展开的平坦的道路了……

里维诺夫勉强地堆着笑，薏丽娜只是耸一耸肩膀。

“那末，”她用同样冷冷的声调，“你看到那伯爵么？”

“当然看到。他请我替他向你问好。”

“啊！他仍旧是那么蠢么？你的恩师。”

赖米罗夫将军没有回答。他只是笑一笑，好象对一个妇人的过于粗率的判断很宽大似的。这微笑，正是一个居心和善的成年人，对待一个不讲理的孩子闹别扭的微笑。

“是哟，”薏丽娜只顾自己说，“你的朋友伯爵的蠢是蠢得太可惊了，虽则我见过不少的人。”

“你自己要我去看他的，”将军喃喃道，于是回头向里维诺夫用俄国话问他，巴登的矿泉对他有什么益处没有？

“我得感谢地说，我的身体非常康健，”里维诺夫回答。

“这是顶好的福气，”将军满面笑容接着说，“真的，人们也不一定为了矿泉来巴登的；不过这矿泉功效很好，*je veux dire, efficaces*（我是想说，非常见效）；倘使谁有病，比方我，神经性咳嗽——”

薏丽娜急速地站起来。“再见，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希望不久再见，”她用法语说，轻蔑地打断了她丈夫的话，“但是现在我要梳妆去了。那位老公爵夫人，老是那一套 *partie de plaisir*（娱乐会）真受不了，没有别的，只叫人受累。”

“你今天对谁都很苛刻，”他的丈夫咕哝道，悄步地走到隔壁房间去。

里维诺夫正转身朝门走去……薏丽娜止住他。

“你把什么都告诉了我，”她说，“但是你瞒着一桩主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别人告诉我你要结婚了？”

里维诺夫红到耳朵根……真的，他是故意没提泰雅的；但是他觉得非常恼了，第一点，薏丽娜知道了他要结婚，第二点，她相信他是有意瞒着她的。他完全不晓得说些什么才好，而薏丽娜的眼睛盯住他不放。

“是的，我要结婚了，”终于他说出来，立刻转身走了。

赖米罗夫回到这房间。

“嗯？你还没有梳妆？”他问。

“你独自个去好了；我头痛。”

“但是公爵夫人……”

薏丽娜把他的丈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转过背，走到梳妆室去。

## 十三

里维诺夫觉得非凡厌恶自己，好象他在赌盘上输了钱，或者是破了自己的约言一样。一种内在的声音告诉他——他，在结婚的前夕，一个清醒的有理智的男子，不是一个孩子——不应当受好奇心的驱使，也不应被旧情蛊惑。"去得真有十分必要吗！"他想。"在她的一方面只是轻薄佻侻，一时异想，朝三暮四……她无聊起来了，她厌倦了，于是来抓我……正如一个吃厌山珍海味的人忽然想吃黑面包一样……这原属自然……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呢？我对她岂不是只有轻蔑么？"这最后的一句话，虽则仅在脑中想着没说出来，可是颇费了很大的力气。……"当然哪，危险是没有的，决不会有危险的，"他继续想下去。"我知道我在和谁纠缠。但是火还是玩不得……我的脚再也不踏上她的门了。"里维诺夫可不敢也不能承认薏丽娜在他眼中是多么美，在他的感情上是多么有魅力。

这白天又恹恹乏味地过去了。午餐时候，他凑巧坐在一个口髭染色的风采堂堂的 *belhomme*（美男子）旁边，那位男子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喘息着，翻滚着眼睛……但是，忽然打个呃逆，就证明他又是一个同胞了，因为他立刻便用俄国话说，"啊，我说过不该吃甜瓜的！"天黑了，也没有碰到什么差强人意的事情，来抵偿白天损失的光阴；苹达舍夫，当里维诺夫的面，赢了一注比他借给他的多过四倍的钱，但是，非但不偿还他，倒反带着恐吓

的神气睁眼直在他面上盯了一会，好象正是因为里维诺夫当场目证他赢了钱，预备再来向他借点赌本似的。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批同胞光临到里维诺夫家里；他颇费了一些手脚把他们调遣开，然后动身到山上去，出门第一步便碰到蕙丽娜——他假装不认识她，急急地跑过去——接着又碰到坡图堇。他正想和坡图堇谈话，坡图堇却好象不大愿意理睬他似的。他手里牵了一个衣服华丽的女孩子，蓬松的，黄得几乎带白的鬈发，大的黑眼睛，苍白的病态的小脸上有着一副娇宠的孩子所特有的喜怒无常的不耐烦的表情。里维诺夫在山里玩了两个钟头，于是沿着历犀顿泰勒林荫道走回家去……一位贵妇人，脸上罩着蓝色面纱，坐在一条长椅上，她急速地站起，向他走来……他认得是蕙丽娜。

"你为什么避开我，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说，她的按捺不住感情的声音，好象内心是在煎沸着似的。

里维诺夫窘了。"我避开你，蕙丽娜·巴夫洛夫娜？"

"是的，你……你——"

蕙丽娜好象是兴奋的，几乎是发怒的。

"你误会了，我向你保证。"

"不，我没有误会。你以为今天早晨——我是说，我们碰到的时候——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是认得我的么？你以为你可以说你不认得我么？告诉我。"

"真的我……蕙丽娜·巴夫洛夫娜——"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是一个爽直的男子，你总是说真话的；告诉我，告诉我，你认得我，认得我么？你是不是故意避开我？"

里维诺夫瞥一眼蕙丽娜。她的眼睛射着奇异的光，她的两

颊和嘴唇在细密的面网底下苍白得象死灰。在她面脸的表情上，在她的按捺不住的幽微的声音中，是有点什么无奈的怨怼和哀求……里维诺夫不能再装痴装呆了。

“是的……我认得你，”他花了大力气地说。

薏丽娜徐徐地颤战了，徐徐地放下手。

“为什么你不跑过来？”她轻轻地说。

“为什么……为什么！”里维诺夫离开大路走在一旁，薏丽娜默默地跟着他。“为什么？”他又重复了一句，突然他的脸发烧了，他觉得胸口和喉头好象被一种类似憎恨的激情哽住了。“你……你问这句话，在我们中间，经过了这种种之后？不是现在，当然，不是现在的时候了；只是在那……在……莫斯科。”

“但是，你知道，我们说定了；你知道，你答应过的——”薏丽娜开始说。

“我什么都没有答应！原谅我语气的粗暴，但是你要求说真话——那末你自己想一想：假使不是你朝三暮四的变心（我得承认这点我不了解），假使不是想试试你在我身上还有多少魔力的一种欲望，我将拿什么来解释你对我的苦苦——我不知道用什么字眼才好——追求呢？我们的路是离开得这样远！我把一切都忘怀了，我在很久之前历尽苦痛，总算活了过来，我变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了；你嫁人了——幸福的，至少，在表面上——在世界上处在令人妒羡的地位；恢复我们的友谊，有什么目的，什么用呢？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们中间甚至于了解也不可能；我们中间没有共同的地方，不论在过去或现在！尤其是，……尤其是在过去！”

里维诺夫急促地唐突地说了这番话，头也不回。薏丽娜动也不动，只是时时几乎觉察不出来地向他伸手。好象恳求他停

下来听她说似的，在听到他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她微微咬一咬嘴唇，好象要抑制住这尖锐，急骤的伤害一样。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终于她说了，声音较镇静地；她避开这条时常有人来往的大路，退得更深一点。

这番是里维诺夫跟着她。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请相信我，假使我能够想象我对你还有丝毫的魔力遗留，那末我就会先避开你。我之所以不这样做，我所以打定主意，不管我……从前怎样错待了你，要和你恢复旧交，这是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里维诺夫几乎是粗暴地问。

“因为，”薏丽娜突然用力地说——“在这上流社会中，这令人妒羡的地位中——象你所说的——于我是太难受，太难堪，太窒闷了；因为，在和这些木偏人——你看到过这些典型的，三天前，*Au Vieux Chateau*（在古堡）——接触太久了之后，碰到你，一个活泼有生气的人，我欢喜得如同在沙漠中喜爱一块绿洲，而你，因为我错待过你，——真的我错待过你，但是我更错待我自己！——疑心我在挑逗你，看轻我，拒绝我。”

“你自己选定你的命运的，薏丽娜·巴夫洛夫娜，”里维诺夫悻悻然接着说，和刚才一样头也不回。

“我自己选定的，是的……我并不埋怨，我没有权利埋怨，”薏丽娜急促地说，好象从里维诺夫的粗暴口气里得到一点秘密的安慰似的。“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只想把我的感情向你解释，我要你相信我现在并不轻薄佻饿……我，对你佻饿！啊，一点儿意思都没有……当我看到你的时候，我身上一切美好的，年轻的，……那些当我还没有选定我的命运之前的日子，那十个年头背后铺展在熠耀的光明底下的一切……都

复活了……"

"算了吧，真的，薏丽娜·巴夫洛夫娜！就我所知，你生命中的光明恰恰是在我们分离之后才开始的。"

薏丽娜把手帕拿到唇边。

"你说得很残酷，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但是我不能对你生气。哦，不，那不是光明的时间，我离开了莫斯科并不是为了幸福；我没有尝到一刻的幸福，一刹那的幸福……相信我吧，不管别人对你怎样说。假如我是幸福的，我还象现在这样和你说话么？……我再告诉你，你不知道那批人是什么模样……啊，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能感受；他们没有一点头脑，*ni esprit ni intelligence*（没有聪明，没有灵性），除了机智和狡狯以外什么都没有；真的，音乐，诗和绘画同样是和他们格格不入的……你会说，我对这一切也是相当淡漠的；但淡漠的程度不同，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程度不同！现在在你面前的不是一个高贵的妇人，你只要望一望我——不是交际界的皇后——他们是这样称呼我的——我相信……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可怜的动物，真值得怜悯的。不要奇怪我的话……现在我再也没有什么可骄傲了！我如同一个乞丐向你伸手，你懂得么，正如一个乞丐……我求你布施，"她突然以一种不自主的情不自禁的激动添了一句，"我求你布施，而你——"

她的声音嘶哑了。里维诺夫抬起头来望了望薏丽娜；她的呼吸急促了，她的嘴唇颤抖着。突然他的心加紧地跳起来，他的憎恨涣然冰消了。

"你说我们的路是离开得那么远，"薏丽娜继续往下说。"我知道你是由恋爱快要结婚了，你替你全部的生命筹好了计划；是的，即使这样，我们也不会变成陌生人啊，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我们彼此仍能了解。你以为我完全长得蠢了——完全堕落到泥淖里了么？啊，不，请你不要这样想！让我打开我的心来吧，我求你——就是——就是为了往日——假如你不愿意忘了它——的情面。让我们的会面不要无结果而散；这是太痛苦了；这次会面也不会久长的……我不知道怎样说才合适，但是懂得我，因为我只向你要求小小的一点，这样小小的一点……只是一点点的同情，只要你不拒绝我，只要你让我打开我的心——”

薏丽娜停住不说了，她的声音中带有啜泣。她轻轻地叹了，畏怯地用一种偷偷地探险的眼光望着里维诺夫，伸手给他……

里维诺夫徐徐地握了她的手，轻轻地压着它。

“让我们做个朋友吧，”薏丽娜轻轻地说。

“朋友，”里维诺夫梦般复述着。

“是的，朋友……倘使以为这要求过分了一点，那末至少让我们朋友地……好象我们中间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的一样。”

“好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的一样……”里维诺夫重复着。“你刚才说过，薏丽娜·巴夫洛夫娜，我是不情愿忘记那些往日的……倘然忘不了便又怎样？”

一个幸福的微笑掠过薏丽娜的脸，但是立刻又消失了，换上了一个苦难的，几乎是害怕的表情。

“也象我这样，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单记着愉快的事情，但是最要紧的，给我一句话……你的金诺……”

“什么？”

“不要避开我……不要无缘无故伤我的心。你答应么？告诉我！”

“可以。”

“你把你心里对我的恶感都除去么？”

“可以……但是说了解你——我不敢说。”

“这也没有必要……过一会，你会了解的。但是你答应么？”

“我已经说过了。”

“谢谢你。你看我老是信任你的。请上我家里来，我等你，今天，明天，我不出去。现在我要离开你了。大公爵夫人朝这条大街跑来了……她已看到了我，我不能避开她不和她说话……等会见……给我手，*vite, vite*（快，快）。再见。”

热情地压了压里维诺夫的手，蕙丽娜朝一位尊严模样的中年贵妇人走去。这位贵妇人正慢慢地沿着石子路过来，身后跟着两位贵妇和一个穿制服的非常漂亮的仆人。

“*Eh bonjour, Chère Madame*（嗳，早上好，亲爱的夫人），”那位贵妇人说，同时蕙丽娜向她行了一个最敬重的屈膝礼。“*Comment allez-vous aujourd'hui? Venez un peu avec moi*（你今天好么？跑拢点）.”

“*Votre Altesse a trop de bonté*（太抬举了），”这是蕙丽娜恭顺婉转的回答的声音。

## 十四

里维诺夫等大公爵夫人和她的随从走远得看不见之后，即刻走出大街。他弄不清楚究有何种感觉；他觉得又惭愧，又惊恐，同时他的虚荣心却因为受了恭维暗地里沾沾自喜……薏丽娜的意料不到的解释乘他不备地施以突击，她的急速的热烈的语句好象狂风暴雨般疾扫过来。“这些社交界的妇人是多么奇怪的动物，”他想；“表里不一致的……她们如何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弄得是非颠倒，而她们知道那是丑恶的！”……实际上他并不在那里想，只是机械地反复着这些说了又说的话，好象拿它来抵挡别的更痛苦的思想似的。他觉得他现在不应当想得太认真，否则也许会责备自己的，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着，几乎是强逼自己把路上碰到的一切都注意一下……忽然他发现他来到一条长椅的跟前，看见长椅前面摆着一双脚，从这双脚倒看上去，……这双脚是属于一个男子的，这男子坐在椅上，读着报纸；再看这男子，乃是坡图堇。里维诺夫轻轻地吐出一声惊讶。坡图堇把报纸放在膝盖上，注意地，没有笑意地望着里维诺夫；里维诺夫也没有笑意地注意地望着坡图堇。

“我可以在你的旁边坐坐么？”他终于问。

“当然，我很高兴。只是我先警告你，倘使你要和我谈话，你不要生我的气——现在我正陷入憎恨人类的脾气中，什么事情都用极度嫌恶的眼光看。”

“这没关系，索尚·伊凡尼奇，”里维诺夫回答，坐了下来，“真的有时候也特别教人生气的……但是什么弄成你这种心情？”

“照理我不该生气，”坡图堇开始说，“我刚才在报上读到一篇改良俄罗斯司法的计划，我带着由衷的欣喜，想到我们终于有点儿道理了，这遭并不如一般的挂着独立、民族主义，或独创的招牌，想把我们自己的国粹附增在单纯明白的欧洲的逻辑上面，而是从外国原封不动地采取他们的长处。只要对农民的环境稍加适应便得了……不用废除土地村有制度！……当然，当然，我不应该生气的；但是我不幸碰到了一个俄罗斯的‘天然金刚石’，和他谈了一会，这一批天然金刚石，这些只凭自修成功的天才，使我讨厌得要钻进坟墓里面去了。”

“你说的天然金刚石是什么意思？”里维诺夫问。

“哪，有一位先生在这里东跑西跑，他自以为是音乐天才。‘我是算不得什么，当然，’他会对你说，‘我是一个零，因为我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我肚皮里的旋律和意匠，比梅耶贝尔① 要多得多，比都不能比。’第一点，我得要说：为什么你没有受过训练？第二点，就是，不消说梅耶贝尔，就是最末流的吹笛子的德国佬，规规矩矩地在最末流的德国音乐队里吹他的笛子的，比起我们的无师自通的天才，意匠总也多过二十倍；只是那位吹笛者把他的意匠藏在肚子里，并不大吹大擂地挤到莫扎特② 和海顿③ 的行列里去显本领；而我们的‘天然金刚石’朋友，只会乱弹几只华尔兹或什么歌，立刻你可以看到他两手插在裤袋里，唇边挂着轻蔑

① 梅耶贝尔(1791—1864)是德国犹太籍作曲家。——译者

② 莫扎特(1756—1791)是奥地利极有天才的作曲家。——译者

③ 海顿(1732—1809)是德国作曲家。与门德尔松齐名，为管弦交响乐及提琴四部合奏的始倡者，有“管弦乐之父”之称。——译者

的讥笑说：'我是天才。'在绘画方面也是一样，一切都如此。哦，这些天生的才子，我多恨他们！谁不知道，只是在真实科学尚未同化成血与肉的地方，没有真艺术的地方，才有他们这种虚夸作态。真的，现在正是时候，来扫除这种虚夸，这种鄙陋的妄语，连同那些陈腐的老套，比如'在俄罗斯没有饿死的人'，'没有一个地方旅行比俄罗斯更迅速方便的'，'我们俄罗斯人用帽子便可以压死全体敌人'这类的话。我老是听见人说俄罗斯人禀赋丰厚、天资聪颖，以及库里平之流[1]……但是说到头，这种丰厚，有什么用处呢，先生？这是半醒半睡的呓语或者是半开化的聪明。天资，好一个漂亮的虚夸。试在森林里捉得个蚂蚁，把它放在离开蚁冢一俄里[2]远的地方，它会找回家去；人可是做不到；但这有什么呢？你以为人不如蚁么？天资，无论你多么聪颖，在人是无足重轻的；常识，简单的明白可靠的常识——这是我们真正的遗产，我们的骄傲；常识不会变什么把戏，但是一切都建筑在它的上面。至于那个一点也没有机械常识却造成了一只非常坏的表的库里平，那末，我要把他的表当众出丑，说：'看哪，良善的人们，不要学他的样。'这并非库里平之过，但是他的作品一文不值。为了爬上了海军司令部的尖顶而赞叹德卢希金的勇敢和敏捷的，原是很对，为什么不可以称赞他几句呢？但是用不着大声疾呼说德国的建筑师们和他比起来便相形见绌，除了赚钱以外便一无所长了……他们一点也不会相形见绌；他们可以在尖塔的四周搭起棚架来，同平常一样的做修理工作。修修功德吧，千万不要鼓励俄罗斯人说凡事可以不用学习便能做得的。不，你

① 库里平是奥斯特洛夫斯基(1823—1886)著名戏剧《大雷雨》中的无师自通的钟表匠。——英译本注

② 一俄里约等于两华里。——译者

可以有一个所罗门① 的头脑，但是你还得要学习，从头学起。否则请你闭嘴，安安稳稳地坐着，虚心些！ 呸呸！ 我简直冒火了！”

坡图董除下帽子，拿手帕扇着自己。

“俄罗斯的艺术，”他又开始：“俄罗斯的艺术，真的！……俄罗斯人的无耻和自负，我知道，俄罗斯人的孱弱无力，我也知道，但是俄罗斯的艺术，我请你原谅，我却从来没遇见过。二十年来他们拜倒在一个只会吹牛而一无所长的布留洛夫脚前，以为我们自成一家地树立了一派，并且都比别派更好呢，……俄罗斯艺术，哈哈！ 呵呵！”

“原谅我，可是，索尚·伊凡尼奇，”里维诺夫说，“那末你也否认格林卡② 的价值么？”

坡图董搔搔头。

“例外，你知道，只是证明了通则的正确，但是就在这场合我们还是免不了吹嘘一番。比方我们说，格林卡是一个真正的卓越的音乐家，只是限于环境——内的和外的——以致不能成为俄罗斯歌剧的祖师，这话大概不会有人来争辩；但是，不，莫想！ 他们立刻便把他捧成个乐坛的总司令，大元帅的地位，把其他各国的音乐家贬抑下去；‘他们是不能和他相比的，’他们宣言说，于是给你提出几个本国的伟大的天才的名字，这些天才们的作品只是一些外国第二流作曲家的拙劣的摹仿，是的，第二流作曲家，因为他们比较容易摹仿些。‘和他是不能比的？’哦，可怜的愚昧的半开化的人们啊，对他们，艺术的标准是不存在的，艺术家也只是大力士拉波一流的人物：外国有一个奇人，他们说，一只手

① 所罗门在«旧约圣经»中是希伯来国王，顶聪明的人。故事中说他判断两个母亲争一婴儿案，他说要把孩子劈成两半，两人平分，生母不同意，争案就解决了。——译者

② 格林卡(1804—1857)是俄国作曲家。——译者

可以提起六普特，但是我们的大力士可以提起十二普特！什么都不能和我们比，真的！让我来告诉你一个我记得的故事吧，这桩事在我脑筋里挖都挖不去。去年春天我到伦敦附近的‘水晶宫’去参观；在这宫里，你知道，陈列着各色各样的都是竭尽心机地设计出来的作品——可以说是一部人类文明的百科全书。却说，我在那些机器，工具，和伟人的塑像中间走来走去，忽然我想到，倘使有一个法令颁布说某某民族要从地面上消除，那一个民族所发明的一切东西，都要从水晶宫里消除，那末，我们亲爱的祖国，信奉正教的俄罗斯，将会退落到十八层地狱，而那边就是一根钉子，一枚细针都不会移动：一切留在原地方一点也不会动乱；就是茶炊，树皮织的拖鞋，马颈圈，和鞭子——我们著名的出品——都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这同样的试验可不能行诸于檀香山群岛① 的居民；因为这些岛上的居民也有他们自己发明的特殊的独木舟和标枪；这两种物品不见于陈列所，参观者们一定会注意到的。这是一种诽谤！这太刻毒了，你也许会说。……但是我说，第一点，我不知道怎样唠唠叨叨地指责人；第二点，很明显地人们不仅不敢对恶魔正视一眼，就是对他自己也不敢正视，不仅小孩子们欢喜别人哄拍他入睡，大人们也欢喜自己哄骗自己。我们的旧的发明是从东方来的，我们新的发明是鸡零狗碎地摹仿西方的，而我们却坚持着大谈其俄罗斯艺术的独立性！有几个勇敢的灵魂甚至于发现了俄罗斯固有的科学；二乘二等于四，和别处一样，但是好象自己的是格外聪明些似的。”

“但是停一停，索尚·伊凡尼奇，”里维诺夫喊道。“且慢！你知道我们也送些什么东西到国际展览会里去么，欧洲也不是从我们这儿输入一些东西去么？”

① 檀香山群岛即夏威夷群岛。——译者

“有的，原料，未加制造的原料。请注意，我亲爱的先生：我们的原料之所以佳美，正因别的情形特别坏；比如说，我们的猪鬃，又粗又硬，因为我们的猪瘦；我们的皮革又厚又韧，因为我们的牛老；我们的兽脂丰腴，因为连肉的一半都熬到油里去了……但是我为什么絮絮地告诉你这一些，你是读工科的学生，当然，你知道的比我要多得多。他们还和我谈起我们的发明能力！俄罗斯人的发明能力！为什么我们可敬爱的地主们在那里连声叫苦，忍受一种损失，因为目前没有一架满意的烘麦机器来代替卢里克时代的旧法，把麦捆放在焙灶里；这种焙灶是可怕的浪费——正如我们的树皮鞋和俄罗斯草席一样——时常着火烧起来。地主们叫苦着，但是仍旧不见烘麦机的影子。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德国的农民不需要它，他们可以把麦割下来就打，所以不高兴麻烦来发明这套机器……而我们……我们却做不来！做不来——一句话说完了！试试看吧！从今天起我要宣称倘使我以后再碰到那些天然金刚石们，那些无师自通的天才们，我要说，‘等一等，我敬爱的朋友！烘麦机在哪里？让我们来一架吧！’但这却超乎他们的能力！捡起一只多年前圣西门①或傅立叶②丢了的破皮鞋，顶在额角上把它当作一个神圣的纪念物——这是他们所能做得到的；或者写一篇关于法兰西主要都市中普罗列塔利亚③的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性，这也是他们做得到的；而我有一次，试叫一个作家兼政治经济学家——象你的朋友伏罗希洛夫那一流人物——举出二十个法国都市的名称来，你想结果怎样？这位经济学家在绝望中，终于举出蒙得·法尔美也算一

① 圣西门（1760—1825）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译者
② 傅立叶（1772—1837）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家。——译者
③ 普罗列塔利亚是“无产阶级”一词的译音。——译者

个法国城市，也许是从波尔·达·柯克① 的小说中看来的吧。这桩事又使我记起下面的故事。一天，我带了狗携着猎枪走过一个森林——”

“你会打猎么?”里维诺夫问。

“会一点。我正觅路到一个大泽去找鹌鹑;是别的猎人告诉我有这样的一个大泽。在田野中间一所茅屋的前面，我看见坐着一个木材商的伙计，好象脱壳的胡桃一样的新鲜光泽，他坐在那里，微笑着——笑些什么，我不知道。于是我问他:‘大泽在什么地方，那儿有很多的鹌鹑么?’‘当然，当然，’他很快地说得象唱一般地好听，脸上的表情好象受了我的卢布似的，‘我非常荣幸地告诉你，先生:那个沼泽是顶刮刮的，说到各种各样的野禽——天哪，多得无数。’我去了;但是非但没有野禽，那沼泽本身早就干涸了。现在，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俄罗斯人爱说谎?为什么那政治经济学家要说谎，为什么连说到野禽也要撒谎?”

里维诺夫没有回答，只是颇具同感地叹声气。

“但是让我们的谈话回到那位经济学家身上吧，”坡图堇接着说，“关于最深奥的社会科学的问题，只谈理论，不及事实……他便兔起鹘落，象一只飞隼，完全是一只鹰。可是有一次给我捉住了这样的一只飞鹰。我用了一个小小的网，虽则瞒不过明眼人的，——这你等一会就可以看出来。我在和一个现代的‘新青年’谈着‘种种问题’，正如他们所说的。好啦，他激昂起来了，他们老是这个样，在许多问题中他带着认真的孩子般的固执攻击婚姻制度。我接二连三地提出一个理由又是一个理由……我的话好象说给石壁听的!看我再也不能象这样地说服他。于是我

① 波尔·达·柯克(1794—1871)是法国小说家及戏剧作家。他所描写的都是布尔乔亚的荒唐事，供人消遣的。曾风行一时。——译者

想一个好主意！‘让我提供给你一个问题，’我开始说——对这些‘新青年’们说话总是要很客气的——‘我真的对你非常惊异，我亲爱的先生：你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而你直到现在还不曾注意到这桩事实：所有的食肉的劫掠的动物——猛兽和鸷鸟——都得要出去寻觅猎物，费很大的力气替它们自己和它们的幼儿掠取食物……我猜想你把人也归入这类动物里面吧？’‘当然，我把他归入……，’这位‘新青年’说，‘人就是食肉动物。’‘掠夺的？’我补问一句，‘掠夺的，’他宣称说。‘那末，’我说，‘那末我很奇怪你为何不曾注意到这类动物都是一雌一雄同居的。’这位‘新青年’惊了。‘怎样？’‘没别的，便是这样。试想狮子，狼，狐狸，秃鹫，鸢，都这样；并且，真的，你肯否指示我，它们不这样便怎样。雌雄协力合作，养活它们的幼儿，已经是够艰苦的工作了。’我的‘新青年’若有所思了。‘不，’他说，‘在这种情形之下是不能拿兽类来比人的。’于是我叫他理想主义者。这话好不伤了他！他差不多要哭了。我不得不安慰他答应他不把这话告诉他的朋友。理想主义者的头衔，是轻易取笑得了的么？我们的现代青年所忽略的就在于这一点。他们想，古老的，黑暗的，地层底下的工作是过去了，让他们的旧头脑的父辈们象鼹鼠般在那里开掘刚合式，但是这种工作之于他们，是太辱没他们了，他们要在白天阳光底下行动，他们要行动……可怜的亲爱的啊！就是等到你们的孩子的一代也不会行动；那末你也高兴回头去做地下工作，踏着先人的足迹去开掘么？”

接着一个短短的沉默。

“在我看来，我亲爱的先生，”坡图董又开始说，“我们不但要把科学，艺术，法律归功于文化，就是美和诗的情感，也是在文化的潜移默化之下，发扬淬砺的。所谓通俗，简易，无意识的创造

天才是妄言，是废话。就是荷马史诗里也有雕琢过的润色过的文化的痕迹；爱的本身也因文化而更高贵了。斯拉夫主义者将会为了我的异端邪说，很高兴把我绞死，假使他们不是那样软心肠的人的话；但是我仍然坚持我的意见；无论你们怎样强逼我去读珂亨诺夫斯基夫人的《静止的蜂群》，我受不住那种 *triple extrait de mougik Russe*（三重蒸馏的俄罗斯贱农）的气味，好在我不属于上流社会的一群，觉得有时时纠正自己不要太法兰西化了的绝对的需要，这部 *en cuir de Russie*（蒙着俄罗斯皮的）作品是专为他们写的。试把《蜂群》中的最精采通俗的几段读给一位普通农民——真正的农民——听听看；他以为你对他念些驱疟病或酒醉的新符咒哩。我再说一遍，没有文化便没有诗。你想知道未开化的俄罗斯的非诗的诗意的实例么？你可以翻一翻我们的史诗，我们的传说。我不想说起那些事实，比如说恋爱总是被描写成是妖法，巫术，或者吃了什么媚药的结果，称之谓'受邪'，'中魔'；我不想说起我们的所谓'史诗文学'是全欧罗巴全亚细亚文学作品中唯一的——请你注意'唯一'这两个字——里面没有一对典型的恋人的一部。除非你把樊加泰耶也作这样的恋人；还有神圣的俄罗斯的武士，第一次碰到他的宿缘注定的新娘，总是'毫无怜悯地'在她雪白的肌肤上痛打一顿，因为'妇女们傲慢起来了'，这些我都不说；但是我想请你注意一下我们的原始的未开化的斯拉夫想象中所描写的少年英雄，*jeune premier*（青年公子）的艺术的形象。只要想一想；这位 *jeune premier* 进来了；他穿着一件自己缝的黑貂大氅，每条线缝都打倒针的，紧靠他的腋下围着一条七褶的丝腰带，他的手指隐缩在悬垂着的马蹄袖里面，大氅的领子高过他的头，从前面看瞧不见他玫瑰红的脸，从后面也望不见他小小的雪白的脖颈；他的帽子

压在一只耳朵上，脚上穿的是摩洛哥皮靴，靴尖尖得象皮匠师傅的锥子，后跟高得象宝塔。靴顶上可以滚鸡蛋，高跟底下一只麻雀准飞得过。这位年轻的英雄走起路来是一种特别的婀娜的姿势，凭着这种'美的姿势'，我们的阿尔西比亚底斯[1]，朱维洛·普伦珂未奇便会对老妇和少女们发生一种显著的几乎能消灾却病的效果，这种姿势，留传到现在我们在没紧没慢的旅馆堂倌身上还可以看到，这种宝贝，这俄罗斯艳冶之花，这种 *ne plus ultra*（无以复加）的俄罗斯风味样子学都学不会的。我说了这一些并不是开玩笑；布袋般的风韵，这是艺术家的理想。你对它作何感想？这典型美么？这里有很多供绘画和雕刻的题材么？还有使这位少年英雄着迷的美人，她的脸'红得象兔子的血一样'？……但是我觉得你似乎不在听我的话了？"

里维诺夫一惊。真的，他没有听见坡图堇在说些什么，他只是想着，固执地想着薏丽娜，想着刚才和她的谈话。

"我请你原谅，索尚·伊凡尼奇，"他说，"但是我要再来问你我以前问过的老问题，关于……关于赖米罗夫夫人的。"

坡图堇把报纸折起，塞进衣袋里。

"你又想要知道我怎样和她认识的吧？"

"不，不是这个。我高兴听听你的意见……关于她在彼得堡扮演什么角色的意见。她究竟是什么角色？"

"我真不知道对你怎样说才好，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和赖米罗夫夫人相当密切地接近过……但完全是偶然的，也不久。我从来不曾对她的社会作进一步的窥探，那里面发生些什么事

[1] 阿尔西比亚底斯（公元前1450—？）是希腊将军，政治家，少年时代以豪华放浪著名。故事中说他花了七千特拉克玛（一种银币），购一爱犬，雅典城都传遍了，他却砍了它的尾巴。——译者

情，我仍旧不明白。有人告诉我一些闲话，但是你知道，造谣诽谤也不单只在我们德谟克拉西的社会中间才盛行着的。并且我不喜欢刺探。我看出，”他静默了一会又说，“她引起你的兴趣了。”

“是的，我们曾经有两次坦白地谈过了。可是我仍然自己问自己，她诚实么？”

坡图董眼睛望着地。“当她激于感情的时候，她是诚实的，象所有的热情女人一样。骄傲，也有时不容她说谎。”

“她骄傲么？我倒以为她是反复无常的。”

“恶魔般骄傲；但是这没有害处。”

“我觉得她有时夸张了点……”

“这也没关系，一样地她还是诚实的。虽则，说完了一句，你怎能希望真实呢？那些社交界妇女中最优良的分子也腐化到骨髓里了。”

“但是，索尚·伊凡尼奇，假使你还记得，你自己说你是她的朋友。岂不是你简直是硬拉我去看她的么？”

“这有什么呢？她要求我来找你；我想，为什么不？真的，我是她的朋友。她有她的好处；她很仁慈，这就是说，慷慨宽宏，也就是说她肯把自己不需要的东西施给别人。但是当然你至少和我一样地熟悉她的。”

“我在十年前曾经认识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但是自从那时之后——”

“啊，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你以为人的性格会改变的么？在摇篮里怎样，在坟墓里也是怎样。或者也许（说到这里坡图董把头垂得更低一点）也许是你怕落入她的掌中么？可是……当然一个人总逃不了要落到什么女人的掌

里去的。”

里维诺夫勉强地笑一笑。“你这样想么?”

“这是无可幸免的。男子弱，女人强，是非机缘多簸弄，要打定主意过没有欢乐的生活是难的，要全然忘却自己是不可能……那儿是美，同情，温暖和光明——怎能抗拒呢?啊，人趋向它如同婴儿之趋向保姆。当然，这之后，来了寒冷、黑暗和空虚……这是理所当然的。到头来你对万事生疏，对一切失去了解。起先你不知道怎样去爱;随后你不知道怎样生活了。”

里维诺夫望着坡图董，他觉得他从来不曾遇到过一个更寂寞、更孤茕……更不幸的人。这回他不畏怯，不拘泥，沮丧而苍白的脸垂到胸前，手放在膝上，坐着一动也不动，只是忧郁地微笑着。里维诺夫觉得这位穷苦的，历受辛酸的，怪脾气的人很可怜。

“薏丽娜·巴夫洛夫娜在谈话之际对我说起……”他开始低声说,“她的一个最亲密的女朋友,她名叫，假使我还记得，蓓耳斯基夫人或陶斯基……”

坡图董抬起他忧郁的眼睛望着里维诺夫。

“啊!”他含胡地说……“她说起她……唔，这又有什么呢?啊，时候不早了,”他打了一个不自然的呵欠接着说,“我要回家吃晚饭了。少陪。”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很快就走开了,里维诺夫要说一句话都来不及……他的同情变成了讨厌——讨厌他自己，当然。任何失检点的事情在他是不大有的;他想对坡图董表示同情,结果话端迂回得非常笨拙。他心里暗暗不满意,回到旅馆里去了。

“腐化到骨髓里了,”过一会后他想……“但是骄傲得象恶魔!她,差不多跪在他面前的女人,骄傲?而不反复无常?”

里维诺夫试想把薏丽娜的影像从脑海中驱出，但是不成。为了这缘故他不能同时想到他的未婚妻；他觉得今天这作祟的影像再也不肯迁移了。他打定主意不再苦恼自己，等待着这“奇事”的全盘分晓；这分晓不久就要来的，里维诺夫也毫不怀疑这分晓将是最坦白最自然的。他如此幻想着，这时候不但薏丽娜的影像在他的脑中时隐时现，——她所说的每一字句都在他的思想中反复萦绕着。

侍者送进来一封信；这是薏丽娜的：

> “假使你今晚有空，请来我这里。我将不单只一个人，我有许多客，你可以对我们的集群，我们的社会作一个比较深入的观察。我很希望你见见他们；我想他们一定会把他们的全般本领显出来的。你应当知道我是在怎样的氛围中呼吸。来吧；我将高兴地看到你，你不无聊（薏丽娜在这里把俄文拼错了，她想说，你不会无聊）。给我证明我们今天的解释，把我们中间的误会永远消除了。
>
> ——你的挚诚的　　薏”

里维诺夫披上外套，打一条白领结，动身到薏丽娜寓所去。“这没关系，”一路上他想，“瞧瞧他们……为什么不去瞧瞧他们呢？这一定有趣的。”在几天之前，那批人对他引起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他们引起他的愤怒。

他以急速的脚步走着，帽子扳到眼沿，嘴唇上露着勉强的微笑，这时候，坐在魏佩尔咖啡馆前面的巴倍夫，老远地用手指着他，对伏罗希洛夫和比须察金兴奋地喊道：“你们看到这个人么？他是一块石头，一爿岩，一片燧石！”

## 十五

里维诺夫在薏丽娜的寓所见到了不少客人。靠角，一张打牌桌子的旁边坐着野宴里见过的三位将军：胖将军，容易生气的将军和谦恭的将军，他们打着“威斯特”①，夹一个“达梅”②，他们分牌，数点子，打“梅花”③。打“方块”④的时候那种严肃样子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的……煞是政治家模样！那种平常打牌时惯用的俚词俗语，留给平民们吧，*Aux bourgeois*（留给那些有产者吧），这些漂亮的将军们是只说些减无可减的几个字眼儿的；可是胖将军也不免在两次分牌中间漏出了这样的一句，并且说得又清楚又响亮，“*Ce satané as de pique*（这该死的黑桃A）！”在这些客人中间里维诺夫认得几位野宴中的贵妇人；但是也有几个以前从未见过面的。有一位是衰老得好象随时都要倒坍下来的样子。她耸扭着她裸赤的，丑怪的，暗灰色的肩膀，把扇子掩住嘴巴，用她死人般无光的眼睛没精打采地斜睨着赖米罗夫；他对她非常殷勤；她是加得林女皇的最后的一位女官，在上流社会中非常受尊敬。靠窗，穿扮得象个牧羊女，坐着绰号“胡蜂皇后”的S伯爵夫人，一群青年人围住她；在这批青年人中间，那位著名的百万富翁美男子芬尼珂夫是挺出众。他的骄傲的态度，扁平的脑壳，以及他的没有灵魂的兽性的残忍，赛过布克赫拉酋长⑤，或者罗马的哈里房迦伯鲁斯⑥；另一位贵妇人，也是一位伯爵夫人，昵名叫做丽莎，正和一个长头发的，俊俏脸儿，面色苍

白的"神媒"说话。在她们旁边站着一个男子，也是长发而苍白，不住地会意地笑着。这位男子也相信降神术的，但是对预言尤感兴趣，他根据《默示录》和《泰穆特经》⑦，老爱预言各种各样的奇事。这种奇事从没有一桩应验过，可是他决不因此扰乱，还是和从前一样地说他的预言。在钢琴旁边，安顿着那位天才音乐家，天然金刚石，曾经使坡图蕫生那么大的气的；他毫不在意地用手指乱敲着键盘，*d'une main distraite*（以心不在焉的手）不住地茫然向四周望。薏丽娜坐在一张长椅上，夹在科珂公爵和H夫人的中间。这位H夫人曾有一时是著名的美人和智囊，兼享着圣人和罪徒的名誉，很久来便成为一个一望生厌的干瘪多皱的老妪了，薏丽娜一看到里维诺夫，脸一阵红，站起来，当他跑上前来的时候，她温热地紧握他的手。她穿着一件黑色绉纱长袍，衬着几样几乎看不出来的金饰；她的肩胛白得象纸灰，同时她的脸，也一样苍白，在一霎间涨上来的红晕里，嘘出了美的胜利，也不仅是美；一种隐藏着的，近乎讥讽的欢迎在她半垂的明眸中熠耀着，微微的颤战掠过她的嘴唇和鼻翼。

赖米罗夫走近里维诺夫，和他交换了几句常例的客套——这番可没带着他那种惯常的嬉皮态度——之后，他替他介绍给两三位贵妇人：那位老朽，胡蜂皇后和丽莎伯爵夫人……她们都给他一个相当客气的答礼。里维诺夫是不属于她们队里的；但

①② 威斯特是一种纸牌戏的名称。两人合局，四人对打。三个人也可以打的，把空缺位置的纸牌摊在桌上。这样叫做达梅。——译者

③④ 都是牌花的名称。——译者

⑤ 布克赫拉是南俄部落，饶勇善战。——译者

⑥ 哈里呙迦伯鲁斯（204—222）以放荡淫逸出名。享年仅十八岁，依附神权，做了四年皇帝。——译者

⑦ 《默示录》是基督教《旧约圣经》中的最后一部，里面充满着预言。《泰穆特经》是犹太的法规集，包括犹太民法及教会法。——译者

是他样子好看，真的，可说是相当漂亮，他的年轻的脸庞上的富有表情的姿颜，引起了她们的兴趣。只是他不知道如何把这兴趣攫为己有；他不习惯于交际，觉得有点忸怩不安，加之那位胖将军眼睛紧紧盯住他。“啊哈！鄙野的平民！自由思想者！”这固定的重压的眼光好象这样说：“跪倒在我们面前吧；匍匐着吻我们的手吧！”薏丽娜解救了他。她调度得面面圆到，把他弄到一只靠门的角落里，稍稍离开点坐在她的身后。她每一次和他说话，总要回过头来，而当他每一次鉴赏她的美丽的颈项的高贵的曲线时，便酣饮着她头发的幽微的芬香。一种深而静的知遇的表情从没离开她的脸；他不能不承认这流露在她的眼光中和微笑里的纯是知遇而不是别的，他也突然燃起同样的情绪了，他觉得惭愧，欢欣，而立刻又觉得可怕……同时当这群人中间有谁说了俗不可耐的话或做了粗鄙的动作的时候，她好象不住地问，“喂？你对他们作何感想？”这句话虽则未曾出口，在里维诺夫看来却非常明晰，这种情形在当晚不只碰到一次。有一回她简直藏不住她的情感，高声地笑了。

丽莎伯爵夫人，一个迷信的妇人，总爱些什么不平常的事情的，在她和那长头发的神媒谈到荷穆，不推自翻的桌子，不拉自奏的手风琴等等，谈够之后，话端绕到动物上面，问起动物中有没有能受催眠的。

“至少，有一种动物。”科珂公爵老远在接腔：“你认识梅凡诺夫斯基么？他们把他催眠倒在我的面前，他还打鼾呢，嘻嘻！”

“你真刁钻，*Mon prince*（我的公爵）；我是说真的动物，*je parle des bêtes*（我是说畜生）。”

“*Mais moi aussi, madame, je parle d'une bête*（但是我

也是说，夫人，我是说一个傻瓜①）……”

“有这种动物的，”神媒插口道：“比方说——蟹；它们是很神经质的，容易把它弄成痫厥状态。”

伯爵夫人惊异了。“什么？蟹！真的么？哦，这怪有趣的！我倒想见识见识，路莘先生，”她对一个脸孔石硬得活象一个新雕的木偶人儿，硬领也是石硬的青年（他很骄傲于这副硬脸和硬领，说是曾被耐亚嘎拉大瀑布和努比亚尼罗河的雾沫喷湿过来，虽则他的游程一点也记不得，他只爱说几句俄罗斯的双关趣语……）说，“路莘先生，劳驾你替我们弄一只蟹来，快。”

路莘先生装着笑，“活的，还是鲜的？”他问。

伯爵夫人不懂他的意思？“*Mais oui*（嗳，一只蟹），”她重复道，“*une écrevisse*（一只蟹）.”

“喂，什么？一只蟹？一只蟹？”S伯爵夫人粗声粗气地插进来。今晚梵尔提先生没到场使她老大不开心；她猜不透薏丽娜为何不把这位顶有趣的法国佬请来。那位老朽，很久以来便什么事情都不会懂了的——加之她是完全聋了——只是摇摇头。

“*Oui, oui, vous allez voir*（是的，是的，等会儿你就会看到）. 路莘先生，请你……”

这位青年旅行家打个躬，走出去，很快又回来了。他后面跟着一个旅馆侍者，嘴巴唏开到耳朵根，捧进一只盘子，盘子里一只黑色大毛蟹。

“*Voici, madame*（蟹在这儿，太太），”路莘说；“现在可以动手做 *l'opération du cancer* 了②。哈哈哈！”（俄罗斯人说

---

① 一句双关语。法语中的“畜生”，又作“呆子，傻瓜”解。——译者

② 可以作“玩蟹的把戏”解，也可以作“给毒痈开刀”解。路莘先生的得意的双关语。——译者

了句什么俏皮话，总是自己先笑。）

"嘻，嘻，嘻！"科珂公爵是个爱国者，一切国粹的保护人，也谦逊地尽他笑的义务。

（我请读者不要觉得惊奇，也不要生气；谁能够替他自己保证说，坐在亚历山大戏院花厅里，受着四周空气的感染，而不对于甚至比这里所说的更无聊的双关戏语失态呢？）

"*Merci, merci*（谢谢，谢谢），"伯爵夫人说。"*Allons, allons, Monsieur Fox, montrez nous ça*（来，来，福克斯先生，做给我们看）."

侍者把盘子放到小圆桌上。宾客中间有一阵小小的移动；有几个伸长着脖颈；只有牌桌上的将军们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安然如堵的庄严的姿态。神媒乱搔一顿头发，皱一皱眉头，走近桌子，开始用手在空中挥扇；蟹惊挺起来，倒退两步，竖起一双螯。神媒继续摇手，加快动作；蟹仍和先前一样地挺着。

"*Mais que doit-elle donc faire*（但是它到底该怎样啦）？"伯爵夫人问。

"*Elle doit rester immobile et se dresser sur sa queue*（它应该留着不动，撑竖起来坐在屁股上），"福克斯先生带着生硬的美利坚腔回答，在盘子上面痉挛地用力挥舞着手指；但是这催眠术不生效力，蟹继续走动。神媒宣言说他没有办法了，带着不高兴的脸色从桌子旁边走开。伯爵夫人开始安慰他，对他说就是荷穆先生自己有时也难免失败的……科珂公爵引申并证实了她的话。《默示录》和《泰穆特经》的权威者偷偷地跑到桌边，迅速地用手指朝着蟹尽力地一指，他也想试试他的运气，但是没有成功；一点也没有痫厥的征候。于是他们把侍者喊了来，吩咐把蟹拿出去，侍者照样做了，和刚才一样，嘴巴咧到耳朵根；门外，可

以听见他的忍俊不禁的笑声……过后，在厨房里可以听到哗然的大笑 *über diese Russen*（对这批俄罗斯人而发的）。那位无师自通的天才，在蟹的实验中一直在敲着忧郁的短音阶调子的，因为无从知道这音乐会有什么效果——于是又弹起他的千篇一律的华尔兹来了，当然，受了极恭维的喝采。被好胜心的驱使，我们的天下无双的多才多艺的H伯爵（见第一章）也来奏一首他自己作的短歌，可是原原本本抄袭奥芬伯赫① 的。这短歌中两个打趣的叠句："*Quel oeuf? quel boeuf*（什么蛋，什么牛）？"几乎使我们全体太太们的头颅都乐得左颠右晃；有一位甚至于轻轻地哼起这调儿来，"*Charmant! Charmant*（妙极！妙极）！"这按捺不住的无疑不易的字句从各人的唇边飞出来。薏丽娜和里维诺夫交换了一个眼色，于是又是那种神秘的讥讽的表情，掠过她嘴唇……但是，过后一回儿当贵族阶级权益的代表和维护者科珂公爵，想起把他的意见对神媒阐明一下的时候，这表情来得更明显，甚至于有几分恶意的影子了，当然哪，科珂公爵说不了几句之后，他的"财产的原则是连根动摇的了"的口头禅便又搬出来，紧接着又对德谟克拉西攻击了一番。神媒的阿美利坚血液被激动了；他开始争辩。这位公爵，照他往常的习惯，立刻便竭力尖起嗓子大声地喊："*C'est absurde! cela n'a pas le sens commun*（荒谬绝伦，没有常识）！"以此来代替各种辩论的理由。百万富翁芬尼珂夫开始说些侮辱人的话，却都是无的放矢；《泰穆特经》专家打着口哨子，连S伯爵夫人也聒噪着……总之一句话，这里的喧闹和谷柏廖夫家里那种不协调的叫嚣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里没有啤酒，也没有雪茄的烟雾，以及每个人服装穿得比较漂亮点而已。赖米罗夫试想把他们平

① 奥芬伯赫（1819—1880）是德国音乐家。——译者

静下来（将军们显见得不高兴了，其中可以听见波里斯的叫声，“*Encore cette satanée politique*[又是这一套政治的鬼话]！”），但是他的努力终归无效，在这时候，一个“貌柔而内刚”的典型的高级官员，试想说出 *le résumé de la question en peu de mots*（这问题的寥寥数语的结论）来，同样遭受失败；事实上他只断断续续地重复着自己的话，显然他不能听取也不能作答，无疑地他看不透这问题究竟是什么，不知道 *la question*（问题）根本是得不到什么结论的。薏丽娜也狡猾地挑拨那些辩论者，叫他们彼此互相攻击，时常和先前一样地同里维诺夫交换一个眼色或会心地点点头……但是他好象着了魔似的坐着，什么也没听见，专待着那双美丽的眼睛再熠耀一回，那苍白的，温柔的，害煞人的标致的脸再照临他的身上……终于太太们吵得不安起来了，要求停止争论……赖米罗夫请多才多艺的公爵再唱他的短歌，无师自通的天才又奏起他的华尔兹……

里维诺夫直留到夜深，比别人都走得迟。这夜晚的谈话牵涉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小心在意地避开了任何稍有趣味的题材；那三位将军们，在庄严的牌局完了之后，也庄严地加入了谈话：这批政治家们的影响立刻便非常明显。谈话转到巴黎妓界的名花（她们的名字和才艺，每人好象都十分熟识），萨杜① 最近的戏剧，亚蒲② 的小说，《托拉维亚泰》歌剧中的葩提③。一位将军提议说来一个“秘书”的游戏，*au secrétaire*；但是成绩很坏。一些答语都是没有趣味的，时常不免有文法上的错误；胖将军说起

---

① 萨杜（1831—1908）是法国戏剧作家。——译者

② 亚蒲（1828—1885）是法国作家。——译者

③ 葩提（1843—1889）是意大利歌女，以歌喉圆润及美丽著名。一八六二至一八七〇年间，每逢夏季，往来英法，表演歌唱，蜚誉一时。《托拉维亚泰》是她的拿手演出之一。——译者

他有一次回答过这样的问题：*Qu'est-ce que l'amour*（爱情是什么）？他回答说，*Une colique remontée au coeur*（一种逆心的疝痛），于是立即便起了干涩的狂笑；那位老朽尽气力用扇柄打他的臂膀，因为用力过猛，额角上一块白粉掉下来了。皱瘪的老妪开始说到斯拉夫的王侯领土和在多瑙河流域宣传正教的必要，只见没人回答，便嗞嗞嘘了一下不作声了。真的，他们谈论休谟①比什么都谈得多；连那位"胡蜂皇后"也来描述一下曾有一次有几只手怎样摸到她的身边，她又怎样地看见了它们，把自己的戒指套到一只手上。当然啦，薏丽娜是胜利了：因为即使里维诺夫尽力注意他的周围，他仍然不能从这断断续续不连贯无生气的空谈中捡取一句真实的话，一窍聪明的心眼和一桩新鲜的典故。就是在他们的喊叫和惊叹里，也没有真的感情，真的热。只是难得有几次在假装的爱国的义愤和假装的轻蔑与冷淡的面具底下，为了惧怕将来的损失，可以听到几声怨怒的愁泣般的声音，有几个后世永远忘不了的人的名字，是咬牙切齿地被说出来的……在这喧嚣嚷闹的当中竟没有一点鲜活的灵泉！在他们的脑海和心中所耽想着的是何等陈腐无用的荒唐和何等鄙劣的琐屑，可不是仅仅在今天晚上，在社交场中才这样想，而是在家里，每点钟，每天，在他们全部的生活中都这样想着的！总之一句话，何等的愚蠢！何等地缺少对于构成人类生命，使生命增添美丽的一切悟性啊！

薏丽娜和里维诺夫告别的时候，又紧压着他的手轻轻地语意深长地说："嗯？你怎么说？你满意么？你看得够了么？你欢喜么？"他没有回答，只是一声不响地鞠一个躬。

单剩下她和她的丈夫两人的时候，薏丽娜正要到寝室里

① 休谟（1711—1776）是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

去……他唤住了她。

“*Je vous ai beaucoup admirée ce soir, madame*（今晚我对你敬佩之至，太太），”他说，抽着一根纸烟，身子斜倚在壁炉架上，“*Vous vous êtes parfaitement moquée de nous tous*（你十二分地把我们大家都取笑了）.”

“*Pas plus fort cette fois-ci que les autres*（这一次并不比其余的几次取笑得厉害些）.”她漠然不介意地回答。

“你叫我怎样来了解你？”赖米罗夫问。

“随便你高兴。”

“呒。*C'est clair*（这很明白）。”赖米罗夫猫般地小心翼翼地问，用他小指的长指甲弹去一段烟灰。“哦，顺便说一句！你的新朋友——他叫什么名字？——里维诺夫先生——无疑地是有聪明人之誉吧。”

听到里维诺夫的名字，薏丽娜急速地回过头来。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将军笑了。

“他一声都不响……可以看得出来是怕自贬身分。”

薏丽娜也笑了；这笑，和她丈夫的笑是全然不同的。

“正如人们所说……不说话倒比说话好些……”

“*Attrapé*（对了）！”赖米罗夫装做很和顺的样子回答。“不说笑话，他的脸非常有趣。这样……专注的表情……还有他的一副仪表……是的……”将军把领结理一理平直，低下头去望着自己的胡须。“我想，他是一个共和党，和你另外一个朋友坡图堇是一流人物；那位先生也是你的一个哑吧聪明人。”

薏丽娜的眉毛在她的一双睁大的明湛的眼睛上面慢慢地竖起，同时她的嘴唇紧闭着，微微撅着。

“你说这话有什么目的，樊莱黎·弗拉逖米罗维奇？”她说，好象同情似的。“你向半空放冷箭了……我们不是在俄罗斯，这里没有人听信你的话。”

赖米罗夫恍如被刺了一下。

“这不仅是我的意见，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忽然带着喉音说，“别人也注意到这位先生有点叛党的神气。”

“真的么？‘别人’是谁？”

“嗯，波里斯，比方——”

“什么？他也有表示他的意见的必要么？”

薏丽娜好象受了凉一样耸一耸肩膀，于是慢慢地用指尖抚摩它们。

“他，……是的，他。让我再说一句，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你好象生气似的；你知道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

“我生气么？哦，为什么？”

“我不知道；也许我的话使你不高兴，我是说到——”

赖米罗夫讷讷地说不出口。

“说到谁？”薏丽娜以疑问的口气承着他的话。“啊，请你不要暗讽，快点说。我疲倦了，想睡了。”

她从桌上拿起烛台。“说到谁？——”

“还是，说到那位里维诺夫先生；因为现在我无疑地知道你非常关心他。”

薏丽娜把拿烛台的手提高，直到烛焰和她丈夫的脸齐平，于是注意地，几乎是好奇地，直望着他的面，忽然高声大笑了。

“笑什么？”赖米罗夫怫然问。

薏丽娜还是笑。

“喂，笑什么？”他重复了一句，跺着脚。

他觉得受侮辱了，受伤了，同时悖乎他的意志的他又被这位如此轻盈如此勇敢地站在他面前的女子的美所蛊惑……她在折磨他。他什么都看到，她全部的娇媚——就是那紧握着古暗色的沉重的青铜烛台的纤纤手指尖上的美丽指甲上的粉红色反光，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同时这侮辱愈来愈深地割进他的心。薏丽娜仍旧笑着。

“什么？你？你吃醋么？”她终于说出来，转过身来背朝着她丈夫，走出房间。“他吃醋哩！”他在门外听见这句话，于是又是一阵笑。

赖米罗夫悻悻然目送着他的妻子；就是在这时候仍不能不注意到她的身材动作的迷人的美，他猛然一捶，把纸烟在壁炉架的大理石镶片上压碎，丢得它老远。他的双颊突然变青了，一种痉挛掠过他的下巴，迟钝的兽性的眼光扫过地板，好象寻找什么似的……一切温文尔雅的形迹都从脸上消失了。在他鞭打着白俄罗斯农民的时候，一定是带着这副表情的。

里维诺夫回到自己的房间，靠桌边坐下，头埋在手里，很久呆着不动。终于他站起来，打开一只箱子，拿出一个皮包，在皮包里边的袋里抽出一张泰雅娜的像片。她的脸好象又老又难看——像片总是这样的——在哀愁地凝视着他。里维诺夫的未婚妻是一个大俄罗斯血统的姑娘，金黄头发，相当肥胖，面貌颇有几分拙笨，但是在她的聪明湛净的棕色眼睛里有着异常慈祥良善的表情，她的清秀白净的额角，好象有阳光常照临着似的。很久很久地里维诺夫眼盯着这像片，于是轻轻地把它推开，又用双手捧住头。“一切都完了！”他轻轻地说，“薏丽娜！薏丽娜！”

只是现在，只是在这一刻，他方才明白他是无可挽回地无可理喻地爱上了她，自从在古堡第一次和她碰见的时候便爱上了

她，他从来没有停止爱她。可是，倘若在几点钟之前拿这话告诉他，他会多么地惊奇，多么地不相信，一定会发笑的！

“但是泰雅，泰雅，我的上帝！泰雅！泰雅！”他痛悔地反复喊着；同时在他的眼前薏丽娜的形貌悄然浮现，她穿着一件黑色的丧服似的长袍，大理石般白皙的脸放射着静穆的胜利的光辉。

## 十六

里维诺夫整晚没睡，也没有脱衣服。他很可怜。他是一个正直坦白的男子，他知道责任的重大，义务的神圣，应该惭愧于他自己的矛盾，他的软弱，他的过失。最先他漠然无所感觉，隔了好久才挣脱了那种固执的半知半不知的模糊的感觉的忧郁的重压；于是一种恐怖攫住了他，想到他的将来，他的差不多已经把握住的将来，又溜走到黑暗里面去了，想到他的家，刚刚建筑起来的稳定的家，突然在他的身边摇摇欲倾了……

他开始毫不宽贷地责备自己，但是立刻又制止住自己的激动。“何等软弱！”他想。“这不是责备自己的时候；现在我一定要决定取舍。泰雅是我的未婚妻，她信赖我的爱，信赖我的真诚，我们是终身结合了的，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分离的。”他逼真地描绘着泰雅所有的品质，心里暗暗把它逐项举出来，计数着它；他试想引起自己的爱念和柔情。“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他又想，“逃开，立刻逃开，不等泰雅的来到，便抢先去迎接她；纵使我痛苦，纵使我拿泰雅来折磨自己——这大概不会的——但是无论如何用不着想到这一层，打算到这一层；我一定要履行我的义务，虽死不辞！”“但是你没有权利骗瞒她啦，”另外一个声音在他的心中轻轻地说，“你没有权利向她隐瞒住你的感情的变化啦；也许当她知道了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之后，不愿意做你的妻子啦？”“废话！废话！”他回答，“这些都是诡辩，可耻的矛盾，自

欺的意识；我没有权利不守自己的信约，就是这婚约啊。好，就这样的……那末我离开这里了，不等和她见面……”

但是想到这里里维诺夫的心苦楚地僵悸了，他冰了，——肉体的冰冷，——一阵倏忽的寒颤掠过他的周身，他牙齿轻轻打战。他伸一伸腰，打个呵欠，好象发疟疾一样。他的思想并不停留在最后的一句话上面，反而压住它避开它，复开始苦恼地惊奇着诧异着，怎样他能够再……再爱上了这腐化的庸俗的女人，她的环境全是可憎可恨的。他试问自己："多无谓，你真的爱她么？"而只有失望地绞扭着双手。他兀自惊奇着诧异着，看哪，在他的眼前，好象从轻柔馥郁的薄雾中浮出那诱惑的模样，光辉的眉黛掀起，奇异的眼光温柔地不可抵御地刺入他的心坎，柔和甜蜜的声音好象在他耳朵边唱，那晶莹的肩膀，这青年皇后的肩膀，散发出骀荡的清鲜与暖气……

黎明时分，在里维诺夫的心中终于酿熟了个主意。他决定当天动身去迎接泰雅，并且最后一次去看薏丽娜，如果没办法，便把全盘真情告诉她，——永远地离开她。

他把行李都整理好包扎好，等到十二点钟去看她。但是一望见她的垂帘半掩的窗户，里维诺夫的心便崩涣了……他提不起勇气走进那旅馆。他在历犀顿泰勒林荫道来回走了一趟、两趟。"里维诺夫先生，天气好！"忽然听到一个讥刺似的声音，从一辆疾驰而过的单马双轮车上招呼他。里维诺夫抬起眼睛来，望见赖米罗夫将军，坐在M公爵——一位著名的猎手和英国式马车和驹马的爱好者——的旁边。公爵赶着车子，将军靠在一旁，露齿笑着，帽子高高地提在手里。里维诺夫向他鞠躬，同时，好象听从了一个秘密的嘱咐，急急跑到薏丽娜那里去。

她在家。里维诺夫通报进去；她立刻便接见他。当他进去的时候，她站在房间的中央。她穿着一件袖口很宽的早晨便服；她的脸，和头一天一样苍白，但是没有那时的新鲜，显露着劳倦；她用来欢迎来客的乏力的微笑，更足以清楚地示明这表情。她和蔼地伸手给他，但是好象失魂落魄似的。

"谢谢你来的好意，"她开始用一种幽怨的声音说，沉到一只低椅子里去。"今天早晨我不大舒服；昨晚没睡好。怎样，你对昨晚的事情怎样说？我对么？"

里维诺夫坐下来。

"我到你这里来，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开始说。

她立刻坐起来转过身子；她的眼紧盯着里维诺夫。

"怎么啦，"她喊道。"你白得象死人一样，你病了？什么事啦？"

里维诺夫迷乱了。

"我？薏丽娜·巴夫洛夫娜？"

"你得到什么恶消息么？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不是？告诉我，告诉我——"

里维诺夫反过来望着薏丽娜。

"我没有得到恶消息，"他费力地说，"但无疑地是碰着了一桩不幸的事，一桩大不幸……就是这不幸驱使我来你这里的。"

"一桩不幸？什么不幸？"

"啊，……就是——"

里维诺夫想说下去……可是不能。他只是把两只手捻得很紧，弄得骨节格格地响。薏丽娜身子俯向前面，好象变成石块。

"哦！我爱你！"终于从里维诺夫的胸口吐出一声低低的呻吟，他把头转过去，好象要藏住他的脸似的。

“什么，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薏丽娜也说不完她的话，把背靠到椅子上去，用双手蒙住眼睛。“你……爱我。”

“是的……是的……是的，”他痛苦地重复着。头更加转开去。

房间里一切都阒然无声；一只误飞进来的蝴蝶夹在窗帘和玻璃中间，挣扎着，拍着翅翼。

还是里维诺夫先开口。

“这就是，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开始说，“这就是降临到我身上的不幸……我应该早就看到事先趋避的，假如我此次没有象在莫斯科时候那样也立刻被卷入了漩涡。好象命运要假你的手强迫我再受一次折磨，这照理不该再有了的折磨……我挣扎着，……我试想挣扎；但是当然一个人是逃不开命运的。我来告诉你这一些，是要把这……这悲喜剧立刻加以结束，”他以一种新的羞惭和痛苦的激动说。

里维诺夫又静默了；蝴蝶仍同刚才一样地在挣扎。薏丽娜的手没有从脸上移开。

“你不会弄错么？”从无血色的洁白的手底下漏出来的低微的声音。

“我没有弄错，”里维诺夫以重浊的声音回答。“我爱你，因为除了你我没爱过谁。我不是来责备你的；这是太傻了；我也不来告诉你说假使你用另一种态度对待我，也许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当然，我自己才该埋怨，我的自信毁了我；我该受罚，而你是预料不到的。当然你没有想到假使你不痛切感到你自己对我的过错，——假想的过错——想把它加以补偿，这于我也许更少危险些……但是做错了的事收不回的，我只想把我的情景对你说个清楚；象这样已够苦了……但是至少，如你所说，我们中间

没有什么误解，我希望我的自白的坦真，可以略为抚平你的委屈感情，这感情在你无疑地是免不了的。”

里维诺夫眼也不抬地说了这些话，但是即使他望着薏丽娜，他也看不见她脸上起什么变化，因为她和先前一样地拿手遮住。此际，她脸上的表情也许会使他惊异的，这上面交集着又惊又喜，一种幸福的无奈和激动；她的眼，在低垂的眼皮底下，发着幽辉；徐缓的断续的呼吸吹凉了她的好象干渴似的微微翕开的嘴唇。

里维诺夫静默了，等待着回答，有什么声音么？……没有！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他再往下说，“跑开去；我是来和你辞行的。”

薏丽娜慢慢地把手放在膝上。

“但是我记得，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开始说；“那……那位你对我说起过的女人，她不是要来这儿么？你不是在等她么？”

“是的，但是我要写信给她……要她在半路上停留，……比方在海得尔堡那种地方。”

“啊？海得尔堡……是的，那儿很美……但是这样你的全部计划打翻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的确没有想得太夸张么？*et que ce n'est pas une fausse alarme*（这不是虚惊么）？”

薏丽娜柔和地，几乎是冷淡地，略略停歇地说，眼向窗口望去。里维诺夫没有回答她最后的问话。

“只是，为什么你要提起‘委屈’？”她继续说下去，“我并不觉得委屈……哦，不！假使我们中间有谁该责备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你；不是单只你一个人……记着我们上次的谈话，你可以相信应该责备的不是你。”

“我从来不怀疑你的宽宏。”里维诺夫在牙齿缝里讷讷地说，“但是我很想知道，你赞同我的意见么？”

“离开？”

“是的。”

薏丽娜仍朝窗看。

“最初一下子，你的意见在我看来是早熟了一点……但是现在我把你所说的再想了一遍……倘使你真的没有错，那末我以为你应该离开。这样比较好……对你我都比较好。”

薏丽娜的声音愈说愈低，她的话愈来愈慢了。

“赖米罗夫将军，当然，也许会注意到，”里维诺夫正想说下去……

薏丽娜的眼睛又低下去了，有什么奇异的在她唇边颤动，颤动而复消失了。

“不；你没有懂得我的意思，”她打断他的话。“我并没有想到我的丈夫。为什么我要想到他？而且也没有给他可疑的地方。但是我再说一句，在我们中间分离是必要的了。”

里维诺夫捡起帽子，原先就掉在地上的。

“什么都完了，我必得走。”他想。“那末只剩下和你说句告别的话了，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高声地说，忽然又觉得一阵剧烈的痛苦，好象是在预备宣读自己的判决词似的。“只希望你不记得我的坏处，如果异日我们再——”

薏丽娜又打断他。

“等一等，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还不能和我告辞，这样太匆促了。”

里维诺夫动摇了。但是燃烧般的痛苦又在他的心里以加倍的猛烈爆发了。

“但是我不能再留，”他喊道。“为什么？为什么把这痛苦延长呢？”

“还不能和我告辞，”薏丽娜再说一遍。“我一定要再见你一次……又是一个莫斯科式的无言的分别——不，我不要。你现在可以回去，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给我一句话，你在未曾再度见我之前不离开。”

“你要这样？”

“我一定要，假使你不别而行，我永远都不原谅你，你听见么？永远都不！”——“奇怪呢！”她又好象在对自己说：“我不相信我是在巴登……我仍然感觉到我是在莫斯科……现在，走吧。”

里维诺夫站起来。

“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说，“给我手。”

薏丽娜摇摇头。

“我告诉过你我不要和你告辞……”

“并不是为告别而要求的。”

薏丽娜正想伸手给他，但是望一眼里维诺夫——自从他说这番自白之后，她还是第一次望他——又缩回去。

“不，不，”她低声说，“我不给你手。不……不。现在走。”

里维诺夫一鞠躬离开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薏丽娜拒绝他最后的友谊的握手……他不知道她害怕的是什么。

他走开了，薏丽娜重又沉到圈椅里，把手蒙住眼睛。

# 十七

里维诺夫并不回家；他跑到山里，走进蓁密的树丛中，脸孔朝下扑倒在地上，在那儿躺了一个钟头左右。他不感觉到苦楚，没有哭；他陷入一种重压的难堪的麻痹中。他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这难受的创痛和虫啮般的空虚，他本身的空虚，周围一切的空虚，到处的空虚……他没有想薏丽娜，也没有想泰雅娜。他只觉得：一个打击落下来了，生命好象绳子一样松散成两股，他的一切落入了一个冰冷的不熟识的抓握中，被牵着走。有时候仿佛一阵旋风扫到他身边，他感觉到它的迅速的旋涡和它的黑色的翅翼不规则的扑打。但是他的决心并没有动摇。留在巴登……这简直不用提。想象中他已经走了，已经坐在轰隆轰隆喷着烟的火车里，驰向静谧的死寂的远处。他终于站起来，头靠在一株树上，呆着一动也不动；只有一只手完全无意识地抓住一茎凤尾草的叶尖，韵律地摆摇着。一阵走近的脚步声使他从麻痹中醒过来：两个烧炭人，肩上负着巨袋，走下陡斜的小路。“这是时候了！”里维诺夫轻轻说，跟着烧炭的走回城里，折到火车站，打一个电报给泰雅娜的姑母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在这电报里他告诉她他马上要离开，指定海得尔堡雪兰窦旅馆作会晤的地方。

“要结束，便赶快结束，”他想；“用不着挨到明天。”于是他跑到赌厅里去，以索然寡味的好奇心凝视着两三个赌客的脸，老远

地望一望苹达舍夫丑陋的头颅的背影，注意一下比须察金的无可指摘的面相，复在走廊上等了一会儿，他不慌不忙地动身到薏丽娜家里去。他并不是受了不克自持的偶然冲动的影响去的；当他打定主意要离开，他也打定主意要实践他的诺言，再去看她一次。他在看门人不留心的当儿走进旅馆，跑上楼梯，什么人都没碰到，他也不在房门上敲一下，机械地推开了它，走进房里。

房里，在同样的圈椅上，穿着同样的衣服，和三个钟头之前完全同样的姿势，坐着薏丽娜……显然她坐在那里不曾换过位置，这许久工夫中不曾动弹。她慢慢地抬起头来，只见是里维诺夫，周身打一阵寒颤，用手抓住椅圈，轻轻说，"你吓了我！"

里维诺夫以无言的迷惑望着她。她脸上的表情，黯然无光的眼睛，使他惊异了。

薏丽娜装出一个勉强的笑，理一理她蓬乱的鬓发。"没关系，……我真的不知道……我想我坐在这里睡着了。"

"我请求你原谅，薏丽娜·巴夫洛夫娜，"里维诺夫开口说。"我没有通报一声便走进来……我要履行你认为合式的要求。我今天要走了——"

"今天？但是我记得你对我说过你要先写一封信——"

"我已打去一份电报。"

"啊！你觉得你必得赶紧才行。你什么时候走呢？我的意思是，几点钟？"

"晚上正七点。"

"啊！七点钟！那末你是来辞行的么？"

"是的，薏丽娜·巴夫洛夫娜，来说声再会。"

薏丽娜静默了一下。

"我应该感谢你，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来这里也许不容

易。”

“是的，薏丽娜·巴夫洛夫娜，确乎不容易。”

“就一般而言，生活都是不容易的，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怎样想？”

“这要看什么人……薏丽娜·巴夫洛夫娜。”

薏丽娜又静默了一会儿；她好象沉入思索中。

“你来了，证明了你对我的爱，”终于她说，“我谢谢你。我也完全赞成你要把一切愈早愈好地加以结束的决心……因为任何的延缓……因为……因为……我，就是你曾经骂过她是一个反复无常者，一个女戏子……是个，我想，你叫我什么啦？……”

薏丽娜急速地站起来，坐到另一把椅子里，头伏下来把脸和手靠在桌子的边缘。

“因为我爱你……”她在紧握的手指缝中喃喃地吐出来。

里维诺夫倒退了几步，好象有人兜胸打了他一拳似的。薏丽娜沮丧地把头转过去，好象这一次是她要躲开他，藏起她的脸来似的，于是又靠在桌上。

“是的，我爱你……我爱你……你知道的。”

“我？我知道的？”里维诺夫终于说；“我？”

“现在你总可以知道了，”薏丽娜往下说，“你当然一定要离开了，慢一步都不行……对于你我双方，都不能延迟，这是危险的，这是可怕的……再见吧！”她接着说，激动地从椅子上站起，“再见！”

她朝她的梳妆室的方向走了几步，把手伸向背后，在空中作了一下急遽的动作，好象在摸索里维诺夫的手，和他握别似的；但是他如同一段木头站在老远，……她又说了一次，“再见，忘了我吧，”于是头也不回跑开了。

房中单留下里维诺夫一个人，但是他仍然回不过意识来。终于他清醒了，急速地跑到梳妆室的门边，唤着薏丽娜的名字，一遍，两遍，三遍……他的手已经按在门钮上面了……外面门廊边传来赖米罗夫宏亮的声音。

里维诺夫把帽子扳到眼沿，走到楼梯跟前。温文尔雅的将军正站在瑞士管门人的小屋子前面，用拙劣的德语向他解释说他明天要租一辆马车，租一整天。将军望见里维诺夫，又把他的帽子举得不自然的高，又想和他说一句"天气好"；他显然是在取笑他，但是里维诺夫无心管这些。他勉强向赖米罗夫回了一个礼；跑回自己的寓所，一动不动地站在包扎好的上了锁的箱囊的前面。他的脑在转着转着，心好象琴弦在振动。现在该怎么办？他也曾预料到这一层么？

是的，他曾预料到它①，虽则粗看不近情理。它好象雷霆般地殛了他，可是他曾料到它，虽则不敢承认它。再者，现在他什么都不能确实知道。他心里一切都错杂混乱了；他失去了思想的线索。他记起了莫斯科，他记了起来，那时候"它"也是这样象暴风雨般地袭击了他。他呼吸都闭塞住了。喜悦，一种莫能慰藉的绝望的喜悦，折磨并撕毁他的心。地上的一切换不到这在薏丽娜真不该说却又说了出来的话……可是，这话却换不到他所下的决心。和先前一样，这决心没有动摇；好象铁锚般坚定。里维诺夫又失去他思想的线索了……是的；但是他仍然把握着自己的意志的，他摆布自己好象摆布一个由他作主的别人。他按铃喊了旅馆侍者，叫他开账单来，吩咐替他在傍晚的行李马车上定一个位置；他是有计划地把一切后退的路都割断了。"虽死不辞！"他喊，如同上一个不寐的夜晚所说的一样；这句话好象特

① "它"指薏丽娜的自白，"她爱他"的自白。——译者

别合他的口味。“虽死不辞!”他重复着，在房间里慢慢地踱来踱去，只是很难得有几次，他无意识闭上眼睛，屏住呼吸，于是那些话，薏丽娜的话又潜入他的灵魂，使他燃烧。“显然一个人不会爱两次的，”他想；“另一个生命来就你，你也接受了它——而你不能彻底净除那些毒素，你永远是藕断丝连！恰是这样；但是这证明点什么？幸福……这可能么？你爱她，姑且这样假定……而她……她也爱你……”

但是想到这里他又不得不振作自己。犹如一个黑夜的旅人，看见眼前有一点火光，生怕迷路，眼睛便一刻都不移开它！里维诺夫正是这般情形，他继续地把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单独的一点，单独的目标上。跑到他未婚妻的身边，也不一定要到他未婚妻的身边(他试想不去想她)，只要跑到海得尔堡旅馆的一个房间里，这就是站在他面前的固定不移的引路的火光。以后怎样，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一桩事是决不庸疑虑的，他不再回来。“虽死不辞!”他说了第十次，于是看一看时钟。

六点一刻！还有多久的等待！他又走来走去。太阳快要西沉了，树林上面的天色一片绛红，黄昏的红辉照在渐渐黑暗的房间的长窗上。突然，里维诺夫好象听见他身后的门轻轻地急速地开了，复又急速地关上……他回过头来；靠门边，裹在一袭黑色长袍里，站着一个女人。

“薏丽娜，”他喊，惊讶地握着手……她抬起头来，扑跌在他的胸头。

两小时后他坐在房间中的长椅上，他的箱子放在一只角落，打开了，里面空的，桌上，在乱七八糟地堆着的东西中间，放着一封泰雅娜寄来的信，他刚收到的。她在信中告诉他说，她决定赶

快离开德累斯顿，因为她的姑母的健康完全恢复了，又说假使没有什么事情多耽搁，她们俩在第二天十二点钟便可以到巴登，希望他到火车站来接她们。里维诺夫已经替她们在自己住的旅馆里定好了房间。

当夜他写了一封信给薏丽娜，第二天早晨他接到她的回信。"早迟，"她信中写着，"一定得这样。我再把昨晚说过的话向你讲一遍：我的生命在你的手里，你高兴怎样就怎样。我不想阻止你的自由，但是让我说，假使必要的话，我可以抛开一切，跟你到地角天涯。我们明天再见，不么？——你的薏丽娜"

信中最后这两个字笔迹写得很大，很粗，很坚定。

## 十八

八月十八日正午十二时，火车站月台上的人群中，夹杂着里维诺夫。一会儿之前，他碰见薏丽娜：她同着她的丈夫和另一个年纪较大的男子，坐在一辆无篷的马车里。她瞥见了里维诺夫，里维诺夫觉得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模糊的东西掠过；但是她立刻用太阳伞遮住了。

自从上一天来他起了一种奇异的变化——在他全部的形貌上，动作上，和他的颜面表情上；真的他自己觉得是另一个人了。他的自信消失了，他心头的平静消失了，他那对于自己的尊敬也消失了；他先前的心境，也一丝不留。最近的不可消抹的印象遮隐了其他的一切。一种素不相识的感情到来，强烈的，甜蜜的——而又邪恶的；这神秘的不速之客闯进他的最内部的心的神殿，占据了它，一声不响地安顿下来，施威作福的，好象是这新宅的主人。里维诺夫不再惭愧了，他是怕；同时又生了一种铤而走险的顽强的胆量：凡是被俘虏的，被征服的人们很能知道这种矛盾的感情的混合；偷儿在第一次盗窃之后也可以领会到一点这样的心境。里维诺夫是被征服了，突然被征服了……他的廉耻哪儿去了？

火车迟到几分钟。里维诺夫的悬待变成了煎熬的痛苦；他不能安安稳稳地站在一个地方，苍白得象死人一样，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天哪，"他想，"假如再有二十四个钟头便好，"……

他看泰雅的第一眼，泰雅的第一眼看他……使他的心中充满了恐怖……这就是他必得冲过的难关……以后呢？以后……由他吧，怎样都好！……现在他不能多有所决定，不能对自己有所保证。昨天那句话又痛苦地闪过他的脑际……里维诺夫就是在这样心境之中去迎接泰雅的……

终于一阵悠长的汽笛声响了，越来越响的沉重的隆隆的声音可以听见，火车转了一个弯，便来到眼前了。人们抢着迎上去，里维诺夫跟着他们，好象判了罪的囚犯，拖着脚步。人们的脸，女人的帽子开始从车厢中出现了，在一个窗口中一块白手帕闪耀着……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在摇着手帕和他打招呼……事已如此，无可幸免的了，她看见了里维诺夫，里维诺夫也认得是她。火车停了；里维诺夫跑到门边，打开它；泰雅娜站在她姑母的旁边，欣然色喜地笑着，伸手给他。

他扶她们下了车，说了几句含含糊糊的没说完的欢迎的话，便开始忙起来，拿了她们的票子，接过她们的行囊，替她们拿衣服，跑去找一个脚夫，喊一辆接客马车；别的人们也在他的身边忙乱着。他很高兴他们的在场，他们的喧叫，和高声的谈话。泰雅娜稍稍退在一旁，仍然微笑着，安静地等待着他那慌张料理的结束。在另一方面，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却站都站不稳；她不相信她终于到了巴登了。

她突然叫起来，“啊，伞呢？泰雅，我们的伞呢？”全然没想到它们被紧紧挟在臂下；于是她开始和一位在海得尔堡到巴登的一段路上结识的妇人高声道别，告别了很久。这位妇人并非别人，便是我们的老朋友苏亨戚珂夫夫人。她是为了礼敬谷柏廖夫到海得尔堡去的，带了许多“指示”回来。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穿一件相当特别的条纹花钟式衣服，戴一顶菌伞式的圆形旅行

帽，帽子底下簇着剪得短短的蓬乱的白头发；她又短又瘦小，因为旅途的劳顿，脸有点发红，不住地用尖锐刺耳的俄语说话……她立刻便成了被人注意的目标。

终于里维诺夫请她和泰悌安娜上了马车，自己坐在她们的对面。马开始跑了。于是又是一番问讯，一番握手，交换一番微笑和欢迎……里维诺夫松了一口气；这最初的瞬间过得很满意。显然，他身上，没有什么给泰雅怀疑的；她正和从前一样地明朗地信赖地望着他，爱娇地红起脸，温良地笑着。他终于打定主意看她一眼；——直到这时候，他眼睛还不肯听命——不是偷偷地粗忽的一瞥眼，而是直接坚定地望着她，他的心被一种不由自己的情绪激动了：这正直坦白的脸庞的宁静的表情给他以深知疚戾的痛苦。“啊，你来了，可怜的孩子，”他想，“你，我所渴待的，赶来了，你，我曾期望和你偕老的，你来了，你相信我……而我……而我……”里维诺夫低下头；但是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不容他有默想的时间；她的问题雨点般打过来。

“这座有圆柱的大房子是什么啊？他们在哪儿赌博的？前面来的是谁啊？泰雅，泰雅，看哪，怎样的硬裙子啊！这又是谁呢？我想他们大半是巴黎来的法国人？天哪，何等的帽子？这里也和巴黎一样什么都买得到的么？但是，我想，一定样样异常贵，是么？啊？我认识了一位这样有见识的妇人！你认识她的，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告诉我她在一个俄罗斯人家里碰见过你，那一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聪明人物。她答应来望望我们。她多么狠地痛骂那批贵族——骂得真好！那位灰白胡子的绅士是谁啦？普鲁士王么？泰娜，泰娜，看，这是普鲁士王。不？不是普鲁士王，是荷兰公使么，你说？我听不见，车轮嘎嘎地太闹了。啊，多美丽的树！”

“是的，美丽的，姑姑，”泰雅答应着，“而且这里的一切多么苍翠，多明净多快乐！是么，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哦，明净，快乐，……”他从牙齿缝里吐出回答。

马车到了旅馆前面停住，里维诺夫领两位客人走进预先定好的房间，答应她们在一个钟头之内回来，便跑到自己的房里去。一跨进那儿，他立刻好象又着了刚才已经镇伏了一下的魔咒了。这儿，在这房间，上一天，薏丽娜君临着，一切都好象替她说话，甚至空气里都保留着她光临过的秘密的踪迹……里维诺夫又觉得变成她的奴隶了。他把藏在胸口的薏丽娜的手帕抽出来，压在嘴唇上，炽热的记忆，那微妙的毒液流过他的脉管。他觉得现在是不能回头了，没有选择了；被泰雅娜唤醒的痛苦的感情象落入火里的雪片般消融了，良心的谴责也消灭了……消灭得干干净净，连那种不安的感情也平静下来了，虚伪——他心中暗暗存在的——于他也不再引起恶感……爱，薏丽娜的爱，这就是他目前的真理，义务，良心……聪明谨慎的里维诺夫简直想都不想如何逃出这在他仅微微感到可怕和丑恶的地位，好象和他痛痒无关的一样。

一个钟头还没有过去，这两位新来的女客人便喊侍仆来请里维诺夫了，她们要求里维诺夫在公共客厅里会见她们。他跟着来人走去，只见她们都已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她们都表示说要立刻出去见识一下巴登，因为天气是那么好。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尤显得焦急不安；当她听到说“寒暄厅”前的流行散步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甚至有几分着恼了。里维诺夫搀住她的手，于是这观光典礼开始了。泰雅娜和她姑母并肩走着，很感兴味地望着四周；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继续她的询问。轮盘赌的场景，尊贵模样的赌客，——倘使她在别的地方碰到他

们，准会把他们当作内阁大臣的——迅速移动的铲子，绿台面上的大堆金银，赌迷了的老妇人，涂脂抹粉的妓女们，这些使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呆得说不出话；她简直忘记了她应该感觉到一种道德的义愤，只是眼睛张得很大，身体不时震颤，呆看着呆看着，惊奇于每一次的输赢……象牙球嗖然落入盘底的声音震撼了她的骨髓，直到她回到露天底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之后，她才神智恢复过来说这种碰运气的赌博是贵族的不道德的发明。里维诺夫的唇上浮着一种固定的不愉快的微笑；他说话断断续续地懒洋洋地好象他厌倦了，不耐烦了，……但是他转过头来望一望泰雅娜，便暗暗地困恼了；她在注意地望着他，表情中好象在问她自己，她给他的印象怎样。里维诺夫忙和她点点头，她也同样点头回答他，仍然疑问地，用一种紧张的力量望着他，好象他离开得比实际位置更远似的。里维诺夫领这两位女客人离开"寒暄厅"，经过"俄罗斯树"——那里已经坐着两位俄罗斯贵妇人——走向历犀顿泰勒林荫道。他刚折入这条大道，便远远地看见薏丽娜。

她伴着她的丈夫和坡图堇迎面走来。里维诺夫脸白得象一张纸；可是他并没有放慢脚步，当他和她相值的时候，他默默地打了一个躬。她也礼貌地，冷峻地向他鞠躬，迅速地瞥了泰雅娜一眼，溜过去了……赖米罗夫高高地举起帽子，坡图堇喃喃地说了些什么。

"这位贵妇人是谁？"泰雅娜突然问。在这之前她简直没有开过口。

"这位贵妇人？"里维诺夫重复着她的话，"这位贵妇人？是赖米罗夫夫人。"

"她是俄国人么？"

“是的。”

“你在这里和她认识的么？”

“不，我早就认识她。”

“她多美丽！”

“你注意到她的服饰么？”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插话。“只要她那副绣花带的卖价，便足够十个家庭一年吃用。和她一起的是她的丈夫么？”她向里维诺夫问道。

“是的。”

“他一定非常有钱的，我想？”

“真的，我不知道；我不这样想。”

“他是什么官职？”

“将军。”

“她的眼多美！”泰雅娜说，“它们的表情多奇异：又深思又犀利……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的眼睛。”

里维诺夫没有回答；他好象觉得泰雅娜疑问的眼光又落在他的脸上，但是他错了：她在望着自己的脚，望着路上的砂。

“天哪！这人妖是谁？”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指着一辆低篷的游览马车，突然喊道。车里面，一位红头发狮子鼻的女人，服装非常华丽，穿一双淡紫的袜，恬不知耻地斜倚着。

“这人妖！什么，这是著名的科拉小姐。”

“谁？”

“科拉小姐……巴黎姑娘……明星。”

“什么？这狮子狗？但是她丑得要命！”

“这可并不妨害其为明星。”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只能惊愕地摊开双手。

“哎，这样的巴登！”最后她说了这样一句。“可以在这椅子

上坐坐么？我累了。”

“当然可以，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这椅子就是给人家坐的。”

“啊，真的么，倒不知道！但是在巴黎，有人告诉我，沿大街也有椅子，可是不便坐。”

里维诺夫没有回答她的话；此刻他只想着，离开他脚前两步，便是前天和薏丽娜解释和她决定一切的地点。于是他记了起来，今天他注意到她的靥上有一抹红晕……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颓然落到椅子上，泰雅娜坐在她的旁边。里维诺夫仍旧站在路上；在泰雅娜和他的中间——是否只是他的幻觉呢？——好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知不觉地，逐渐地。

“啊，她是一个坏女人，一个十足的坏女人！”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大声说，悲悯地摇摇头；“嗳，以她的服饰的钱，你可以养活不只十家——一百家人。你看到她的帽子底下，红头发上面戴着钻石么？我起誓，白天戴钻石！”

“她的头发原来不红，”里维诺夫说；“她把它染红的——现在流行这样。”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又只能感慨万分地摊开一双手；她简直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了。

“哎，”她终于说，“在我们住过的德累斯顿，人们还不至于堕落到这样的地步。那里离巴黎稍微远一点，多少远一点，就是这缘故。你不这样想么，格里哥利·密哈里奇？”

“我不这样想？”里维诺夫回答。同时他想，“究竟她在说些什么啊？……”“我？当然……当然……”

说到这里，他听见一阵缓慢的脚步声，坡图堇走到椅前。

"您——好，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他微笑着点点头说。

里维诺夫立刻握住他的手。

"您——好，您——好，索尚·伊凡尼奇。我想我刚才碰到你和……刚才在大街上？"

"是的，是我。"

坡图堇礼貌地向坐在椅上的两位女客人打躬。

"让我给你介绍，索尚·伊凡尼奇。她们是我的老朋友兼亲戚，刚到巴登的。""坡图堇，索尚·伊凡尼奇，我们的同胞，也是暂住在巴登的。"

她们两人都站起来。坡图堇又是一番打躬。

"这里是五方杂处的烟花地。"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开始用纤细的声音说；这位好心肠的老妇人是很容易和人亲热的，但是她先想保持她的尊严。"谁都当作一个愉快的义务，来这里盘桓一下。"

"巴登是一个愉快的地方，当然啦，"坡图堇回答，斜看了泰雅娜一眼，"一个很愉快的地方，巴登。"

"是的，但是就我的管见所及，只是太贵族化了一点。你知道她和我在德累斯顿——一个美丽的城市——住了不少时候；但是这里简直是五方杂处的烟花地。"

"她很高兴咬文嚼字，"坡图堇想。"你说得完全不错，"他高声说，"可是在另一方面这里的景物是再美丽不过的，这风光在别处是找不到的。尤其是你的旅伴，她一定能赏识它的好处的，是么，小姐？"这一回他直接向泰雅娜说话。

泰雅娜抬起她的大而湛净的眼，望一望坡图堇。她好象是迷乱了。要她怎么啦，为什么里维诺夫在她初到的第一天便把她介绍给这位素不相识的男子，虽则瞧他的脸相也还聪明和蔼，

态度也诚恳，他亲切地在望着她。

“是的，”她终于说，“这里很美丽。”

“你们应该逛一逛古堡，”坡图董继续道，“我特别劝你们坐车到——伊堡去。”

“到萨克逊的瑞士——”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正开始说。

管乐的声音从大街上飘送过来，这是拉斯泰特（一八六二年，拉斯泰特仍是普鲁士联邦的一个城堡）来的普鲁士军乐队，在天幕下开始演奏每周一次的音乐会。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站起来。

“音乐！”她说，“音乐，*à la Conversation*(在寒暄厅)！……我们，去那儿。现在四点钟了……是么？现在时流人物都到了么？”

“是的，”坡图董回答，“这是时流人物顶多的时候，音乐极好。”

“那末，我们不要迟留。泰雅，来。”

“允许我奉陪你们么？”坡图董问，这使里维诺夫相当惊奇；他脑子里简直想不到是薏丽娜叫坡图董来的。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露着牙齿笑。

“非常荣幸——默宜……默宜——①”

“坡图董，”他喃喃地接口说，就把自己的手递给她。

里维诺夫挽着泰雅娜。他们两对朝寒暄厅走去。

坡图董继续和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谈话。里维诺夫走着，一句也不开口；有两次，并没有什么原因，他微笑着，轻轻把泰雅娜的臂压着他自己的。这动作中有着虚伪，泰雅娜对它也没有什么反应，里维诺夫自己也觉到这是虚伪。这动作并不能表

① 她想说一个法国字“先生”，读音不高明。——译者

示两个彼此相许的交融的灵魂的相互的信赖，而是一种暂时的替代品——替代他找不到的话。这不曾言明的芥蒂在他们中间开始增长了，加强了。泰雅娜又留意地专注地望着他。

当他们四人在寒暄厅前面的一张小桌子的周围坐下来的时候，情形还是一样，所不同的就是在人群的嘈杂喧嚣中，在音乐的呜呜叫吼中，里维诺夫的沉默似乎比较说得通一点。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非常兴奋；坡图堇几乎来不及回答她的问话，满足她的好奇心。侥幸了他，在流动的人群中突然出现了身材瘦小的眼睛老是要爆出来的苏亨戚珂夫夫人。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立即认得是她，请她来桌边，要她坐下，于是谈话的狂飙卷起来了。

坡图堇回头朝着泰雅娜，开始用一种温柔的低声下气的声音和她谈话，他的带着亲切的表情的脸微微侧向着她；她呢，自己也奇怪，自由舒畅地回答他；她很高兴和这位陌生人，这位局外人谈话，同时里维诺夫仍和刚才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唇边浮着固定的令人不愉快的微笑。

晚餐时间到了。音乐停止了，人群稀散。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和苏亨戚珂夫夫人殷勤道别。她对她怀着极大的尊敬，虽则后来她对她的甥女说："这人真太苛刻；但是她通晓百事，认识很多人；真的，我们在结婚喜筵过后，也得立刻买一架缝衣机。"坡图堇接着也和他们告辞，里维诺夫陪她们回家。当他们走进旅馆的时候，侍者递给他一封信；他闪开一步，赶忙撕开信封。一张小小的香笺上写着这几个字，是铅笔写的："请于今晚七点钟来我这里，只要一分钟，我恳求你。——薏丽娜。"里维诺夫把这封信塞在衣袋里，回过头来，又装上一副笑脸……对谁笑？为什么笑呢？泰雅娜背过脸站着。他们在旅馆的公共餐室

里用晚餐。里维诺夫坐在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和泰悌安娜的中间，一下子他高兴起来，带着奇异的突然的欢乐，谈着，说着故事，替自己和她们斟酒。他的态度是这样潇洒跌宕，使得坐在他对面的留着 *à la Napoléon III*（拿破仑三世式）胡子的从斯德莱堡来的法国步兵队军官，也想插几句嘴，甚至于喝起干杯酒说 *à la santé des belles Moscovites*（祝莫斯科美人们的健康）。晚餐后，里维诺夫伴送她们回到卧室，脸上带几分不快的神色在窗边站了一会之后，突然说他有点事情要出去一下，但是当晚一定回来。泰雅娜没说话；她脸色苍白，低垂着眼睛。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有饭后打瞌睡的习惯的；泰雅娜相信里维诺夫一定知道她姑母的习惯；她希望他利用这机会，陪她坐一会儿，因为自从她到来之后，他没有和她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也没有和她说过一句知心的话。而现在他要出去了！她如何能懂得他的心思？还有，真的，今天他的一切的态度……

里维诺夫不等到挽留，赶快地退出去；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躺倒在沙发上，唉了两三声，便安静地睡着了；泰雅娜走到一只角落里，坐在一把低椅上，双手紧紧地抱在胸前。

# 十九

里维诺夫急速跑上欧罗巴旅馆的楼梯；一个有一张加穆克人狡猾的小脸的十三岁的小姑娘，显然在等候他，拦住他用俄国话说："请往这边走，薏丽娜·巴夫洛夫娜马上就来。"他迷惑地望着她。她微笑了，又说："请这边来，这边来。"领他走进一个小小的房间，便轻轻地带上了门，一下子隐去了。这房间正对薏丽娜的卧室，里面堆放许多旅行的箱箧和提囊。里维诺夫还没有功夫把周围细看，门呀地又很快地打开了，在他的前面站着薏丽娜，穿一身蔷薇色的跳舞服，头发和颈项上饰着珍珠。她直冲到他身边，抓住他双手，一下子说不出话；她的眼睛发光，她的胸口吁喘起伏，好象登了一段高山一样。

"我不能在……那边招待你，"她以急促的轻语说："我们正要动身去赴一个夜宴，但是我非得先要见你一下。……今天我碰到的那一位，我想是你的未婚妻吧？"

"是的，她曾经是我的未婚妻，"里维诺夫说，把"曾经"这两字说得很重。

"我所以要见你一见，就是要告诉你，你应该把自己看作是绝对自由的，昨天所发生的一切并不影响到你的计划。……"

"薏丽娜！"里维诺夫喊着说，"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他说这话很大声，里面蕴含着奔放的热情。薏丽娜不由自主地把眼睛闭上一刻。

"哦，我亲爱的！"她用更轻柔的低声继续说，但是显着不能制驭的热情，"你不知道我多爱你，但是昨天我只是付还我的债，我赎偿我过去的罪愆，……啊！我不能还给你以我的青春，如我所渴望的那样，但是我并不拿什么义务加在你的身上，我并不要求你的任何约言，我亲爱的！你欢喜怎样便怎样，你是和空气一般的自由，你没有受任何束缚，请懂得这一点，请懂得这一点！"

"但是我不能没有你而生活，萱丽娜，"里维诺夫打断她的话，这遭却是轻轻地说；"自从昨天起我是永远地永恒地是你的，……我只能在你的脚边呼吸……"

他低下头来浑身颤栗地吻着她的手。萱丽娜望着他低垂的头。

"那末让我说，"她说，"我也是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我也不顾谁，不顾一切。你怎样决定，便怎样。我也是永远地永恒地是你的。"

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萱丽娜俯身下去，又轻轻地说一次，"是你的，……再见！"里维诺夫在发尖上感觉到她的呼吸，她的唇的接触。当他站直身子来的时候，萱丽娜已经不在这房间里了，只有走廊上衣裾窸窣的声音，远处，赖米罗夫将军在喊："*Eh bien? vous ne venez pas*(嗳？你不来么)？"

里维诺夫坐在一只大衣箱上，手掩住面。一种女性的清新幽洁的芬香粘附在他的身上……萱丽娜曾经握过他的手。"这是太……太……了，"他想。小女孩又跑进房里来，对他的激动的眼光作微笑的回答：

"现在，请你——"

他站起来，走出旅馆。这时候他不能回家去，想都没有想到，他先要定一定神。他的心沉重地不规律地怦跳着；地面好象

在他脚底颤动。里维诺夫复折向历犀顿泰勒林荫道。他知道最后决定的一刹那到了，不能再拖延，再装假，再规避了，和泰雅娜作一番解释是无可避免的了；他可以想象她怎样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在等着他……他可以预想他要对她说些什么，但是怎样开始，怎样启口呢？他把他的正直端方的计划，缜密的井然有条的将来委弃在身后置诸不顾了。他知道他是脚朝上头向下地投到一个不能逼视的深渊里面去了……但是这并没有动乱他的心。事情已经做了，只是怎样去面见他的裁判者呢？假使这裁判者——一位握着火焰的剑的天使——来找他，这对于罪孽深重的心倒舒服些……而现在要他自己把短刀插入自己的胸口……多可耻啊！但是若要回头来放弃那一个，利用别人许给他的自由，认作这是他固有的权利……不，倒情愿死！不，他不愿享有这可耻的自由了……只愿卑躬屈膝到尘埃里，让那双情爱的眼睛来垂青他。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有谁以忧郁的声音在喊，一只手沉重地落在里维诺夫身上。

他不免一惊地回头望，认得是坡图董。

"我请你原谅，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坡图董用他惯常的谦恭口气开始说，"我也许打扰了你，但是，在老远看到你，我便想……可是，如果你不生气……"

"相反，我很高兴，"里维诺夫在齿缝中喃喃说。

坡图堇就傍着他的身边走。

"多可爱的夜晚！"他开始说，"这样温和！你散步得很久了么？"

"不，不久。"

"可是我为什么要问你这句话，我刚才看到你从欧罗巴旅馆

里出来。”

“那末你跟着我么?”

“是的。”

“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的么?”

“是的,”坡图堇重复一句,声音低微得几乎听不见。

里维诺夫停步望一望这不招自来的伴侣。他的脸是苍白的,他的眼睛不安地转动着;他的歪曲的身姿好象笼着古旧的长存的忧郁。

“你有什么特别的话要对我说,”里维诺夫慢吞吞地说,仍向前走。

“啊,如果你允许,……马上就说。假如你觉得没关系,让我们在这椅子上坐坐吧。这样比较方便些。”

“唔,这好象有什么神秘似的,”里维诺夫说,在他的身边坐下。“你好象有点不安,索尚·伊凡尼奇。”

“不,我很好,也没有什么神秘。我特别要告诉你的……是你的未婚妻给予我的印象……她和你订了婚么,我想?……不管是否订了婚,我是指你今天介绍给我的那位女孩子。我应该说在我的一生中从来不曾碰见过比她更可爱的女子。一副黄金的心肠,天使般的品质。”

坡图堇说这番话时仍旧是带着那副苦相愁相,使得里维诺夫纵使不注意也看得出他所说的话和面上的表情不调和。

“你对泰悌安娜·彼得罗夫娜估量得十分准确,”里维诺夫说,“虽则我不能不惊奇,第一点,你应该知道我和她的关系;第二点,你怎能这样迅速便了解了她。她真的是有天使般的品质;但是请容许我问,你便是为了告诉我这番话而来的么?”

“要立刻了解她是不可能的,”坡图堇连忙回答,好象要规避

这最后的问句似的。“只要看一看她的眼睛。她配受世界上一切可能的幸福，谁有造化替她谋幸福的，那人的福气是值得妒羡的！不过希望他能够消受得起这样的福气。”

里维诺夫微微皱一皱眉头。

“原谅我，索尚·伊凡尼奇，”他说，“我还得承认这话来得奇突……我想知道，你的话中有因，是在指我么？”

坡图莑没有立即回答里维诺夫；显然他内心交战着。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他终于说出口来，“除非是我误解了你，不然你定能够听懂这话的真意，不管是从谁的口中，以怎样不讨人欢喜的形式说出来。刚才我对你说过，我看到你从那儿出来。”

“是啊，从欧罗巴旅馆出来。这有什么呢？”

“当然，我知道，你在那儿会见了谁。”

“什么？”

“你会见了赖米罗夫夫人。”

“对啦，我会见了她。下文呢？”

“下文么？……你，和泰雅娜·彼得罗夫娜订了婚，却又去赴赖米罗夫夫人的约会，她是你所爱的……她也爱你。”

里维诺夫从椅子上跳起来；血涌上他的脸。

“这是什么意思？”他终于说，声音中带着激怒：“是开恶意的玩笑？还是侦察？请你费神为我解释。”

坡图莑黯然望着他。

“啊，不要对我的话生气。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不能和我生气的。我并不是为谈这些而来，我现在也没有开玩笑的心思。”

“也许是的，也许是的。我准备相信你来意十分纯良；但是

我还是要请你允许我问一句你有什么权利来管别人的，一个和你不相干的人的私事，私生活，你有什么理由把你自己的……凭空捏造的事实以这样自信的态度说出来？”

“我的捏造！倘使我是凭空想象出来，那你便不应该生气；至于权利，我从来不曾听到过谁看到了一个将要溺毙的人而尚待自问他有没有权利向他伸出援助之手的。”

“谨谢你的剀切的关怀，”里维诺夫怒冲冲地说，“但是我一点也不需要援助，所有一切的老话，比如说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会被社交界的妇女引得堕落啦，时髦社会的不道德啦，类此等等，我都把它们当作滥调，真的，在心中我也简直轻蔑它；所以我请求你收回你的援助之手，让我平平安安地淹死吧。”

坡图董又抬起眼睛望望里维诺夫，他呼吸都窒住了，嘴唇扭搐着。

“但是请看一看我，青年人，”他拍一拍自己的胸脯遽然说，“你能够把我当作一般的沾沾自喜的道德家，说教者，和他们同样看待么？你知不知道倘使不是纯然出于对你的关怀，纵使这感情对我多么强烈，我决不吐露半句话，我决不授你以把柄来责备我不知趣，卤莽——这是我最厌恶的。你看不看得出来，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在你的面前坐着的是一个被热情压碎了的完全毁灭了的老人，从他身受的遭遇可以来救你……而且……也为了同一个女人！”

里维诺夫倒退了一步。

“这是可能的么？你说些什么？……你……你……索尚·伊凡尼奇？那末蓓耳斯基夫人……那个孩子？”

“啊，不要盘问我……相信我！这是一个暗黑可怕的故事，我不来告诉你。蓓耳斯基夫人我不大认识，这孩子也不是我的，

但是我负着这责任……因为……'她'愿意这样，因为这对'她'有必要。为什么我在这里，在你的可恨的巴登呢？啊，事实上，你能够费一刻功夫来想一想我来向你致忠告是出于对你的同情么？我悲悯那位美丽温良的少女，你的'未婚妻'，但是对你的将来，你们两人的将来……我哪里管得了这许多闲是非？我只是担心她……担心她。"

"你对我真是情深意厚，坡图堇先生，"里维诺夫说，"但是，照你说来，我们两人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劝告应用到你自己身上去呢，而我可不可以把你的关怀归之于另一种感情……？"

"妒忌，你的意思是？啊，青年人，青年人，你用这种话来搪塞，避开正题，你应该惭愧；你不知道现在我唇边所说的话是含着多么良药苦口的悲哀，你应该惭愧！不！我的情况和你是不同的！我，我是老了，绝对无危险的可笑的朽材——但是你！这用不到说！叫你和我易地相处，恐怕一秒钟都不肯，不消说是心甘情愿！妒忌么？在一个没有一滴希望的余沥的人是不会有妒忌的，而这也不是我命运中的第一次来忍受这种感情了。我只是担心……替她担心，请懂得这一点。当'她'叫我来找你的时候，我怎能够猜得到那自觉曾经亏待你的心情——她自承有这心情的——会使她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呢？"

"但是原谅我，索尚·伊凡尼奇，你好象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知道，"他转过头去接着说，"我知道她昨天在哪儿。但是现在她是无法遏止的了，好象滚下山来的石块，一直要滚到底。我真是一个大傻瓜，以为凭我的话能够立刻劝阻你……你，当这样的一个女人……但是说得够了。我抑不住我自己的感情，这就是我全部的缺点。而且

说到头，谁知道不会生一点效果，为什么不试试呢？也许你会把我的话重想一番；也许，我的话有几句会渗入你的心，你并不想毁了她连同你自己以及那位无辜的可爱的女子的……啊！不要生气啦，不要跺脚啦！我怕什么呢？我为何不直言？并不是妒忌叫我说话，也不是愤恨……我很可以跪倒在你的脚前，恳求你……可是，再见吧。你不用害怕，这一切都将守着秘密的。我原是为好。”

坡图堇沿着林荫夹道走去，很快便在渐浓的暮色里消失了，里维诺夫也没留他。

“一个黑暗的可怕的故事……”坡图堇对里维诺夫提起一句却又不肯说的……让我们以简略的一言数语来说一遍吧。

八年前，有一次他被上司派遣到莱森巴赫伯爵府邸里做一个临时职员。时候是夏天，坡图堇时常挟着公文案卷赶车到伯爵的乡间别墅去，有时候在那里耽搁上一整天。薏丽娜这时候住在伯爵的家里。她对地位较低的人是从来不骄傲的，至少她对他们不倨慢无礼，伯爵夫人也曾不只一次地责备过她的莫斯科人的好心眼儿。薏丽娜发现这位穿着一排钮扣扣到顶的浆硬的公务员袍服的低级职员是一个聪明解意的人。她时常和他谈天，很高兴和他谈谈……而他，他热烈地深刻地爱上了她，暗暗地……暗暗地！他这样想。夏天过了；伯爵不需要外人帮助了。坡图堇和薏丽娜断了面缘，但是不能忘记她。三年过后，他完全出乎意外地从第三者的手里接到一个请柬，要他去会见一个稍稍有点相识的贵妇人。这位贵妇人起先吞吞吐吐不肯说真话，但是在得到他的誓言说把他所听到的绝对严守秘密之后，她劝他和一个女孩子结婚……一个在社交界有很高地位的女孩子，她有结婚的必要。贵妇人对于这主要的角色简直不大提起，

只答应给坡图堇一笔钱……一大笔钱。坡图堇并没有生气，惊异把他的愤怒的感情掩住了；可是，当然，他斩截地拒绝了。于是贵妇人递给他一封信——薏丽娜的。“你是仁厚的，高贵的人，”信中说，“我知道你肯替我做任何事，我要求你这番牺牲。你能够解救一个我所最爱的人。救了她，也便是救了我……不要问……怎样。我不能对任何人作这样的要求，但是对你，我向你伸手说，‘请为我这样做吧。’”坡图堇考虑了一下说，为了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当然可以多多效劳的，只是他希望她把这项愿望亲口告诉他。这会见在当晚便照办了；谈话并不久，除了那位贵妇人之外也没有别人知道。薏丽娜那时已经不再住在莱森巴赫伯爵家里了。

“在许多人当中你为什么单想到我？”坡图堇问她。

于是她盛称他的优美的品格，但是突然停住了……

“不，”她说，“我得说老实话。我知道，我知道你爱我；所以我想起你来……”接着便把全部真实告诉了他。

艾莉莎·蓓耳斯基是个孤女；她的亲戚都不欢喜她，打算霸占她的财产……眼见她就要破灭了。虽说是搭救她，薏丽娜其实却对于负此责任的男子，就是这时和薏丽娜已发生非常密切关系的那个男子尽了极大的力。……坡图堇，没有说话，长望了薏丽娜一眼，答应了。她哭了，眼泪潸潸地抱住他的头颈。他也流泪了，……但是他的眼泪和她的是完全不同的。秘密结婚的一切布置都早已准备好了，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一切障碍都扫除了……但是病来了……于是一个孩子生下来，母亲服毒死了……这孩子怎么办呢？由坡图堇领去负责抚养，又是从同一个人的手中，从薏丽娜的亲手中接过来的。

一个黑暗可怕的故事……让我们略过去吧，读者，让我们略

过去吧!

当里维诺夫打主意回旅馆去的时候，已经过了一个多钟头了。快要走到旅馆时，他突然听到身后有脚步声。这脚步好象是紧紧地蹑着他，他走得快点，脚步也跟得快点。当他走到路灯底下的时候，回过头来看，只见是赖米罗夫将军。他打着一条白领结，穿一件时式的外套，衣襟敞开，常礼服的钮孔上挂着一行黄金链子的宝星十字勋章，将军是赴晚宴回来，独自个儿。他的眼睛，带着侮辱的意味固执地盯住里维诺夫看，表示着一种轻蔑，一种憎恨，他全身的态度很象是暗示着挑战的气味，使得里维诺夫想，这应该是他的义务，应鼓起勇气去迎见他，面受这“侮辱”。但是当将军和里维诺夫碰面的时候，将军的脸色突然改变了，他的惯常的带几分嬉皮的尔雅温文的表情又浮现了，他的戴上淡紫色手套的手高高地在空中挥舞他的帽子。里维诺夫也默默地向他脱帽，两人各自走开了。

“当然他注意到什么了!”里维诺夫想。

“不见得是他……是另一个人吧!”将军想。

里维诺夫跑进泰雅娜的房间里的时候，她正和她的姑母打皮克①。

“啊，我得说，你真是一个好家伙!”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放下纸牌来说。“我们到的第一天，你便整个晚上溜得无影无踪了！我们等了又等，骂了又骂……”

“我没有说什么，姑姑，”泰雅娜说。

“你真是百般和顺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你羞也不羞，先生!况且你是订了婚的!”

里维诺夫说了些抱歉的话，在桌边坐下来。

① 皮克是一种纸牌戏，三十二张牌，两人对打。——译者

“你们为什么放下牌不打呢？”他静默了一会之后问。

“啊，问得真好！我们只是为了无聊才打牌，为了不知怎么办……而你又不来。”

“假使你们愿意去听听夜晚的音乐，”里维诺夫说，“我很高兴陪你们去。”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望着她的甥女。

“好的，姑姑，我立刻准备，”她说，“但是在家里坐坐不是更好些吗？”

“正如我的意思一样！让我们照莫斯科的老方法用一把茶炊，喝茶，谈一回天。我们还不曾好好谈过呢。”

里维诺夫吩咐把茶端上，但是好好的谈话并不曾到来。他继续不断地觉得良心受苛责；不论他说些什么，他总觉得他是在说谎，而且被泰雅娜看穿了。同时在她的身上却看不出什么变化；她的态度正和往常一样的毫无拘束。……只是她的眼光连一次也不落在里维诺夫身上，只是含着宽容的羞怯瞟他一瞟，脸色比平时更苍白一点。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问她是否头痛。

泰雅娜原要说不痛，但是想了想说，“是的，一点点。”

“这是路上的疲劳，”里维诺夫说，他羞得脸红了。

“是的，路上的疲劳，”泰雅娜跟着说，又瞟了他一眼。

“你应该休息一下，泰雅，亲爱的。”

“是的，我要去睡了，姑姑。”

桌上，放着一本旅行指南；里维诺夫拿起来，高声读着关于巴登四周景物的描写。

“说得一点也不错，”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打断他说，“但是有一桩事情我们不能忘记。有人告诉我这里的苎麻很便

宜，所以我们一定要买一点回去做嫁妆。”

泰雅娜低下头。

“我们正有时间，姑姑。你从来不想到你自己，你应该替你自己买几件衣料。你看这里的人个个穿得多时髦。”

“嗳，我亲爱的！这有什么用？我不是一个漂亮的太太！假如我有你的女朋友那般的漂亮，那又是另一回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女朋友？”

“就是，我们今天碰见的。”

“哦，她！”里维诺夫说，假装着漫然不介意的样子，于是他又觉得可耻而厌恶。“不，”他想，“象这样下去是不可能的。”

他坐在他未婚妻的旁边，同时离开她身边几寸远的地方，在他的衣袋里，藏着薏丽娜的手帕。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到隔壁房间里去转一转。

“泰雅……”里维诺夫费了大劲说。他用这名字叫她，今天还是第一次。

她回过头来朝着他。

“我……我有很要紧的话想对你说。”

“哦，真的么？什么时候？此刻么？”

“不，明天。”

“哦，明天，很好。”

里维诺夫的灵魂忽然充填了无限的慈怜。他握着泰雅娜的手，很卑恭地吻着她，好象一个罪人；她的心微微悸动了，她觉得这一吻不是幸福。

晚上，两点钟的时候，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和她的甥

女同睡一个房间里的。)忽然抬起头来听。

“泰娜，”她说，“你在哭么?”

泰娜没有立即回答她的话。

“不，姑姑，”她温柔地说，“我着了凉了。”

## 二〇

第二天早晨里维诺夫在自己房里靠窗口坐着，这样想："为什么我要对她说呢？"他懊恼地耸耸肩膀：他对泰雅娜说了，只是为了截断自己的一切退路。窗槛上放着薏丽娜的一张便条：她要他在十二点钟的时候去看她。坡图堇的话不住地在他的脑海中萦回，这些话好似地底下的雷声，带着不吉的预兆传到他的耳边。他生气了，但又无法排除它们。有人在敲门。

"*Wer da*（谁）？"里维诺夫问。

"啊！你在家！开门！"他听到苹达舍夫粗嗄的声音。

门钮嘎然响了。

里维诺夫气得脸都发白。

"我不在家，"他尖声地叫。

"不在家？开什么玩笑！"

"我告诉你——我不在家，去吧。"

"很客气！我是来向你借一点钱的，"苹达舍夫嘟囔着。

他走了，鞋跟蹭蹬蹭蹬地走，和平常一样。

里维诺夫真想追上去，扼死这讨厌的家伙。几天来的事情把他的脑筋扰乱了；再来一下，他便要哭出来了。他喝了一杯凉水，自己也说不出理由，把家具上的抽屉都锁起来，跑到泰雅娜的房里。

他发现房里单只她一个人。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到外

边买东西去了。泰雅娜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一本书。她并没有读它，也简直不知道这是一本什么书。她没有动，但是她的胸脯在急速地跳，围在她颈际的白色的硬领明显地有规则地颤动着。

里维诺夫不知所措了……可是，他在她的身边坐下，和她说声早安，对她笑一笑；她也不说话，对他笑一笑。在他进来的时候，她向他行了一个有礼貌的，并不亲密的鞠躬，眼也不看他。他向她伸手，她把冷冰的手指递给他，但是立刻又挣脱开，重新拿起书本。里维诺夫觉得拿无关紧要的题目作谈话的开头，那简直是侮辱泰雅娜，照她平时的习惯，她从不自动要求，不过她全部的表情都好象在说，“我在等着……我在等着……”他一定要履行他的诺言。但是虽则他整个夜晚都没有想旁的事情，可没有预备好第一句开头的话，全然不知道怎样来打破这残酷的沉默。

“泰雅，”他终于开口了，“昨天我告诉过你（在德累斯顿，每逢两人面对面而没有旁人的时候，他总是叫她“您”，但是现在他不想这样叫。）我有点要紧的话要和你说。我准备说，但是我先得请求你不要对我生气，信任我对你的感情……”

他停住了。他透不过气来。泰雅娜依然不动，也不望他；只是把书握得更紧一点。

里维诺夫没有说完第一句话便接着说第二句：“在我们中间一向是完全坦白的；我太尊敬你了，不能对你装假；我要证明我知道怎样尊重你的品格的高贵和磊落的胸怀……虽则……虽则……当然……”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泰雅娜以不疾不徐的声调说，同时脸上变成死人般的灰白，“我来帮你说，你不再爱我了，而你不知

道怎样对我说。”

里维诺夫不由得一怔。

“为什么？……”他说，声音简直低微得听不见，“为什么你这样想？……我真不懂……”

“什么！这不是真的么？不是真的么？——告诉我，告诉我。”

泰雅娜把全身转过来向着里维诺夫；她的鬓发往后梳掠的脸贴近他的脸，她的眼睛，好久来不曾正视过他的，好象要刺透他的眼睛。

“这不是真的么？”她再问。

他没说话，一个字都不脱口。在这个时候他不能再说谎了，虽则他知道她会相信他，而一句谎话就会救了她。他简直受不了她那双眼的逼视。里维诺夫没说话，但是她不需要他的回答，她可以从他的沉默中，从他的凄然若丧的畏罪的眼光中得到回答的，——她背过身去，书从她的手中溜脱了……直到此刻，她还是不确实相信，里维诺夫也知道；他知道她还是不确实相信的——他所做的事是多丑恶，真的多丑恶啊！

他投身跪倒在她的面前。

“泰雅，”他叫道，“假使你知道我见你处在这样的情形中，心里是多么难过，多么可怕地想到我……我！我的心碎成片片了，我不知道我自己，我丧失我自己和你以及一切……一切都破碎了，泰雅，一切！我能够梦想到我……我会给你这样的一个打击么？你，是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护命的天使……我梦想得到我们竟是如此相见，象昨天那样地过日子么！……”

泰雅娜想站起来走开去。他牵着她的衣裾留住她。

“不要走，再听我一会儿。你看我是跪倒在你的跟前，但是我并不要求你的饶恕；你不能够，也不应该饶恕我。我来告诉你

说你的朋友是灭亡了，他陷到泥坑里面去了，他不想连你也拖进去……但是救救我吧……不！就是你也救不了我。我要推开你，我是灭亡了，泰雅，我是无可挽救地灭亡了。”

泰雅娜望着里维诺夫。

“你是灭亡了？”她说，好象不大懂得他的意思。“你是灭亡了？”

“是哟，泰雅，我是灭亡了。一切的过去，一切宝贵的，一切直到现在构成我的生活，都灭亡了；一切都毁坏了，一切都破碎了，我不知道将来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你刚才说我不再爱你了……不，泰雅，我并没有停止爱你，但是一种不同的，可怕的，无可抵御的感情攫住了我，克服了我。我挣扎着抵抗着，而我……”

泰雅娜站起来，蹙拢眉头，她的苍白的脸阴沉了。里维诺夫也站了起来。

“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说，“我也猜得到她是谁……我们昨天碰到过的，是不是？……算了，我知道我现在应该怎样做。因为既然你自己说这感情是无可挽回的……”泰雅娜说到这里停一停，也许她仍旧希望里维诺夫不把这最后的一句话无抗议地通过，但是他没有说什么，“现在只要我奉还……你的婚约。”

里维诺夫低下头，好象俯首帖耳地恭受这该受的打击。

“你有权利对我生气，”他说。“你有种种权利责备我的卑怯……责备我的负情。”

泰雅娜又望着他。

“我不来责备你，里维诺夫，我并不埋怨你。我同意于你：最辛酸的真实总比昨天那种情形好些。如果照目前的情形下去，我们的生活将会怎样！”

“我的生活将会怎样!”里维诺夫的灵魂里起着忧郁的回音。

泰雅娜跑到她卧室的门边。

“我要求你让我独自个儿静一回,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们等一会再见,再谈一谈。事情来得太突兀,我须得仔细想一想……让我一个人……请容纳我的矜持。我们等一会再见。”

泰雅娜说了这话,便急速地跑到房里,随手把门锁起来。

里维诺夫好象迷眩晕厥地奔到街上,在他心的深处隐藏着一种什么黑暗的苦楚的,凡是谋杀人的凶手,该会体味到这种感觉;同时他又好象卸却了一种可憎的负荷,觉得轻松了许多。泰雅娜的仁厚宽宏够诛贬了他,他切肤地觉得他所失去的一切……可是怎样呢?……他的悔恨是搀和着恼怒的;他向慕着薏丽娜,好象这是他唯一的避难所,他恨她了。好久以来里维诺夫的感情一天激烈似一天,一天比一天复杂;这种复杂苦恼了他,激怒了他,他陷入一种混沌的状态中了。他渴求着一桩事,就是不要再在薄暗的半明半晦的境地中徘徊,只要走上一条路,不论什么路都好。象里维诺夫那样的实事求是的青年们是不该被热情带走的,这把他们生活的意义都毁了。……但是“自然”并不顾到逻辑,我们人类的逻辑;它有它自己的理论,这理论,要等到我们在它的轮下被碾碎了的时候,方才会认识它,理解它。

离开了泰雅娜,里维诺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去见薏丽娜;他跑到她的寓所去。但是将军在家,至少是管门人这样告诉他,他不想进去,他觉得他装不得假,于是他慢慢地走到“寒暄厅”去了。里维诺夫的不能装假,在当天碰到伏罗希洛夫和比须察金的时候也明显地表示了出来;他对前者干脆地说他空虚得象一枚鼓,对后者说他使任何人都讨厌得要死;侥幸他没有碰到苹达舍夫;否则无疑地是会演出一场 *grossier scandale* (大闹剧)的。

这两位青年都骇异了；伏罗希洛夫甚至于暗暗问自己，为了他的士官的名誉起见，要不要和他决斗？但是象果戈里小说中的中尉官毕罗戈夫一样，他用面包和牛奶咖啡来镇静了自己。里维诺夫远远地望见穿着条纹花钟式服的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她忙碌地从一家店跑到另家店……他羞于和这位善良的，可笑的却是仁厚的老妇人见面。于是他想起了坡图董，他们中间昨天的谈话……忽然有什么香气吹过来了，一种不可捉摸的却准定不会错的氤霭：假如飘坠的影子也会散出清香，那就没有比这清香更难于捕捉的了，可是他立刻觉得薏丽娜在他的身边，真的，离开他没几步远，她出现了，和另一位太太手挽着手；他们的眼光碰在一直线上。薏丽娜也许在里维诺夫脸上的表情中看出了什么异样，她在一家商店门口站住，商店的橱窗里陈列着几件黑林制造的小木钟，她指着其中的一只，点点头叫他过来观赏这上面画着一只杜鹃的美丽的磁面，对他说，不是低声的，而是好象把一句刚开始的话接着说完似的以平常的声音说，——这样比较不引起旁人的注意——“请你隔一点钟过来，我将单独一个人在家”。

但是在这时刻那位著名的风流少年郎梵尔提先生旋风般扑过来了，开始狂喜地夸赞着薏丽娜的长袍的 *feuille morte*（枯叶）的颜色，以及她歪戴着罩到眼眉边的西班牙帽子……里维诺夫在人群中溜开了。

## 二一

“格里哥利，”两小时之后，薏丽娜坐在里维诺夫的身旁，在一张沙发上，双手搭住他的肩膀说，“你怎么啦，快点告诉我，趁没人在。”

“我怎么啦？”里维诺夫说。“我是幸福的，幸福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薏丽娜眼望着地板，微笑了一下，轻轻叹口气。

“这不能算是回答我的话，亲爱的。”

里维诺夫吟沉了。

“唔，既然你硬要我说，那末，……让我来告诉你。”（薏丽娜眼张得很大，周身微微颤抖。）

“今天我把一切情形都告诉给我的未婚妻了。”

“什么，一切？你提起我吗？”

里维诺夫双手一摊。

“薏丽娜，看上帝面上，你怎能这样想！我会——”

“啊，原谅我……原谅我。你怎样说？”

“我告诉她我不再爱她了。”

“她问起为什么缘故么？”

“我并没隐瞒真情说我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说我们必得离开。”

“啊……她怎样呢？同意么？”

“哦，薏丽娜，她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女子！她完全自我牺牲，完全大度宽容！”

“我并不怀疑，我不怀疑……虽则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并且对于毁了她一生幸福，骗了她，毫无怜悯地离弃了她的我没一声责备，不说一句难堪的话……”

薏丽娜细细地看着自己的指甲。

“告诉我，格里哥利……她爱你么？”

“是的，薏丽娜，她爱我的。”

薏丽娜静默了一会儿，把自己的衣襟理一理平直。

“我得承认，”她开口说，“我不大了解你怎样会想起来把这事情告诉她。”

“我怎样会想起来，薏丽娜！你愿意我说谎，对她——这纯洁的灵魂——装假么？还是你以为——”

“什么都不以为，”薏丽娜打断他的话。“我应该承认说我很少想到她。我不能够同时想到两个人。”

“这是说，你的意思是——”

“那末，后来怎样？她要离开么，这纯洁的灵魂？”薏丽娜第二次又打断他的话。

“我不知道，”里维诺夫回答。“我还要看她一次。但是她不会再住下去了。”

“啊！*bon voyage*（一路平安）！”

“是的，她不会再住下去。但是我现在也无暇想到她，我在想着你对我所说的，你答应过我的。”

薏丽娜斜瞟了他一眼。“忘恩的东西！你还不满足么？”

“不，薏丽娜，我不满足。你使我幸福，但是我不满足，你懂得我的意思的。”

“这就是，我——”

“是的，你懂得我的意思的。请记得你的话，记得你写给我的信。我不能和别人分沾你；不，不，我不能做一个秘密的恋人的可怜角色；不单只是我的一生，我把另一个人的一生也投在你的脚前，我抛弃了一切，我毫不留情毫不惋惜地把一切都扑成齑粉；但是在别一方面我信任你，坚决地信赖你，相信你会守你的约言，把你的命运和我的永远联结在一起。”

“你要我同你逃走么？我准备着……”里维诺夫狂喜地俯身吻她的手。“我准备着。我不食言。但是你自己有没有把所有的困难都想透呢——你有没有准备呢？”

“我，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来想，来准备，可是你只要说一声‘是’，允许我来实行，那末在一个月之内……”

“一个月！我们在两星期之内动身到意大利去。”

“两星期，那末，对我够了。哦，薏丽娜，你好象很冷淡似的接受我的话；也许在你看来这未免近于空想，但是我不是一个小孩子，我不惯用梦来安慰我自己，我知道这是多么危险的一步，我知道我所负的责任；但是我也想不出别的办法。请你想一想，我把过去的一切关系都割断了，单就为了教我在因你牺牲的女孩子的眼中不做一个可轻蔑的撒谎者……也……”

薏丽娜突然挺一挺腰，眼发着光。

“哦，我求你的原谅，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假使我决定，我要逃走，至少是要跟着一个为我牺牲的男子，单只为我，而不是为了要在一个脉管里流着不是鲜血而是*du lait coupé*（搀水牛奶）的感觉迟钝的年轻女人家的眼里做个不甘堕落的人的男子！再者，我还得告诉你，这是第一次，我承认好象我命里注定要听到我所敬爱的男子是值得怜悯的，扮演着可怜的角色的话！

我知道还有更可怜的角色：一个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心在起什么变化的男子！”

里维诺夫也挺起身子来。

“薏丽娜，”他正开口说——

但是突然间薏丽娜把双手捧住自己的额，以痉挛的动作，把身子投在他的怀里，她用远非女子所有的强力紧抱着他。

“原谅我，原谅我吧，”她震颤地说，“原谅我，格里哥利！你看我多蹩扭，多可怕，多妒忌而邪恶！你看我是多么需要你的帮助，你的宽容，是的，救救我吧，在我尚未完全毁灭之前，把我从这泥沼中拖出来吧！是的，让我们逃走，让我们逃开这些人们，这社会，到什么远远的，美丽的，自由的地方！也许你的薏丽娜比你为她牺牲了的女子更值得些！不要对我生气啦，原谅我，我亲爱的，我可以照你的吩咐做任何事情，跟你到任何地方！”

里维诺夫的心漩涡般翻腾。薏丽娜以她整个的年轻柔软的身体，愈加用力地抱紧他。他的头俯在她的凌乱的芬香的头发上，狂喜地愉快地迷醉了，他简直不敢用手抚摩这头发，只是轻轻用嘴唇接触它。

“薏丽娜，薏丽娜，”他反复地说，“我的天使……”

忽然她抬起头来，听……

“这是我丈夫的脚步声……他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了，”她轻轻说，于是，急急地跑开，坐到另一把圈椅上。里维诺夫站起来……“你到哪里去？”她以同样的低声说：“你不能走；这样会引起他疑心的。你怕他么？”她的眼睛不离门扇。“是的，是他，他马上要过这边来了。同我说点什么闲话吧，同我说。”里维诺夫一下子清醒不过来，静默着。“你明天不去看戏么？”她高声地问。“他们在演着《*Le Verre d'Eau*（水瓯记）》一出古戏，普列西

做得非常卖力……”她又放低声音加上一句，“我们好象发热狂一样，”接着又说，“我们不能象这样啦；我们还得把事情好好想一下。我应当警告你我的钱都在他手里；*mais j'ai mes bijoux*（但是我有一点珠宝首饰）。我们可以去西班牙，你欢喜么？”于是她又提高声音，“为什么女戏子都那样胖？比如马特莱·勃洛亨夫人，……”“说啊，不要闭口坐着。我的头发昏了。但是你，你不要疑心我……我可让你知道我们明天在什么地方会面，只是你把这些都告诉了你的未婚妻是错误的……*Ah, mais c'est charmant*（啊，有趣）！”她把丝手绢的边扯下来，突然高声地神经质地笑了。

“我可以进来么？”赖米罗夫在邻室问。

“请进……请进。”

门开了，门槛边将军出现了。看到了里维诺夫，脸上显得不高兴；可是他仍对他鞠躬行礼，这就是说，他把上半身弯了弯。

“我不知道你有客人，”他说：“*je vous demande pardon de mon indiscrétion*（我请你原谅我的不小心）。怎样，你仍旧觉得巴登很好玩吗，里维诺夫先生？”

赖米罗夫每一次说到里维诺夫的姓，总是顿一下，好象他忘了，一下子想不起来似的……这样说法，正和他的把帽子高高地在空中挥舞的敬礼一样，意思是侮辱他。

“我觉得这里并不讨厌，*M'sieu le général*（将军先生）。”

“真的么？可是，我觉得巴登异常讨厌。我们不久就要走了，不是么？薏丽娜·巴夫洛夫娜，*Assez de Bade comme ça*（在巴登待够了）。顺便说一句，我今天替你赢了五百法郎。”

薏丽娜娇媚地伸出手。

“在哪儿？给我买针线。”

"当然给你，当然给你……你走了么，里维诺夫先生？"

"是的，我走了。"

赖米罗夫又弯一弯身子。

"再见！"

"再见，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薏丽娜说。"我守我的约言的。"

"什么约言？我可以问么？"她的丈夫问。

薏丽娜微微一笑。

"没有什么，……只是……刚才我们谈起的一点什么事情。*C'est à propos du voyage……où il vous plaira*（说到旅行……你也欢喜的）。你知道——史得安的那本书么？"

"啊！啊！当然知道。插图非常美。"

赖米罗夫好象和他的妻子非常和好；他对她说话的时候总是唤着她的小名。

## 二二

“现在还是不去想它的好，”里维诺夫沿着大街一边走一边反复地这样想，他觉得内心又骚动起来了。“事情是决定了。她会守她的约言的，只要我决定一切应取的步骤就是……可是她好象犹疑……”他摇摇头。他自己的计划在他自己的脑中想来都好象很奇怪；有点虚矫的不类真实的气味。人不能在同一的思想上停留得很久，它们好象是万花筒里面的玻璃片，逐渐移转着，……等你凑上眼睛去，花样已经完全不同了。一种强烈的疲乏的感觉克服了里维诺夫……但得有一个短短的钟头的休息啊！……但是泰雅呢？他一怔，于是想也不想，服服帖帖地回家走，一刹间他只想到，今天他好象一个彩球，从这个女子手里抛到另一个女子的手里……可是不管；他一定要有个结束。他跑回旅馆，带着同样的驯顺，无感觉，麻木，不犹疑也不逡巡，去见泰雅娜。

迎着他的是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里维诺夫第一眼望见她，便知道她是全盘底细都晓得了；这可怜的老处女眼睛哭得发肿，她的四缘白发蓬松的红涨了的脸，表示着失望，极度的愤懑，悲哀和无限的惊愕。她正想冲到里维诺夫面前来，但是她停住了，咬着颤抖的嘴唇，好象恳求似的要杀了他似的望着他，想给她自己证实这是一场噩梦，无稽的不可能的荒唐梦，是不是梦呢？

“你……你来了,”她开口说……邻室的房门即刻打开了,泰雅娜以轻捷的步伐走进来;她苍白得透明,但是很镇静。

她轻轻地把一只手臂揽住她的姑姑,在她的身边坐下。

“你也坐下来,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对里维诺夫说,这时他象一个精神病患者站在门边。“我很高兴再见你一次。我把你的决心,我们两人的决心都告诉了姑姑;她完全接受和同意了……没有相互的爱不会幸福,单凭相互的尊敬是不够的(听到尊敬这两个字,里维诺夫低下头来)。与其来日懊悔,不如现在分离,不是么,姑姑?”

“是的,当然是的,”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说,“当然,泰雅,亲爱的,一个不知道怎样来看重你的男子……已经打定主意……”

“姑姑,姑姑,”泰雅娜打断她的话,“记得你所应许我的。你以前老是告诉我:真实,泰雅娜,真实高于一切——还有,坦白磊落。看哪,真实不常常是甜蜜的,坦白磊落也不见得甜蜜;不然它们算什么美德呢?”

她吻了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的白发,于是转身向里维诺夫,继续说:

“我们,姑姑和我,想离开巴登……我想这样对我们大家都舒服些。”

“你们想什么时候走?”里维诺夫口音重浊地问。他记得在不久之前薏丽娜也说过同样的话。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正想脱口说出来,泰雅娜在她的肩头轻轻一触拦住她。

“也许不久,不久。”

“你允许我问你们打算到哪里去么?”里维诺夫以同样的声

音问。

“先到德累斯顿，以后也许回俄罗斯。”

“但是你现在要知道这些做什么，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喊道。

“姑姑，姑姑，”泰雅娜打断她，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

“泰雅娜·彼得罗夫娜，”里维诺夫开口说，“你知道在此刻我是多痛苦多酸楚。”

泰雅娜站起来。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说，“我们不要谈这些吧……即使不是为你，为了我，也请你不要谈起。我认识你也不是从昨天起，我很能想得到你的苦处。但是说了有什么用，何必来刺触这创伤呢？”（她停了停，显然要把激起来的感情压制住，把涌上来的眼泪咽下去，她做到了。）“为什么来撩拨这不能治愈的创伤呢？让时间去医治吧。现在我要拜托你一件事，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假如你好意帮忙，我等一会就交给你一封信，这是很重要的一封信，请你亲自送到邮局里去，因为我和姑姑都没工夫……我一定很感激你。等一等……我立刻拿来……”

泰雅娜站在门边不安地望一眼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但是她是这般尊严地端庄地坐着，蹙拢的眉毛和紧闭的嘴唇表示着这种严肃，泰雅娜只是会心地点点头，便走出去了。

但是一等到泰雅娜身后的门关上了之后，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脸上的尊严和庄肃便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站起来，踮着脚尖跑到里维诺夫身边，驼下背来望着里维诺夫的脸，她开始用颤抖的声泪俱下的低声说：

“天哪，”她说，“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这是什么意思？是梦呢还是什么？‘你’弃离了泰雅了，你厌了她了，你图赖了自己的

话！你这样做，格里哥利·密哈里奇，你，我们倚你如石筑的长城啊！你？你？你？格里夏？”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停了停。“啊，你杀了她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不等到他的回答继续说，眼泪在她的颊上流成一条细线，“你不能够凭她目前的态度来判断她，你知道她的性格！她从不诉苦的；她不想到自己，所以别人须得想到她！她老是对我说，‘姑姑，我们要保持我们的身份！’但是什么身份，当我看到了死亡，死亡在我们的面前？……”（邻室中泰雅娜的椅子在轧响着。）“是的，我预见到死亡，”老妇人更温柔地继续着说。“这事情怎样发生的？是妖术么，还是什么？在不久之前你还在写给她顶温柔的信。真的，一个正直诚实的男子会这样做么？我是，你知道的，我是一个没有任何偏见的女子，*esprit fort*（坚强的灵魂），我给泰雅娜的也是同样的教育，她也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

“姑姑，”邻室泰雅娜的声音。

“但是一句约言便是义务，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尤其是象你这样的人，和我的思想主义相同的人！假使不认清义务，那还有什么遗留给我们呢？这义务是不能这样背弃的，只凭你一时的糊涂，不想到别人将受到如何的遭遇！这是不忠实……是的，这是罪恶；这叫作什么自由！”

“姑姑，请到这边来，”又是泰雅娜的声音。

“我就来，亲爱的，就来……”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握住里维诺夫的手。“我看你是生气了，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我！生气么？”他想喊出来，但是他的舌头结住了。）“我并不想叫你生气——哦，真的，恰恰相反！我甚至于来恳求你；请你再想一想，还来得及，不要毁了她，不要毁了你自己的幸福，她仍旧信任你，格里夏，她依然信赖你，什么都不曾失去；啊，她爱你如

象别人从来不曾那般爱过的！离开这可憎的巴登巴登吧，让我们一块儿走，只要丢开那妖迷，抛开那种蛊惑，还有一句话，最要紧，怜悯怜悯吧，怜悯怜悯吧！——”

“姑姑！”泰雅娜喊，声音里有点不耐烦。

但是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没有听她。

“只要你说一句‘是’，”她对里维诺夫说，“我可以把事情弄得很圆转……只要你向我点一点头，只要象这样地轻轻点头。”

这时候里维诺夫真情愿死，但是那个“是”字始终没说出口，也没有点头。

泰雅娜又出现了，手里拿了一封信。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立刻离开里维诺夫，背过脸，俯在桌面上，好象在看着桌上的报纸和帐单。

泰雅娜跑到里维诺夫面前。

“这儿，”她说，“是我刚才说起过的那封信……请你立刻替我送到邮局去，你愿意么？”

里维诺夫抬起他的眼睛……在他的前面，俨然是站着他的裁判者。在他看来，泰雅娜似乎更高了一点，更清癯了一点；她的脸，迸发着不习见的美的光辉，有着雕像般的凛不可犯的庄严；她的胸口并没有发出唏嘘，她的纯一色的长袍，平直得象希腊式的袈裟，长长的挺直的皱褶有如大理石的衣裾，垂到脚面，掩盖了它们。泰雅娜眼睛直望着前面，望着里维诺夫；她的冷峻而镇定的眼光，也正象雕像的眼光。他在她的眼中读到他的判决辞；他鞠躬，从她伸着不动的手中接了信，默然退出去了。

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趋向泰雅娜，但是泰雅娜挣开她的怀抱，低垂了眼睛；脸上发一阵热说，“现在，愈快愈好，”跑进卧室去了。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垂着头跟她进去。

泰雅娜交给里维诺夫寄的一封信，是写给德累斯顿的女朋友的，一个出租几间有家具的小房间的德国太太。里维诺夫把信投进邮筒，他好象觉得，连同这小小的纸片，他把他整个的过去，全部的生命都投到坟墓里面去了。他走出市区，在葡萄园中间的狭径上走了好一些时候；他怎也抖除不脱这如同夏日之蝇的执拗的嗡营似的那种轻蔑自己的顽固的念头；真的，在这最后的晤面中，他做了多么并不怎样令人羡慕的角色啊……回到旅馆略为憩息之后，问起这两位女客人，人们告诉他在他出去之后，她们立刻便吩咐赶车到火车站去，乘邮车走了——到什么地方，不知道。她们的行李早就理好，帐单在早上便付清了。泰雅娜请里维诺夫替她到邮局里寄信，明明是调遣开他。他再问管门的这两位女客人有否什么信留给他，管门的回答说没有，并且表示他好生奇怪，原来这房间预定住一星期，现在突然离开，当然要觉得疑惑不解了。里维诺夫转过背来没理睬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门锁起来。

他一直到第二天才离开房间：这一夜的大半工夫他坐在案前写着，又扯碎他所写的……等他写完的时候，天已发白了——这是写给薏丽娜的一封信。

## 二三

这就是给薏丽娜的信中所写的：

“我的未婚妻昨天走了；我们将永远不会见面……我甚至于不知道她去什么地方居住。随同着她，她带走了我直到此时所视为宝贵的所愿望的一切，我从前的理想，我的计划，我的企图，都随着她消失了；我的工作是白费了，我几年来的努力化为泡影，我的长期研究失去意义，失去应用的可能性，一切都死灭了；我的‘我’，我的‘旧我’，自从昨天便死灭和埋葬了。我觉得，我看到，我知道得很清楚……我并不懊悔，一点儿也不懊悔。我把这话告诉你，不是来向你诉苦……我能向你诉苦么？既然你爱我，薏丽娜！我只想告诉你，一切我的死灭了的过去，一切的希望和努力，如今都化成烟，化成尘，只有一样还活着，不能泯灭的，就是我对你的爱。除了这爱，我什么都没有了；说它是我的唯一的宝贵的东西，这是不够的；我完全生活在这爱中；这爱是我整个的身心；我的将来，我的前程，我的事业，我的祖国，都在它的里面！你知道我的，薏丽娜；你知道这一套动听的言辞在我是不会的，是我所深恶而痛绝之的，所以纵使我用如何强烈的字眼来表达我的感情，你毋庸疑心它们的真实，你不会当作它们是夸张的。我不是一个小孩子，受了一时热情

的冲动，来向你絮絮地吐出未加思索的信誓，我是一个到了成熟年龄的男子——爽直地，坦白地，几乎是带着恐怖的来告诉你他自认决无错误的真实。是哟，你的爱情代替了我的一切，一切！你自己判断一下吧，我能够把我的'一切'交给别人的手里，我能够让'他'来摆布你么？你——你是属于'他'的，我的整个身心，我的心头血是属于'他'的——而我自己……我处在什么地位？我是谁？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对自己的生命作旁观者！不，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偷偷摸摸地和别人分沾生命中所不可缺少的没有了便不能生活的爱，……这是自欺，是死亡。我知道我所要求于你的是何等重大的牺牲，我没有任何权利作此要求；真的，谁赋予我要求这牺牲的权利呢？但是我这样做，并非由于我的自私：一个自私者会觉得更舒适些更平安些，根本不会发生这问题。是的，我的要求是苛重的，我并不骇异你对它的震惊。你憎恶你生活于其间的人们，你讨厌你的社会，但是你是否够坚强地抛弃这社会？并把人们加诸你头上的桂冠胜利地予以践踏？不辞撩拨起对你不利的众议——这些可憎的人们的訾议？问一问你自己吧，蕙丽娜，不要负起你所不能胜任的重荷。我并不来责备你；但是记得：你已经有过一次敌不过诱惑了。对你将受的一切损失，我所能偿还的是那么微小。听我最后的一句话吧！假使你觉得不能够在明天，甚至于今天，离开一切来跟我——你看我说得多大胆，对自己多么不留情——假使你害怕将来的不安定，害怕和社会隔绝，孤独，害怕人们的訾议，假如你不能信任你自己，那末请你坦白地不用踌躇地告诉我，我就离开；我将赍着破碎的心离开，但是我将祝福你的真实。倘使你，我

的美丽辉煌的皇后啊，真的爱了象我这样渺小的庸庸碌碌的男子，真的甘愿分沾他的命运，——那末，请把你的手给我，让我们动身一道走上这艰险的途程！只要懂得，我的决心是不变更的；不完全，毋宁无。这没有理由可说……但是我没有第二条路——没有第二个办法，薏丽娜！我太爱你了。 ——你的　格里哥利"

里维诺夫自己不大欢喜这封信；它并没有正确忠实地表达出他想说的话；这里面充满着拙劣的措辞，非常夸张，有点书呆子气，无疑地这封信并不见得比许多扯了的来得好；但这是最后的一封，无论如何，主要点已经说得很透彻，并且他乏力了，疲倦了，脑筋里再也抽不出什么东西来。其次呢，他没有把思想写成文学形式的能力，象许多不惯于写作的人，他在体裁上便碰到不少困难。也许他的第一封信写得顶好；因为这从心头倾出来，更温热些。不管怎样，里维诺夫把这封信送给薏丽娜了。

她回他一个短简：

"请你今天来我这里，"她写："'他'出去了，要一整天。你的信使我大大不安。我想着，想着……我的头打转了。我真烦恼，但是你爱我，我是幸福的。来吧。——你的　薏"

当里维诺夫进去的时候，——又是前天在楼梯口上候他的那位十三岁小姑娘领他进去的——薏丽娜坐在梳妆室里。桌上，在她的面前放着一只打开的半圆形的硬纸丝带盒子；她心不在焉地一只手翻着丝带，另一只手拿着里维诺夫的信。她刚哭过；睫毛还湿的，眼皮发肿；在她的颊上还可以看得出来没有擦去

的未干的泪痕。里维诺夫悄悄地站在门口，她没有注意到他进来。

“你哭了么?”他奇怪地问。

她一惊,把手掠过头发,微笑着。

“你为什么哭?”里维诺夫再问一句。她一声不响指着那封信。

“原来你是为了……这……”他想说又住口了。

“过来,请坐下,”她说,“给我手。啊,是的,我哭过……有什么可使你惊异的?‘这’是好受的么?”她指着这封信。

里维诺夫坐下来。

“我知道这并不好受,萱丽娜,真的,我在信中告诉你……我知道你的处境。但是倘使你相信你对我的爱的价值，信任我的话,你也应该懂得我看到你的眼泪有何感觉。我来这里,正象一个受审判的人，我等待我的判决词。死呢还是活?你的回答将决定一切。只是不要拿这双眼睛来看我……它们叫我想起旧时我在莫斯科见到过的那双眼睛。”

萱丽娜的脸立刻红起来,转过头去,好象她自己也觉得这眼光里有几分邪恶似的。

“为什么你这样说，格里哥利?惭愧啊!你要知道我的回答……难道你意下对它怀疑么?你为了我的眼泪不安……但是你不了解眼泪的意义。你的信,最亲爱的,使我深深思索了。那里面你写着,我的爱情代替了你的一切，写着，你从前的研究都失去意义失去应用的可能了;于是我自己问自己,一个男子能够单凭爱情过活么?到后来他会不会厌倦，会不会想找点活动的事情做做而向诱引他离开活动生涯的人投下怨嗟么?这思想使我惊恐,我所害怕的便是这个,不是如你所想象的那一种。”

里维诺夫凝注地望着薏丽娜，薏丽娜也凝注地望着他。好象各人都在向对方的灵魂作更加深入的透视，作言语所不及、言语所不能吐露的更加深入的透视。

“你害怕这一点，你是错了，”里维诺夫说。“一定是我的信写得不高明。受了你给我的爱的新的鼓舞，我会厌倦么？不活动么？哦；薏丽娜，在你的爱情里我有了整个的世界，我还预料不到在这世界里将有如何的发展。”

薏丽娜沉吟了。

“我们到哪里去呢？”她轻轻说。

“到哪里去？我们过一会再谈。但是，当然，那末……那末你同意了，你同意了么，薏丽娜？”

她望着他。“你会幸福么？”

“哦，薏丽娜！”

“一点都不会懊悔么？永远？”

她把头低倒在纸盒子上面，于是又将盒里的丝带用眼光拣挑了一遍。

“不要和我生气，亲爱的，在这样的时候还要照顾这种废物……今天我还有应酬，赴一位太太的跳舞会，这几件装饰品是送来给我，要我在今天选定的，啊！我真烦恼！”她忽然哭了，把脸靠在纸盒的边上。眼泪从眼眶中流下来……她旋即扭开了头；眼泪会把丝带弄坏的。

“薏丽娜，你又哭了，”里维诺夫不安地说。

“哦，是的，我又哭了，”薏丽娜连忙打断他的话。“哦，格里哥利，不要磨折我，不要磨折你自己！……让我们做个自由人吧！我哭了又有什么关系！真的我自己能够知道眼泪是为什么而流的么？你知道，你已经听见了我的决心，你相信它是不会改变

的。我同意于……你怎么说啊？……不完全，毋宁无……你还要怎么啦？让我们自由吧！为什么互相枷锁？现在只有我们两人，你爱我，我爱你，难道我们便没有旁的事情可做，只顾来绞榨刺取各人的思想么？请看我，我不愿谈到我自己，我从来没有一言半语的暗示说把我做别人妻子的义务推翻也许是不容易……当然，我并不欺骗我自己，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知道'他'有权利杀死我。那有什么要紧？让我们自由吧，我说。今天是我们的，天长地久是我们的。"

她从圈椅上站起来，仰脸望着里维诺夫，微微笑着，霎动一下眼眉，同时拿一只裸露到肘部的手把挂在脸上的闪烁着几颗泪珠的发束掠到脑后。一根华丽的丝带从桌上溜到地下了，落在她的脚边。她轻蔑地踩着它。"还是你今天不欢喜我了么？是不是我昨天起就变丑了？告诉我，你看到过比这更美丽的手么？和这头发？告诉我，你爱我么？"

她用双手紧抱住他，把他的头搂在胸前，她的发栉锵然下坠了，她的披散的头发挟着温柔的香息裹住了他。

## 二四

里维诺夫在旅馆的房间中走来走去，低头沉思。他现在要从理论过渡到实行了，要计划逃走的手段和方法，逃到一个无人知道的地方去……说也奇怪，他并不怎样思考着逃走的手段和方法，只是想着他是否真的，毫无疑义地得到了他所坚执要求的决定？那一句最后的，不翻悔的话说过了没有？但是薏丽娜在和他分手的当儿明明告诉他"行动吧，行动吧，等到你一切都准备好了的时候，只要通知我便好"。这是最后的决定！去吧，无端的怀疑！……他一定要着手进行。于是里维诺夫——在这时候——开始打算了。第一件是钱。里维诺夫手头只有一千三百二十八个"盾"，换成法国钱，合得两千八百五十五法郎；这数目很少，但是目前差可张罗了，他必得立刻写信给他的父亲，尽可能地寄钱来；他可以把地产的森林部分售出。但是以什么作借口呢？……不要紧，一个借口总找得到的。固然，薏丽娜也说过，她有她的*bijoux*（首饰），但是这不好算进他的帐里的；谁知道，天有不测风云呢。此外他还有一只漂亮的日内瓦表，这可以……作算它——换得四百法郎。里维诺夫跑去找银行家，婉转曲折地说出了这项询问，说在需要的时候可否借一点钱；但是巴登的银行家都是刁猾小心的老狐狸，立刻装出一副没精打采的枯憔的神气，正象被镰刀刈断了的一茎野花似的，来回答他的迂回的询问；有几个直当他的面嗤笑他，好象很能够领会他的无伤大雅的

说笑似的。里维诺夫，说也惭愧，甚至于到赌盘上碰碰运气看，哦，丑死了！放一个泰勒[1]在第三十号——符合他的年龄——上，他想把本钱翻滚得大一点；但是试问滚得多大，结果是输去了零头二十八个“盾”。还有第二个也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护照。但是女人的护照并不是一定非有不可的，有几个国家简直不要，比如说，比利时，英国；再者，他也许能够弄到一张别国的，不是俄罗斯的护照。里维诺夫在这些事情上面都认真地考虑了一番；他的决心是坚定的，绝对不动摇的，但是偏和他的意志相反，和他的意志作对，有一些不认真的几乎是滑稽的念头渗入他的思想，好象这个计划是一桩开玩笑的事情，除非在戏剧里，小说里，或者是在什么偏僻的乡间，如同楚赫洛马和塞兹兰那些远远的边区[2]（照旅行家的说法，那里的人们都病于*ennui*[厌倦]了）才会实现，实际上从来不曾有人带女人逃走过。想到这里里维诺夫记起了他的一个熟人，一个退职的骑兵少尉巴佐夫，他同着一个商人的女儿，坐了驾着三匹马装响铃的雪橇逃走，事先把女人的父母和新娘灌醉。可是后来被发觉了，骗了出来，差不多打得个半死。想到这不凑趣的故事，里维诺夫非常不高兴，于是他想到泰雅娜，和她的突然的离开，他想到这一切的苦痛，悲伤和羞辱，觉得现在这样做法是非常正当的，他告诉薏丽娜说为了尊重自己，再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这话是多么合理……于是，一想到这名字，又有什么火焰似的又甜蜜又苦痛地烧灼着他的心，然后乃渐渐消灭。

一阵马蹄声起自他的背后……他闪在一旁……薏丽娜骑在马背上赶过他；她的旁边骑着胖将军。她认得是里维诺夫，向他

① 泰勒是德国古币。——译者

② 均是苏联地名。——译者

点点头，忽然在马腹上加了一鞭，马便奔跃起来，风驰电掣般冲过去了。她的黑色的面纱在风中飘舞……

"*Pas si vite! nom de Dieu! pas si vite* (不要跑得这样快，妈的！不要这样快)！"将军喊着，也疾驰着紧追上去。

## 二五

第二天早晨里维诺夫跑去看一个银行职员，和他谈谈本国汇兑谲奇变幻的涨落和寄钱到外国去的最便利的方法等等，当他刚从那里回来的时候，旅馆侍者递给他一封信。他认得这是薏丽娜的笔迹，还没有拆开封口，便有一种不吉的预感，天知道是什么缘故，在他的心中扰动了，他跑进自己的卧室。这就是他所读到的：（信用法文写。）

"我亲爱的，我整夜想着你的计划……我不想来欺蒙你。你对我坦白，我也将以坦白报你；我不能同你逃走，我没有力量这样做。我觉得我害得你多苦；我第二次的罪孽是比第一次的更重，我鄙夷我自己，鄙夷我的怯懦，我责备我自己，但是我不能改变我自己。我徒然对我自己说我毁坏了你的幸福，说你现在有权利把我看作是一个轻狂佻侻的女子了，说是我先来勾诱你，说我曾经许你以郑重的约言……我充满了恐怖，我憎恨我自己，但是我不能那样做，我不能，我不能。我不想为自己辩解，我不想告诉你我心情是如何激越……这些都不关紧要的；但是我要告诉你，再三再四地告诉你，我是你的，永久是你的，你愿意把我怎样便怎样，没有任何义务，不用负任何责任！我是你的。但是要逃走，抛弃这一切……不！不！不！我曾恳求你援救我，我

曾希望把从前的一切抹消，把过去投在火中焚毁……但是我看到我是不能得救了；我看到我的毒已经中得太深；我看到在那种氛围里呼吸了如许年头，不能不受感染。我犹疑了很有些时候，要不要写这信给你，想到你将采取何种决定我便害怕；我只信赖你对我的爱。但是我觉得把真情瞒住你，在我的一方面是不诚实的——尤其是也许你已经开始进行我们的计划的最初步骤了。啊！这计划是美丽的，但是不能实行。哦，我亲爱的，请把我当作一个软弱的，无价值的女人，你可以看轻我，但不要离弃我，不要离弃你的薏丽娜！……要离开这种生活，我没有勇气，但是没有你我也不能生活。我们不久就要回彼得堡去，到那边来吧，住在那儿，我们可以替你找一个位置，你过去的努力不致于抛荒，你的所学将得其所用……只要和我住得相近，只要爱我，我虽则有那么多的缺点和坏处，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心会象你的薏丽娜对你这般虔诚这般情深的。立刻来吧，在未见到你之前我是一刻也不能安宁的。——你的，你的你的　薏”

血液在里维诺夫的头脑里好似铁锤般地敲打着，于是慢慢地痛苦地流入心里，在那里冰冻得如同石块。他读完了薏丽娜的信，正如从前在莫斯科的那一天，昏倒在睡椅上，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的四面好象突然张开了暗黑的深渊，他心惊胆战地望着这一片黑暗。又是，又是欺骗，不，更甚于欺骗，是无耻，下贱……生命破碎了，一切都连根拔起来了，他所依附的最后唯一的支柱也碎成片片了！“到彼得堡来吧，”他带着酸苦的暗笑反复着说，“我们可以替你找个位置”……替我找一个课长的位置吧，嗯！“我们”是谁？这里，可以说明她的过去。这里就是她

的秘密，她想要抹消的投在火中焚毁的为我所不知的秘密。这就是私情，秘密关系，蓓耳斯基和陀耳斯基的丑史的世界……将来是什么，多可爱的角色在等我去做！和她住得靠近，望望她，替她分受一种厌倦于社交，病于社交却又不能在这社交圈子外生活的时髦贵妇人的病态的忧郁，做他们的家庭——“他”大人阁下——的朋友……直到有一天这反复的喜爱改变了，这“平民恋人”失却他的刺激性了，于是又换上了胖将军或者菲尼珂夫先生——这是可能的，有趣味的，我也敢说有好处的……她说我的才能将有用处……而那个计划却是不能实行的，不能实行的。……在里维诺夫的心里，好象暴风雨前的狂飙，涌起了愤怒的突兀的激动……薏丽娜信中的每一个字句都激起他的忿恨，她的说了又说的无可改变的感情惹怒了他。“不能够让她这样，”他终于喊出来，“我不容许她这样无悲悯地拿我的生命开玩笑。”

里维诺夫跳了起来，抓起帽子。但是他怎样办？跑去见她么？回答她的信么？他突然站住了，手垂下来。

“是的，怎么办？”

岂不是他自己把这致命的选择交给她的么？这选择没有照他所愿望的实现……任何选择都有这种危险性的。她变了主意了，这是真的；她当初曾经亲口宣称说她可以抛开一切跟他跑，这也是真的；但是她并没有否认她的过愆，她自称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她不想骗他，她是骗了她自己……这有什么话说？不管怎样，她不虚伪，她没有骗他……她是坦白的，无可指摘的坦白。并没有谁逼她说出真情，也没有什么阻止她专用甜言蜜语哄他，把事情悬起来，延着不决定，直等到她的离开……等到她同她的丈夫到意大利去？但是她毁了他的生活，毁了两个人的生活。……这不是够了么？

但是关于泰雅娜，这不该怪她；这罪孽是他的，他的，里维诺夫个人的，他没有权利摆脱这责任，他自己的罪孽把枷锁加在自己的颈上……既然如此，便只好如此吧，但是现在他怎么办？

于是他又倒在睡椅里，阴沉地，暗淡地，忧郁地，飞矢般的时晷不留痕迹地驰过去了……

“为什么不依她呢？”这思想闪过他的脑筋。“她爱我，她是我的，在我们彼此的思慕中，在这经过了如许年头之后以如此的强力突破出来的情热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避免的不可抵御的类似自然法则那样的东西？住在彼得堡……处在这种地位的我岂不是第一人？况且我们到何处去找安全的藏身之所呢？……”

他又细细地想了，在他最近的记忆中永远铭刻不忘的，薏丽娜的面貌轻柔地在他的眼前浮起……但是不久……他镇定了自己，又以重新突发的恼怒，驱散了这片记忆，这诱惑的影子。

“你给我呷一口黄金杯，”他喊道，“但是美酒里有毒药，你的洁白的羽翼已被污泥涂脏了。……离开吧！再留在这里和你一起……在赶跑了我的未婚妻之后……这是无耻之尤，无耻之尤！”他悲痛地捏着拳头，于是另一个人的脸，在她凝定的容貌中有着痛苦的烙印的，在她告别的眼光中含着无言的谴责的，复从深处浮起……

很久的工夫里维诺夫陷在这苦恼中；很久的工夫这磨折他的思想，好象缠人的病魔，使他辗转呻吟……终于他镇静下来了；终于他有了决定。起先仅有一些决定的预感；……在他内心冲突的黑暗和旋风中，仿佛是辽远的模糊难辨的一点；于是这一点渐渐跑拢了，直到后来象一柄霜刃刺进他的心。

里维诺夫再是一番把他的箱子从角落里拖出来，再是一番从容不迫地，简直是笨手笨脚地仔仔细细收拾他的行李，按铃喊

了侍役来付了帐，给薏丽娜送个俄文的短简去，信中大意如下：

“我不知道你是否对我作了一番比前次更大的过失；但是我知道这目前的打击是无限地沉重……这是最后一次了。你告诉我，‘我不能’；我也对你说同样的话‘我不能’……做到你所要求的。我不能也不肯。用不着复信。你不能够给我以我所能接受的惟一的回答的。明天一早我要趁第一班火车走了。再见，愿你幸福！大概我们不会再见的了。”

直到天黑里维诺夫没有离开房间；上帝知道他是否在期待着什么。夜晚七点钟左右，一位披大黑氅面戴罩纱的贵妇人，两次走近旅馆的台阶。又稍稍移开一步，朝远处深深凝望一番，忽然做一个坚决的手势，第三次跑近台阶……

“你到哪里去，薏丽娜·巴夫洛夫娜？”她听到身后一个用力的声音在喊。

她神经质地敏捷地回过头来……坡图堇跑上前来。

她突然站住了，想了一下，几乎是飞扑到他的身边，握住他的手，拉他到一旁。

“带我走吧，带我走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什么事啦，薏丽娜·巴夫洛夫娜？”他迷惑地喃喃道。

“带我走吧，”她以加倍的力气重复说，“假使你不想我永久留在这里。”

坡图堇服帖地点头，他们一道急急忙忙地走开。

第二天早晨一大清早里维诺夫便把行装完全整理好了——坡图堇走进他的房间。

他默默地跑近里维诺夫，默默地和他握手。里维诺夫也什么话都没说。两个人都愁眉苦脸，两人都想装笑，笑不出来。

“我来祝你一路平安，”终于坡图堇说。

“你怎样知道我今天要走了呢？”里维诺夫问。

坡图堇望一望地板……“我知道……你看。我们上次的谈话结局弄得非常僵……我不愿意在没有对你表示我的真诚的好感之前和你分离。”

“现在你对我表示好感了……当我要走了的时候？”

坡图堇忧郁地望着里维诺夫。短短地吁了一声说，“啊，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格里哥利·密哈里奇，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作精微的议论和斗嘴了。你大概，据我所知，不大留心我们的民族文学的，所以你也许，对于梵史珈·布斯莱夫没有明晰的概念。”

“你说谁？”

“梵史珈·布斯莱夫，诺夫哥罗德城的英雄好汉……基尔须·达尼罗夫丛书里面的。”

“什么布斯莱夫？”里维诺夫说，对于这突然转变的话头显见得有点惊讶，“我不知道。”

“那没有关系。我只想请你注意。梵史珈·布斯莱夫带了诺夫哥罗德人到耶路撒冷圣地去巡礼，在那儿，大大地骇了他们，他衣服脱得精光在圣河中洗澡，因为他‘不相信预兆，不相信梦，也不相信飞鸟之影’，这位梵史珈·布斯莱夫攀登上泰仆之山，山顶上有一块大石头，各色各样的人曾经试想跳过这块石头，都失败了……梵史珈也想试一试他的运气。在路上，他碰到了一个死人头，一个髑髅；他把它一脚踢开。于是死人头对他说：‘你为什么要踢我？我曾知道怎样生活，我曾知道怎样在尘

沙里滚，——你也是一样。’事实上，梵史珈跳过了那块石头，跳得毛手毛脚，脚蹠绊住了，摔破了头颅。说到这里，我要顺便说一句，我们的朋友们，欢喜踢死人头和腐朽民族的斯拉夫主义者，请他们想一想这故事，倒未尝没有几分裨益的。”

“但是这说的是什么意思？”里维诺夫终于不耐烦地问。“失礼失礼，时间到了，我要……”

“这就是，”坡图堇回答，他的眼睛射着里维诺夫所意想不到的亲热温和的光辉，“这就是，你不要去踢死人头，为了你的好心肠，你也许跳得过这块丧命的石头的。我不再打扰你，只是让我在分别的时候抱吻你。”

“我并不想跳过那块石头，”里维诺夫说，吻了坡图堇三次，充填着他心中的苦痛的感觉暂时被对于这位可怜孤寂的老人的怜悯替代了。

“但是我一定要走了，我一定要走了……”他在房中踱来踱去。

“我可以替你拿点东西么？”坡图堇自荐帮忙。

“不，谢谢你，用不着费神，我管得了……”

他戴上帽子，提了行囊。“啊，你说，”他又停在门边问，“你见到她么？”

“是的，我见到她。”

“那末……告诉我，她怎样。”

坡图堇静默了一下。“昨天她等你……今天她也等你……”

“啊！请你告诉她……不，用不着，什么都用不着。再见！……再见！”

“再见，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让我对你再说一句话。你还有时间听我说；还有半个多钟头火车才开。你是回到俄罗斯

去了……在那儿……以后……可以做点事……容许我这老饶舌——因为，唉，我只是一个老饶舌——来给你一个临别赠言。每一次你决定要做什么事的时候，要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在为文明——照字面上的真实严格的意义来说——服务；你是不是在促进着文明的某一种理想；你的工作是不是启蒙的，是不是带着今日只有它才有益于民族国家的欧化性质的？倘使是这样，请你勇往直前，你是走上正路了，你的工作是该祝福的！为了它，感谢上帝吧！你不会孤单。你将不会'在沙漠中播种'；还有很多工作者……拓荒者……就在我们的中间，……但是我看你无心听这些了。再见，不要忘了我！”

里维诺夫快跑地走下楼梯，钻进马车，赶到火车站去，对于抛撇下如许他个人生活的城市一次也不回头看。他好象把自己投入潮流中；这潮流攫住他，将他挟卷而去，他也打定主意决定对它不再挣扎，……一切自己作主的意志显然是放弃了。

他刚踏进火车的车厢里。

“格里哥利·密哈里奇……格里哥利……”他听见身后哀求的低弱的声音。

他一惊……难道是薏丽娜么？是的，是她。裹在女佣人的肩巾里，蓬松凌乱的头发上戴着一顶旅行帽，她站在月台上，以黯然的眼光望着他。

“回来吧，回来吧，我是来找你的，”这双眼睛好象在这样说。这眼睛里，有什么不能允许的呢？她没有动，她没有能力再添一句话；她身上的一切，她凌乱的衣服，一切都好象在恳求他的宽恕……

里维诺夫几乎要晕倒了，差点儿他就要奔到她的身边去……但是他所委身的潮流又把他镇定了……他跳进车厢里，

回过头来，向薏丽娜指一指他身边的空位。她懂得他的意思。还来得及的。只要一步，一个动作，这两个灵魂便永远结合在一起，驰向不确定的远处去了……而她仍在游移，一阵尖锐的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

里维诺夫仰后倒在椅背上，同时薏丽娜踉跄地移步到一把椅子前面，倒了下去，刚巧一个和她有点相熟的非常崇拜她的候补外交官在车站月台上闲逛，看到她昏过去了，大吃一惊，他想这是 *une attaque de nerfs*（神经性昏厥），于是认为这是他的义务，*d' un galant chevalier*（一个漂亮骑士）的义务，去救护她。但是当他向她问了第一句话的时候，他更吃惊不小，她突然站起来，拒绝为她效劳的手，急急地跑到街上，不一刻工夫，便在黑林早秋天气特有的乳白的浓雾中消失了。

## 二六

我们曾经有一次走进一个农妇的草屋，她刚失去了她千般钟爱的独养子，深使我们惊奇的，就是她非常安静，简直是快活的样子。“由她去吧，”她的丈夫说，大概是看出了我们的惊奇，“她是麻木了。”里维诺夫也同样的“麻木”了。在他的旅程的最初的几个钟头之内他也有着同样的平静。完全顿挫了，无望地可怜极了的他，竟是这般安然泰然，最近几个星期来挨尽了百般的磨折和痛苦，他的头脑中连番地受了如许的打击而竟能安然。他的本质生来是经不起疾风劲雨的，这种种的痛苦于他是太激烈了。现在他真的什么也不希望，什么也不想记忆，尤其是不愿意记忆。他去俄罗斯……因为他总得去什么地方；但是他没有作和他切己有关的任何计划。他不认识自己，他不了解自己的行动，他完全失去了他的真的“本身”，事实上，他对于他自己的“本身”极少关切。有时候他觉得好象是把他自己的躯壳搬回家去，只有在难愈的精神创伤的痛苦的痉挛不时地掠过的时候，他才恢复意识，觉得自己仍旧活着。有时候他真不解，一个男子——一个七尺的须眉！——会让一个女人，让爱，在他的身上发挥威力……“可耻的软弱啊！”他喃喃地自言自语道，于是整一整外套，坐得更方正些；好象是说，已往的过去了，让我们重新开始……过了一会，仅有惨然一笑，自觉诧异而已。他朝窗外望。天色灰暗，空气是潮湿的；没有雨，但是雾仍旧挂着；低云掠过天

空。风紧对火车正面吹来；白濛濛的蒸汽，有的纯一色，有的混和着黑色的煤烟，翻卷成无尽的行列，滚过里维诺夫坐着的窗前。他开始望着这蒸汽，这烟。它们不住地腾涌，上升复低落，卷着滚着挂在草叶上，挂在树枝上，好象在游戏，伸长着，消隐去，一团又是一团地飞过去……它们老是变化着，但是仍旧作着同样单调的，匆忙的乏味的游戏！有时候，山回路转，风势转向，忽然间全体消失了，于是立刻复在对面的车窗上出现；长大的尾巴又拖起来了，遮住了里维诺夫的视线，那一片莱茵河流域的广漠的平畴。他凝望着凝望着，起了奇异的幻想……车室中只有他一个人，没有谁来打扰他。"烟，烟，"他重复了好几遍；忽然间他好象觉得一切都是烟，他自己的生活，俄罗斯人的生活，人类的一切，尤其是俄罗斯的一切。一切都是蒸汽，都是烟，他想；一切都好象老是在变化，在各方面推陈出新，换了新的形象，现象逐着现象，而实际上还是一样，始终和原来一样；一切都驰骤着飞向一个什么地方，但是一切都不留痕迹地消失了，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换了一阵风，一切又奔上相反的方向来了，于是又是那同样的不疲倦的，无休止的然而无用的游戏！他记起了许多他耳闻目睹的最近几年来闹得甚嚣尘上的事情……"烟，"他轻轻地说，"烟；"他记起了在谷柏廖夫的家里，在其他的上流人士和低等人，进步思想者和保守主义者，青年人和老年人的集团中间的热烈的争辩，反驳，喧哗……"烟，"他又反复说着，"烟和汽；"他也记起了那批时流人物的野宴，他记起了其余的政治人物的各色各样的意见和谈话，甚至于记起了坡图董的全部说教……"烟，什么都是烟。"那末他自己的奋斗，热情，苦痛，梦想是些什么呢？他只能以绝望的手势回答了。

此际火车向前飞驰着飞驰着；过了拉斯丹特，卡尔斯鲁厄，

布鲁赫扎尔早已落在后面；路线右边的山峦移到一边去了，退到远远的地方，于是又迎上来，不过不似先前的高峻，树林也比较稀疏些……火车转了一个急弯……便是海得尔堡。列车滚进车站的屋顶底下；一片卖报的声音嚷起来，他们卖着各种的报，也有俄国报；旅客们开始在座位上忙起来了，出到月台上走一走，但是里维诺夫并没有离开他的角落，仍旧垂头坐着。突然间有人直叫他的名字，他抬起眼睛，苹达舍夫丑陋的脸伸进车窗来；在他的后面——他是在做梦么，不，确实是真的——全是巴登熟识的嘴脸，其中有苏亨戚珂夫夫人，有伏罗希洛夫，还有巴倍夫；他们都朝他奔来，同时苹达舍夫吼道：

"比须察金在哪里啊？我们在等他；但是没关系，跳下来吧，我们立刻动身到谷柏廖夫家里去。"

"是哟，我的孩子，是哟，谷柏廖夫在等着我们，"巴倍夫挤上前来证实一句，"跳下来。"

里维诺夫真的会生气，但是死沉沉的重荷横在他的心里。他瞥了苹达舍夫一眼，一言不发地转过头去。

"我告诉你谷柏廖夫在这里，"苏亨戚珂夫夫人尖起嗓子叫，她的眼睛几乎要跳出来。

里维诺夫一动也不动。

"听着，里维诺夫，"巴倍夫又说，"不单只谷柏廖夫，这里还有一大队的最卓越最聪明的青年人，俄罗斯青年——他们都是研究自然科学的，都怀着高尚的信仰！真的就是为了他们，你也应该在这里停留一下。这里，比方说，其中有一位……啊，我忘了他的姓，但是他是一个天才！简直是一个天才！"

"哦，由他去吧，由他去吧，罗斯蒂斯拉夫·珂尔达留诺维奇，"苏亨戚珂夫夫人插嘴道，"由他去吧！你看他是哪一种人，

他的一家门都一样。他有一个姑母，开头我觉得她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但是前天我去看她——她刚去了巴登，但是，你头也来不及转过来时，她又回来了——唔，我去看她，开始问她许多话……你相信么，从这傲慢的人的口里我得不到一句话，可憎的贵族！”

可怜的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是一个贵族！她能够料想得到受这样侮辱的称呼么？

但是里维诺夫依然沉默着，把帽子攀到眼眉沿，转过头去。火车又开动了。

“喂，至少在分别时总得说一两句话，你这个铁石心肠的人！”巴倍夫喊道，“这真的太难堪了！”

“流氓，懦夫！”苹达舍夫吼叫。火车渐渐加快了，他可以毫无危险地发泄他的臭骂。“卑鄙的滚在烂泥堆里的无赖。”

这最后的称呼是否苹达舍夫在当场发明的还是从别人那里转借过来的，不得而知，总之显然在当时站在一旁的两位研究自然科学的贵公子听来，认为非凡满意，因为只隔了不多天，这称呼在一张俄文定期刊物中出现了，这刊物是在海得尔堡印行的，名称是：*A tout venant je crache*（吾必唾其面）①！又名“上帝不弃你，猪猡不吃你②！”

里维诺夫不住地重复着“烟，烟，烟！在这里，”他想，“目前在海得尔堡差不多有一百多个俄罗斯学生，他们都是研究化学、物理、生理学的——他们别的话听都不要听……但是五六年之后，在这些名教授们的讲座之下留不了十五个人的；风转变了，

① 一桩历史事实。——原注

② 意思是“天助者，人不能伤之”。——译者

烟就朝……另一方向……吹……烟……烟！……”[1]

夜色将坠的时候他过了凯塞尔。暗黑的难堪的悲痛象一只鹰隼攫住了他，他躲藏在火车的一只角落里哭了。很久的工夫他流着眼泪，不能使他心宽，只是以一种虫啮般的痛苦磨折他；同时候，在凯塞尔的一家旅馆中，泰悌安娜躺在床上，发热得厉害。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坐在她的旁边。

“泰雅，”她说，“看上帝面上，让我打个电报给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吧，让我去打吧，泰雅！”

“不，姑姑，”她回答说，“千万不要打电报，不要害怕，给我喝一口水，不久就会好的。”

一星期过后，她真的复原了，这两位侣伴又继续她们的行程。

---

① 里维诺夫的预料不错。一八六六年暑假有十三个俄国学生在海得尔堡，到寒假就只有十二个了。——原注

# 二七

里维诺夫在彼得堡和莫斯科都没停留，一直回到自己的田庄。一见到他的父亲，他吃了一惊；他父亲是这样的衰迈病弱了。这位老人见他的儿子归来，非常欢喜，一如生命将终的人所能欢喜的；他立刻便把乱七八糟的种种家务交给他，再挨过了几个星期，便和这尘世长辞了。里维诺夫孤零零地住在古旧的小田庄里，带着一颗沉重的心，没有希望，没有热情，也没有钱。他开始耕地。耕地是一种没有趣味的工作，大家都是太熟知了的，我不必再来铺叙这在里维诺夫是如何辛苦的了。至于改良和革新，当然啦，谈都不用谈；他从外国学回来的实际应用的知识是遥遥无期的搁置起来。贫困逼得他天天想法为家用张罗，对各方面妥协——物质上的和精神上的——让步。新的计划“不行”，旧的完全失去力量了；愚昧和欺诈相激撞；整个的农村组织好象泥淖般浮动，不安定，仅余一个伟大字眼“自由”，象上帝的气息掠过渊面。凡事第一需要忍耐，不是消极的忍耐，而是积极的，百折不挠的忍耐，有时也少不了用一点手段和狡狯……这对于里维诺夫，以他目前的心境，更见得加倍困难。他连生活的意志都剩得不多……叫他到哪里去找努力工作坚劳耐苦的意志呢？

但是一年过去，接着又是一年，第三年开始。农民解放的伟大的理想逐步实现了，变成血和肉了，播下的种子茁出嫩芽，它们的敌人，无论是公开的或秘密的，现在都蹂躏不了它们。里维

诺夫自己呢，虽则他终于把大部分的地产用轮种法发给农民耕种——这就是说他回复到可怜的原始方法上去了——可是他也做了一点事；他把那个工厂恢复了，办了一个小小的农场，由五个雇佣的工人管理——最多时曾雇到四十个——把主要的私人债务还清……他的精神也渐渐恢复；他又开始象原来的里维诺夫了，固然，一种深深埋葬着的忧郁永也离不了他，以他这样的年龄他是太寡默了；他把自己圄在狭小的圈子里面，断绝一切旧日的往来……但是死寂的冷淡终于过去，他在生人中间奔走着活动着，又象一个生机活泼的人。就是迷住他的妖障也连最后的痕迹都消失了；一切在巴登的经历在他看来好象梦似的朦胧……薏丽娜呢？就是她的印象也渐渐褪淡消失，里维诺夫只微微感觉到在那逐渐裹住她的倩影的薄雾当中隐藏着一点什么有危险性的东西。关于泰悌安娜，时时有消息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知道她和她的姑母一起住在离他一百六十英里远的田庄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很少出外，也难得接待客人——可是快乐而健康的。有一次，一个美丽的五月天，他坐在书斋里，没精打采地翻着最近一期的彼得堡杂志；一位仆人进来通报说一位老舅父来看他。这位舅父是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的表兄弟，最近和她一起住过一些时候的。他在里维诺夫田庄的附近买了一块地产，现在正要去那里。他在他外甥的家待了二十四个钟头，告诉了他许多泰悌安娜的生活情形。在他走后的第二天，里维诺夫寄给她一封信，自从分别后的第一封信。他求她允许重新恢复她的友谊，至少在通信上，并且表示愿意知道他是否必须永远放弃想在一天跑去看她的希望？他感情激越地等待着回音……回音终于来了。泰悌安娜亲切地回答他的请求。“倘使你想来望望我们，”信中最后说，“我们希望你来；你知道这句俗语：‘就

是病人，在一起总比离开的好。’”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也附笔问候。里维诺夫快活得如同一个孩子；很久以来他的心没有象这样快活地跳过了。他觉得突然轻快了光明了……正如初升的太阳驱散了夜的黑暗，伴着这阳光，一阵轻柔的微风拂过那万象回春的地面。一整天，里维诺夫只是微笑着，就是当他到农场上去吩咐工作的时候也微笑着。他立刻开始作旅行的准备，两星期过后，他动身到泰悌安娜家里去了。

# 二八

马车沿着乡村道路慢慢地走，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事故；只有一次后车轮的铁箍爆断了；一个铁匠跑来锤了又锤，焊了又焊，对铁箍咒骂了一番，对自己咒骂了一番，索性丢下不管了；幸而在我们贵国，就是轮箍破了也还能够好好儿走路的，尤其是在所谓“软路”上，就是说在烂泥路上。另一方面，里维诺夫碰到了两三桩非常凑巧的遇合。在一处他发现仲裁委员会正在开会，比须察金做主席，他的说话中所特具的高超的智慧以及地主们和农民们双方对他表示的无限的景仰和尊敬，使里维诺夫想起了梭伦① 和所罗门……在外表上，他也正象一个古代的贤人；额顶的头发脱了，丰满的脸蛋上凝固着一种原封不动的未曾斲毁的德行的庄严。他看见里维诺夫到来，表示欢喜说：“啊，在我的区域里——倘如我敢于大胆说这样一句夸张的话，”接着便是一大串十分好意的没头没脑的问候和唠叨。可是终于也给他递了一个消息，就是关于伏罗希洛夫的；这位金榜题名的英雄又重新入伍服务了，他已经有机会对他联队里的将校们演讲“菩提论”或“物力论”或诸如此类的题目，——比须察金记不清楚了。在第二个驿站上里维诺夫等候马匹等了好久；正是破晓时分，他坐在马车里打盹。一个好象熟悉的声音把他惊醒；他睁开眼睛……天哪！穿着一件灰色厚外套和宽大的随风拍动着的睡衣，站在驿舍的阶沿上咒骂着的男子，难道是谷柏廖夫吗？……不，不是

谷柏廖夫先生……但是多么出奇地相似啊……只是这位奇人嘴巴更阔一点，牙齿更粗一点，他的迟钝的眼睛中的表情更来得野蛮，鼻子更大，胡子更浓，全身的风貌更笨重更可憎些。

"混——蛋，混——蛋！"他凶悍地慢慢地吼着，狼般的血口张得很大。"贱胎！……吹你'自由'的牛……马都弄不到……混——蛋！"

"混——蛋，混——蛋！"屋子里另一个声音在接腔，同时阶沿上出现了——也是穿着灰色外套和睡衣的——真实无二的，决无错误的真正老牌谷柏廖夫本人，史丹贲·尼哥拉伊奇·谷柏廖夫。"贱胎！"他摹仿着他兄长(原来刚才那位男子是他的哥哥，替他管理田产的以拳头著名的旧派人物)的口吻骂着。"应该抽他们一顿，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自由……自治啦……我可以叫他们认识认识……但是密雪罗斯顿[②]哪里去了？……他管点什么事啊？……这是他的事情啦。懒坯……真叫人不耐烦。"

"对啦，我对你说过不只一遍了，弟弟，"大谷柏廖夫说，"他是一个懒坯，一点也没有用！只有你，为了从前的交情，……密雪罗斯顿，密雪罗斯顿！……躲在哪儿啊？"

"罗斯顿！罗斯顿！"那伟大的小谷柏廖夫吼叫着，"好好儿喊他一喊，陶里密·尼哥拉伊奇哥哥！"

"是啊，我在喊他啊，史丹贲·尼哥拉伊奇！密雪罗斯顿！"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一个仓皇的声音答应着，从驿舍的一个转角上，巴倍夫跳出来。

里维诺夫几乎要喊出来了。这位不幸的热情家身上穿了一件破烂的轻骑兵式的旧外套，臂肘上满是破洞，可怜样儿悬摆

① 梭伦(公元前639?—559)是古希腊贤人。——译者
② 这是法国式的称呼。——译者

着；他的容貌并没有完全改变，但是瘦了枯槁了；他的过分不安的细眼睛表示着一种畏葸的怯懦和饥饿的卑顺；但是他的染色的胡髭仍旧和从前一样在肥厚的嘴唇上面挺出来。谷柏廖夫两兄弟立刻便齐口同声地在阶沿上居高临下地开口骂他；他面朝着他们在阶下的烂泥里站住，卑逊地弓着腰，他想用一个小小的神经质的笑向他们赔不是，把鸭舌帽放在红赤的手指里搓揉着，两只脚交互地移动着蹿着，嘴里喃喃地说马匹立刻就有了……但是两兄弟还是骂不绝口，直等到小谷柏廖夫一眼瞥见了里维诺夫，不知道是他认得里维诺夫呢，还是他觉得在陌生人面前感到不好意思呢，总之他立刻翻过脚跟去，象一只熊一样，咬咬胡子，走到驿舍里面去了；他的哥哥也立刻住口，也象一只熊一样，跟他进去。显然，伟大的谷柏廖夫在他自己的村庄里还没有失去势力。

巴倍夫正在慢慢地跟着他们两兄弟进去……里维诺夫喊他的名字。他向四周望了望，抬起头来，认得是里维诺夫，立刻便张开双臂向他奔过来了；但是当他跑到马车的前面，手抓住了车门时，便靠在门上乌里乌里地强烈地哭起来了。

“不要哭，不要哭，巴倍夫，”里维诺夫劝慰他说，身子俯出来拍他的肩膀。

但是他仍旧呜咽着。“你看……你看……到这般地步……”他断断续续地喃喃说。

“巴倍夫，”两兄弟在屋里雷响般吼。

巴倍夫抬起头来，连忙擦去眼泪。

“欢迎，亲爱的，”他低声说，“欢迎，愿你一路平安！……你听得，他们在喊我了。”

“但是你怎样来这里的？”里维诺夫问，“这一切是什么意思？

我以为他们是在喊一个法国佬……”

“我是他们的管家仆，厨司务，”巴倍夫指着驿舍回答说。“我是被开玩笑才变成了法国人的。我有什么办法，兄弟？你看，我没有东西吃，我最后的一文钱也花去了，所以不得不把头颈套进这轭圈里。现在是不能骄傲了。”

“但是，‘他’在俄罗斯住得很久了么？怎样他离开他的同志们呢？”

“啊，兄弟，现在统统离开了。……风向转变了，你看……苏亨戚珂夫夫人，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他一脚便把她踢出去。她悲伤地到葡萄牙去了。”

“到葡萄牙去？多荒谬！”

“是的，兄弟，到葡萄牙去，同着两个玛得罗夫茨。”

“同谁？”

“玛得罗夫茨；她的集团中的团员是这样称呼的。”

“玛得罗娜·塞蒙诺夫娜有她自己的集团么？团员很多么？”

“恰正只有这两个人。再说，‘他’是六个月之前回到这里来的。别人都没有办法了，但是他还是好好的。他同他的哥哥住在一起，刚才你已经看到了……”

“巴倍夫！”

“来了，史丹贲·尼哥拉伊奇，来了。你啊，亲爱的老朋友，你发福了，出来玩玩么！谢谢上帝！你现在到哪儿去！……啊，我再也想不到，我永也猜不到……你记得巴登么？啊，那才是一个住人的地方！顺便说一句，你还记得苹达舍夫么？想想看，他死了。他做了收税员，在公共机关里办事，一次在一家酒店里和别人打了起来，被弹子棒敲碎了头。是的，是的，现在时势艰难

起来了！但是我还得要说，俄罗斯……啊，我们的俄罗斯！只要看一看这对鹅，整个欧洲都找不到同样的！这是真正的阿柴玛斯种！”

说了这抑不住的热情的最后一句赞美的话，巴倍夫跑到驿舍里面去了。在那里，配上了极端侮辱的形容词，在喊着他的名字。

当天薄暮时分，里维诺夫行近了泰悌安娜的村庄。他从前的未婚妻居住的小屋，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一个新栽植的蔬菜果园的中间，山下流过一条小溪。房子是新的，最近建筑的，隔着小河对岸的一片旷野，远远便可望见了。里维诺夫在一英里半的远处便望见了它的尖顶，和一排小窗，在夕阳里闪烁着红辉。从最后的驿站出发之后，里维诺夫便觉得有一种暗暗的激动；现在他简直是战颤了——一种幸福的战颤，多少带点惶虑的。“她们将怎样接待我呢？”他想，“我怎样见她们呢？”……为了遣散他的思想，他开始和马车夫谈话，这位马车夫是一个灰白胡子的结实农民，可是他索取了二十五英里的车钱，而实际距离还不到二十英里。里维诺夫问他，他认得薛斯它夫太太们么？

“薛斯它夫太太？当然认得！好心肠的太太，无疑的！她们也替我们医病。我告诉你的都是真的。她们是医生！四处的人都跑来找她们。是的，真的。人们简直是匍匐在她们的面前。譬如说，倘使有谁病了，或者受伤了或者有别的什么，他只要直接地跑到她们那里去，她们立刻就给他涂上药水，或药粉或药膏，马上就无事了，好了。但是人们不能给她们送礼，‘这我们是不答应的，’她们说，‘我们不是为钱的。’她们也办了一个学校……可是这倒是一桩再傻不过的事情！”

马车夫说着的时候，里维诺夫眼不离这座小屋望着……一

个穿白衣的妇人跑到露台上来，站了一会儿又不见了……“是她么？”他的心简直跳了。“快！快！”他对车夫喊道；马夫催一阵马，不多刻工夫……马车滚进打开着的大门……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已经站在台阶上等候他，喜不自禁地，拍着手喊道，“我听到他，我先看到他！是他！是他！……我认得他！”

里维诺夫从车里跳出来，等不及仆人跑上去替他开门，连忙拥抱住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冲进屋子里，穿过客厅，一直跑到餐室里……在他的前面，怪不好意思的，站着泰悌安娜。她以和善温柔的眼光望着他，（她瘦了一点，但这对她刚合适，）伸手给他。他并不去握她的手，却跪倒在她的面前。她料不到他会这样，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不知怎么办……眼泪涌自她的眼睛，她受了一惊，但是她整个的脸焕发着快乐的光辉……“格里哥利·密哈里奇，这算什么意思，格里哥利·密哈里奇，”她说，……同时他仍旧吻着她的衣裾……带着一种温柔的感动他记起来，在巴登，也曾有一次同样地跪倒在她的面前……但是彼一时——此又一时啊！

“泰雅！”他说，“泰雅！你饶恕我么？泰雅！”

这时候喀比多里娜·玛尔珂夫娜跑进来，泰悌安娜朝着她喊道，“姑姑，姑姑，这算什么意思？”

“不要拦阻他，由他吧，泰雅，”善良的老妇人回答说。“你看他忏悔了。”

但是故事应该结束了，真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添叙的；下文如何，读者自己可以猜得到……但是薏丽娜怎样呢？

她依然妩媚动人，虽然上了三十年龄；无数的青年人爱上了她，还有更多的青年们爱上她呢，假使……假使……

读者，你高兴不高兴和我们一起到彼得堡一所最阔气的屋子里去浏览一下？看哪，在你的面前是一间深而且广的大厅，我们不能说是华丽地——这形容词还嫌太粗陋——而是庄严伟大地、矞皇瑰奇地、惊叹观止地装饰着。你觉得有点自惭形秽么？要知道你是走进了一座神殿，供奉着至高的礼仪至高的慈爱的德性的神殿，一句话，一切非人间的……一种神秘，真正的神秘的肃穆笼罩住你。门上天鹅绒的垂帘，窗口天鹅绒的帷幕，和地板上绵软的有弹性的毡毯，一切都好象事先安排，事先配置来消灭、软化各种粗犷的噪音和激烈的感情似的。光影配合非常得宜的挂灯触发起你的举止有度的情绪；一阵幽微的香气浮散在无风的空气里；就是桌上的茶炊，也不敢出声地温和样子嘶嘶沸着。这屋子的女主人，是彼得堡社交界的重要人物，说话几乎听不见声音，她说话老是这样，好象这房里有一个病得垂死的人似的；别的贵妇人们，也效着她的榜样，轻轻地低语着；这时候，她的妹妹，倒了一杯茶，嘴唇动了动，却绝对没有声音，使得坐在她对面的以偶然的机缘进入这威仪的神宇中的青年人简直弄得莫名其妙，不知道她要叫他干什么，而她已经是对他说了六遍“*Voulez-vous une tasse de thé*（你要喝一杯茶么）？”在每只角上你可以看到几个年轻的眉清目秀的男子；他们的目光明洁而温柔，具有善于奉承的神色，他们的脸显露着泰然自若的凑趣的和悦，他们的胸前粲然闪烁着许多有身份的宝星和十字勋章。客厅中的对话总是柔和的；谈到宗教和爱国问题，Ф. H. 格林加的“神秘之滴”，派遣到东洋去的传教团，白俄罗斯的寺院的宗教团体等等。有时候，一阵不敢踏重的脚步经过柔软的地毯，穿号衣的仆人进来；他们的紧紧绷在丝袜里的粗大的腿胫，走起路来一步一颤，这壮健结实的肌肉的必恭必敬的动作，益发增强那

普遍威仪，庄严，肃穆的总的印象。

这是一座神殿，一座神殿！

“你今天看到赖米罗夫夫人么？”一个贵族命妇轻轻地问。

“我今天在丽兹家里碰到她，”女主人以伊娥铃风弦①般的声音回答。“我替她悲哀。……她有冷傲的心……*elle n' a pas la foi*（她没有信仰）。”

“是的，是的，”命妇重复说……“我记得，比得·伊凡尼奇说过她，说得很对，*qu'elle a…qu'elle a*（她有，……她有）冷傲的心。”

“*Elle n'a pas la foi*，”女主人的声音象香熏的烟般嘘吐出来——“*C'est une âme égarée*（这是一个迷途的灵魂）.她有冷傲的心。”

就为了这个缘故所以青年们除了几个例外没有统统爱上薏丽娜……他们怕她……怕她的“冷傲”。这是一句对她的流行评语。在这句话里面，正如在别的话里面一样，也含有一点点真理。不只是青年人怕她；就是成年人，地位很高的成年人，甚至一些大人物也简直怕她。没有一个人能够象她那样正确地、巧妙地把某人性格中可笑的地方或弱点察觉出来，没有一个人有她这一副本领，把这些可笑的地方和弱点以几个叫人永远忘不了的字眼毫不假借地加以嘲讽……尤其是，这种字眼的刻毒，从这样可爱的香甜的芬芳的唇边说出来，更显得尖，显得锐……她的灵魂里掠过什么想头，真也难说；在她的崇拜者的群中，即使流言也认不出谁是受得起她的青睐的求爱者。

薏丽娜的丈夫，沿着法国人所谓“青云之路”，很快地飞黄腾

① 伊娥铃风弦是一种因风而发音的弦琴。——译者

达起来。胖子将军越过了他；卑逊的将军落在他的后面。还有，在蕙丽娜居住着的同一个城市，也居住着我们的朋友索尚·坡图堇。他很少去看她；她也没有特殊的需要和他往来……托他照顾的小女孩子，在不久以前死了。

# 后 记

这重译本所根据的是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译，伦敦 *William Heinemann* 出版。同样的版本又见于 *Modern Library* 中，卷首有 *John Reed* 的序。翻译时我还参考了 *Isabel F. Hapgood* 的英译（纽约 *Charles Scribner's Sons* 出版）和 *Nelson Collection* 中的法译本。法译本未注撰人，有丛书编者 *Charles Sarolea* 的序。内容章节，与英译本略有出入。

本译文脱稿于一九三七年夏季。现在则已经是一九四〇年的暮春了。人事倥偬，诚或未能无感。

书中内容文字，因中西文字的结构不同，而对作品的领悟复因人而异，译者不敢期望能传达原作的神貌于什一，但曾规谨地尽力使错误减少。其中许多处所，则曾就正于许天虹君。

巴金先生借给我几种本子，在许多地方得到他的帮忙，是很感激的。

译 者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日

书　号:　10188 · 400
定　价:　　0.72 元